

〔西班牙〕佛朗西斯科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惨死如狗

Muertes de Perro



上海译文出版社



〔西班牙〕佛朗西斯科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rancisco Ayala

MUERTES DE PERRO

本书根据 Alianza Editorial, S. A. Madrid, 1968 年版本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y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 - 1999 - 205 号

惨死如狗

〔西〕佛朗西斯科·阿亚拉 著
李德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5　字数 118,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7-5327-2325-9/I·1359
定价：13.40 元

译　　序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是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1906年3月16日生于西班牙南方古城格拉纳达,并在这里读完小学和中学。他于1927年移居首都马德里,在马德里大学攻读法律,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已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获奖学金,前往德国攻读社会学和政治学。1931年回国,出任国会律师。1932年,被聘为格拉纳达大学政治系教授。第二共和国期间(1931—1936),他加入阿萨尼亚①领导的共和行动党。正当他在学术和文学领域崭露头角、蒸蒸日上时,西班牙爆发内战(1936—1939)。内战结束后,他流亡南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大学教授社会学,并创办杂志《现实》。他还经常为《国民报》、《太阳报》撰写稿件。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文人: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和教授。1950年移居波多黎各,那里聚集着许多西班牙流亡者。他在里约·彼得拉斯大学创办了大学出版社和《高塔》杂志。1956年移居美国。此后的20年间,他在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高等学校教授文学。这期间,他发表了两部最重要的小说,即《惨死如狗》和《杯底》,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从此,他开始走红西班

牙和世界文坛。1969年，他定期返回祖国西班牙，但在那之前，他的作品已在西班牙面世。1981年，他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88年，加入西班牙皇家学院。1991年，获得西班牙语世界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至此，他成为西班牙作家中唯一获得"国家文学奖"和"塞万提斯文学奖"这两项奖的得主。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1925年开始涉足文学创作领域。那一年他发表了《一个没有灵魂男人的悲喜剧》，这是一部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他宣称，他的创作遵循"纯文学"道路。次年，发表《一个黎明的故事》，主要描写一位青年学者的政治忧虑。1929和1930两年分别发表了《拳击手和天使》与《黎明中的猎手》，以此加入西班牙一批青年学者倡导的小说革新运动。这两部小说被评论界称为"理性主义、讽刺和残酷"小说的典范。他在阿根廷开始流亡生活不久便在《南方》杂志上发表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小说，题目是《死人对话("西班牙哀歌")》，它标志着佛朗西斯科·阿亚拉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他本人宣称的"成熟阶段"[2]。欧亨尼奥·德·诺拉[3]在《当代西班牙小说》中说："……他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已经用自信和准确的笔触写作了；主题，处理主题的方法，语言……都是全新的。这一切表明，作为小说家，佛朗西斯科·阿亚拉向前迈进了巨大的一步。[4]"1944年发表《伪装者》。这篇小说于1949年收入《篡权者》的小说集中，作品以描写西班牙历史为主。1949年发表的

---

① 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1890—1946)，西班牙政治家、作家，三次出任政府首脑；1936年出任共和国总统。

② 引自《我的最好篇章》，马德里"格列多斯"出版社，1965。

③ 欧亨尼奥·德·诺拉(Eugenio de Nora，1923—)，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文学博士，西班牙文学教授，著名诗人。

④ 《当代西班牙小说》，三卷本，马德里"格列多斯"出版社，1978。

《羊头》收入四篇小说，以描写西班牙内战为主题。在这个集子里，他已经摆脱了"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传统写作方法。1955年，他发表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名为《丑陋者》，这也是他的出现在战后西班牙的第一部作品，书中成功地刻画了一群其言行、语言都滑稽可笑的人物，它为1958年和1962年分别发表的《惨死如狗》和《杯底》两部代表作打下了基本框架。这两部作品集中描写了拉丁美洲某国独裁统治、垮台以及垮台以后发生的种种事端，使得"独裁小说之父瓦列－因格兰[1]的《暴君班得拉》一书的缺欠绝妙地得到了弥补"[2]。1963年和1965年，他出版了两个集子，名字分别为《王牌》和《拐骗》。1971年，《优雅花园》问世，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该书第二年获得"评论"文学奖。他的《回忆与遗忘》是散文小说的杰作。1982年出版了《胜利与悲哀》；1983年和1988年分别发表了《流亡》和《回归》。1997年，他将最近十几年来创作的杂文汇编成书出版，名为《我和时间》，收入的文章涉及文学、艺术、体育、旅游、忆旧等内容，目的在于阐述生活经验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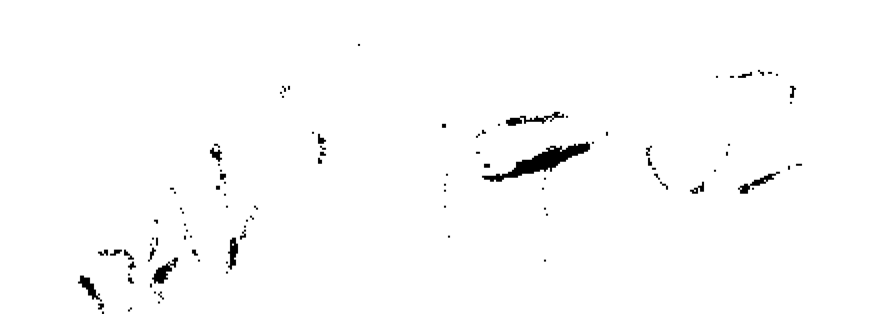
此外，佛朗西斯科·阿亚拉还著有文学评论、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力作，以及散论和译著，数量颇丰。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是位世纪作家，在长达7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由于他的学识广博，思维锐敏，想象丰富，技巧高超，将《堂吉诃德》作者的技巧同先锋派的写作方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仍然在世的西班牙作家中，他是唯一一个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群一致高度评价的作家。许多著名作家和评论家——除

---

[1] 瓦列－因格兰（Valle－Inclán，1860—1936），西班牙作家、诗人、戏剧家。

[2] 阿莫罗斯语。阿莫罗斯（Andrés Amorós，1941—）语，他是西班牙罗马语言学博士，文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了前面提到的欧亨尼奥·德·诺拉外，——如博尔赫斯[1]，加诺[2]，库容[3]，杜兰[4] 都写有专著，全面研究和评论他的作品。

《惨死如狗》(和它的续篇《杯底》)是佛朗西斯科·阿亚拉的最重要的叙述文学作品，受到西班牙语各国和世界文坛的广泛注意、好评。作品主要描写拉丁美洲一个袖珍小国的独裁统治，及围绕总统之死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独裁小说"，而是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第一，作品极为深刻而辛辣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在那样一个国家里，博卡内格拉篡夺了群众的斗争成果，爬上总统宝座，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又利用种种手腕巩固自己的权力，排除异己，任人唯亲。参议员在他手下惨死，国防部长被削弱权力；有的官员只是和外国人单独谈几句话，便立刻被解除职务，而有的下属做了件取悦于他的事，便官升三级。博卡内格拉是个"不务正业"，把国家大事抛在一边，只顾吃喝，处处为自己脸上贴金，耍阴谋，玩权术，实为祸国殃民的恶棍和元凶。统治阶层乌烟瘴气，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教育部长不抓公共教育，而整天训练小狗唱国歌；老家伙躲在暗处，肆意侵吞国库；总统安排自己的私生子任私人秘书；私人秘书又与总统夫人勾搭成奸。还有不少夫人涉政的事例：如总统夫人把女友的丈夫安插为国防部长。"夫人外交"的例子也不乏有之：总统夫人的宠物一条狗死了，美国不惜动员全国力量，为她找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狗，并派军用飞机运给那位夫人。书中一幅幅活生生的多层面的社

---

[1]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著名作家、诗人。

[2] 加诺(José Luis Cano，1912—)，西班牙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3] 库容(Ricardo Gullón，1908—)，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

[4] 杜兰(Manuel Durán，1923—)，西班牙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会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佛朗西斯科·阿亚拉把人物写活了，一个个漫画般的人物错落有序地出台登场。总统凶残狠毒，连他的名字都说明了这一点（博卡内格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黑洞般的嘴巴”，大有生吃活人之势）；总统夫人水性杨花；私人秘书口蜜腹剑，心藏杀机；教育部长对人的教育不闻不问，而整天和小狗打交道……有的人物，佛朗西斯科·阿亚拉只让其出场一次，说一两句话，就刻画得入木三分了，如总统情妇、后来成了总统私人秘书的塔德奥的母亲，当博卡内格拉派人去接塔德奥时，她说：早就该这样做了。作品虽然没有直接交代，但那句话胜似千言万语，像画龙点睛一样把她和博卡内格拉的关系，乃至她的心理活动揭示得再深刻不过了。

第三，讽刺手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虽然夸张，但合情合理，显得很自然。这个国家的“自由之声（宣言）”是某年2月29日发表的，因而应该把国庆节定在这一天。但那样一来，只能每四年才庆祝一次；这是对“自由之声”的莫大讽刺。于是，总统改变日期，决定2月28日为国庆节。另外，国歌是一个大杂烩，且无头无尾，甚至小狗能够唱出来。这件事发生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人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委实为“愚人当政”又浓浓地涂上了一笔重彩。另外，独裁者博卡内格拉惨死之后，篡夺国家领导权的是猩猩一样的“三人团”。不言而喻，他们的统治将会更加糟糕，国家的前途将会更加悲惨。

第四，高超的写作技巧。佛朗西斯科·阿亚拉是大学问家，是全方位的文人——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是以这些学问为基础写作的大手笔。所以，他能够多聚焦、多视角、多层面——主要是从内部——观察社会现实和各种各样的人物，

尖锐地剖析问题的实质。同时，他又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利用现代小说特有的方法为读者设计一个万花筒似的故事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具有时空感，立体感；他巧妙地构思了两条故事线索："我"讲的故事和总统私人秘书的"日记"。佛朗西斯科·阿亚拉依此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主动，按文学审美观安排故事情节，而不拘泥于传统模式。"我"是历史学家，能客观地、细致入微地静观发生的错综复杂的事件。而总统私人秘书观察问题则常常摆脱不了主观主义的束缚。他们的讲述有互相补充的一面，但更有矛盾的一面，这就使得本来就纷乱繁杂、千头万绪的事件，变得更加纷乱繁杂、千头万绪，好像"乱上加乱"。其实，《惨死如狗》的妙处正在于此。这种写法会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参与作者的创作，变被动阅读为主动阅读。这也就是西方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提出的"接受美学"。

此外，作者给读者制造、留下了许多悬念，把某些事件写成开放式的，让读者开动脑筋，从各种角度去分析，从而找到答案。

读这样一部作品是美的享受。

李德明

1999 年 4 月

致中国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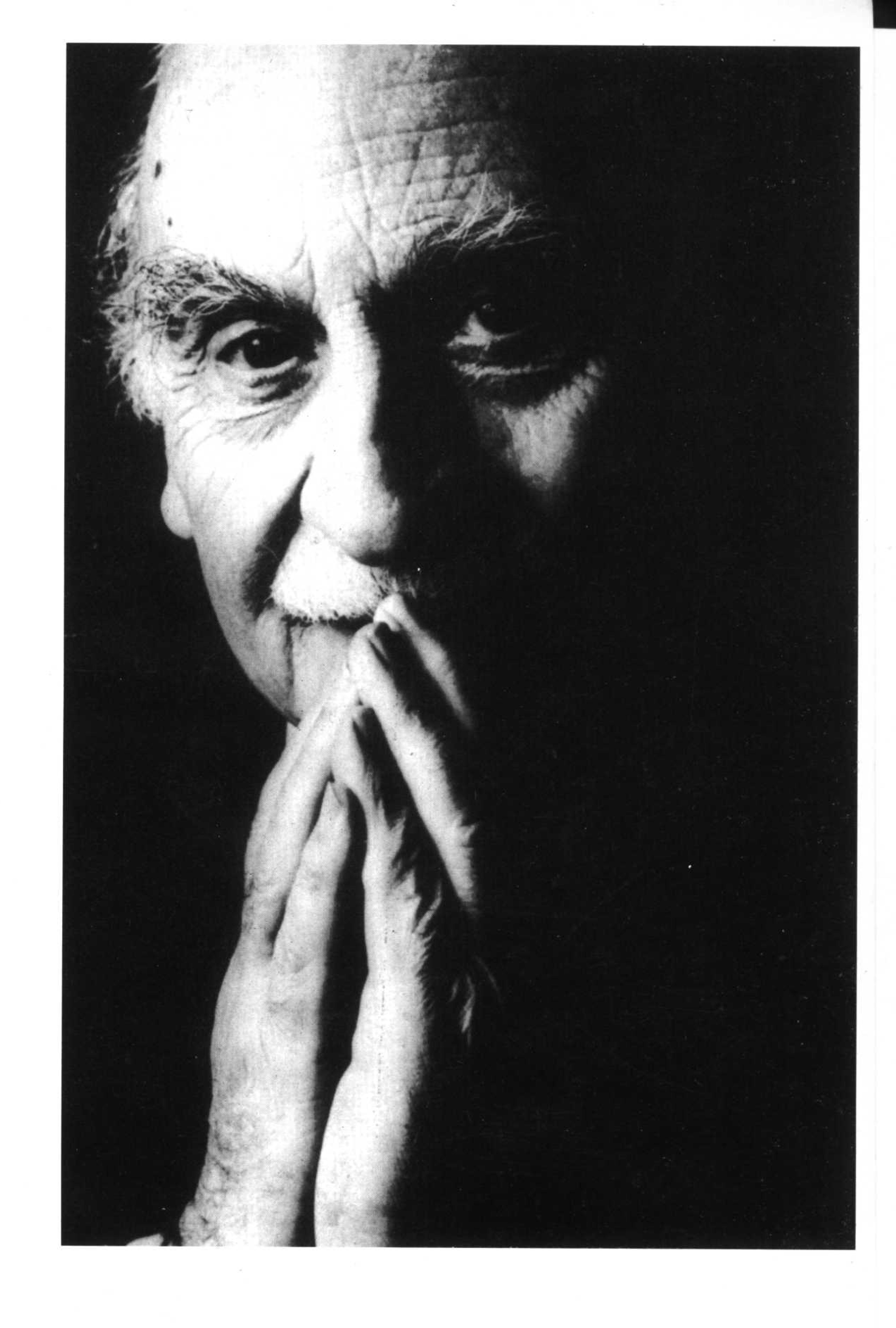
Madrid, 25 de marzo de 1998

Con este mensaje de salutación quiero entrar en contacto con el inmenso pueblo chino, cuya milenaria cultura es admiración del mundo entero, y cuyo futuro se promete digno de su muy ilustre pretérito. Deseo que mis narraciones encuentren entre sus lectores buena acogida y adecuado entendimiento, como un vínculo más entre los hombres de Oriente y Occidente.

谨向亿万中国人民致以问候之意。中国人民的悠久文化令世界羡慕不已，其未来同光辉灿烂的过去一样充满希望，愿我的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得到他们的恰如其分的理解，从而成为连接东西方人们的又一条纽带。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

1998年3月25日于马德里



佛朗西斯科 · 阿亚拉

I

如今，我们在电影上看到革命、战争、抢劫、骚乱的场面，听到人类这种怪兽不停地呐喊、呼叫，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只在电影上目睹这些场面的人，很可能——我这样认为——想像不出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可怕地发生、发展的。很不幸，我现在真真切切地目睹着这些场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事件会受到新生代的赞叹。亲身经历过的人，将变成不可一世的英雄。我对这种荣誉没有任何兴趣。我现在看清了实情，要专心致志地把故事讲出来。我坐在轮椅上——它，轮椅，是那场残酷骚乱的见证人，——置身于风暴之中，但直到目前还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干扰。我如果继续得益于残疾之体，如果没有坏人取笑我这个可怜的瘫子，将我推到可笑的死亡舞蹈中去，那么，我们很可能到达终点，我也就能讲完这个故事……因为故事必须有个结尾，当然需要一个人来讲述。

我是个废物，这倒起了保护作用。谁会注意我呢？我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静静地观察、探询、了解、打听一切，甚至可以搜集各种材料。真的，把材料搜集全了，日后研究这段动荡时期的历史就有据可查了。当然啰，我并不去炫耀这种工作，搜集、整

理材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说实在的，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呀？我出生在犹太律师家庭里，从遥远的童年起就被钉在轮椅上，干这种坐而不动的工作，对我再合适不过了。让其他人竞相残杀去吧。我是说，各人关心各人的事。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而是恰恰相反……说老实话，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这种情况，对于热衷参与其生活时代的斗争的人来说，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当然，如果具有政治才能的话，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有一个不太久远的例子，那就是罗斯福，他是一个积极奋进的瘫痪者，是一面镜子。现在，奥罗里斯这个老家伙，不但瘫痪得并不比我轻，而且又得了老年痴呆症。可他不是在我们中间，用他那只颤抖的手，以某种方式指挥着可怕的骚乱吗？他不是在解救公众的口号下，下令残杀、审讯、拷打吗？不是从阴暗角落里控制着木偶的每一根牵线吗？尽管看起来难以置信，但他确实在干这些事。

可是，我这个可怜的人，从来没有这种奢望。而是相反，我做过的和正在做的，是将我的病痛变成一种美德，发扬我的读者兼作者的传统，直至在其他人眼里变成一头怪兽。人们把我看成一个荒诞青年，胸膛坚不可摧，虽然肢体已经干枯。还是不提那些人吧！他们在争斗，他们在争夺，他们互相厮杀，力图把对方置于死地；他们被激情蒙住了眼睛，想作为重要人物登上舞台。但是谁能告诉他们，路易斯·皮内多这个名字并不是我的名字？小小的皮内迪托[①]，只因为从废墟中抢救出这些被遗忘的文件——现在，没有一个人把这些文件放在眼里，觉得没有什么重要性，——就能变成显赫人物，出人头地？……我默默地搜集

① 这是“皮内多”的小指词。

材料、文件，准备日后编写事态报道。有趣的是，暴风骤雨般的事件把那些东西陆陆续续地送到我的手中。假如骚乱的人群，不突袭多处使节馆所，这些随风飘飞的档案——现在，档案就放在我的身边——永远不会落到我的手里。如果圣罗莎修道院——它的女院长到西班牙使馆寻求临时避难所，尽管那里并不很安全——不乱成一片，我也无法把一大捆信札和手稿塞到我的文件夹里……像这样的文件——有些确实很有兴味，——到目前为止，我还搜集了很多，它们有助于了解事件，我已经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

真的，这些文件种类齐全，能满足各种兴趣的需要。不过，对我来说，没有一份，我应该说，像那份回忆录那样珍贵，那样令我喜出望外。这份回忆录是那个躲在阴暗角落、丧尽天良的家伙——他企图制造悲剧事件，结果倒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也就是说总统私人秘书塔德奥·莱盖纳，用他颇有文学修养的手，日复一日地偷偷在总统府的公文纸上，详详尽尽地炮制出来的。完全可以想像出这个文件该有多么重要，这个如此残忍的人在其冗长，有时甚至令人厌倦的讲述或者说自传中，透露出一些关键问题。他躲在幕后，但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太重要了，他写下的东西甚至可能成为将来任何一部历史巨著的基石。

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能够到达一座优良港湾，本人有望成为这项伟大工程的建筑师。这个任务重大，并且值得一试。我有预感，这个任务是专门留给我的。眼下，我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好准备工作，搜集、整理材料，汇拢零散的信息，写出评语、说明或者备注，以便把事件互相串联起来，去伪存真，梳理出每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和确切意图。这样，我不但可以解除焦

虑、打发时光，而且即使命运不能陪伴我到达终点，或者我体力不支，也总会留下一份素材，尽管有些杂乱，不过还会有点用的。我是说，不可缺少，因为在我们这个伟大国家里，什么都会从记忆中消失，包括好的和坏的，而且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实际情况是，我们只了解今天，不记得过去。不关心未来，在个人问题和集体事务上听天由命，忽而消沉，忽而狂热。每次骚乱过后，都陷入沉睡状态。也许可以这样说，这里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实际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请原谅我多说一句，——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多大分量，我们本身都不把它看在眼里。除此之外，我们的爱国主义只停留在口头上，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必须承认这一点。对此，我们感到羞怯。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实际情况是，我们国家很小，太小了，位于回归线的一个角落里，偏僻，遥远，我们称其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这样说，显然是夸大其辞，不过，相对而言，也是事实——把它围在中间。更糟糕的是——也许不值得一提——，我们国家被封闭在那条狭长地带的后面，好像被勒住了脖子，掐住了喉咙，感到窒息。应该说它是一个自由港，古时候是海盗巢穴，今天成了货物集散地，不知荷兰人用什么样的神奇手段，或有天公相助，或因什么偶然的机遇，得以把它保留了下来。可上述三者中，没有一样助我们一臂之力。所以——我们这样想，或者不敢想，只是感觉罢了——，在这块巴掌大小的不幸土地上，不能认真、严肃地去做任何事，甚至可以说，不值得做任何事……不过，我常常这样自问，一个国家大小、重要与否，难道不是和它国土上发生的事情能否留在人们记忆中有关吗？我们国土虽然狭

小，但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我们拥有伯里克利[①] 的雅典，我们拥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这个令人欣慰的托辞，从来没有人驳斥过，尽管我们报刊、电台和讲坛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引用）。但是，不管情况如何，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人们生存着、斗争着、忍受着，把生命当做儿戏、丧生、死亡，或死得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不管是弱小国家，还是强大帝国，无不如此。每个人的价值是由他本身决定的，由他的所作所为决定的，即使在半沉睡于美洲原始森林里的小小共和国的疆域内，也是这样。

我是显赫的书香之家的后代，在不是那么动乱的岁月里，家境还算得上十分殷实，家声也相当显赫，从而使我怀有这样一个愿望，写一本书，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年轻一代以教益，让这个腐败的国家——这个国家也许能够重塑昔日的尊严，重塑由于我们的过错而今天被玷污、但尚未丧失殆尽的尊严——时时刻刻有章可循。一旦暴力活动、为非作歹、暗杀、抢劫、纵火和其它自博卡内格拉总统死后把国家推进痛苦深渊的残酷事件有所缓解，我就动手写作。说到博卡内格拉的名字，鉴于事端繁杂，我要顺便交待一下，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他归到臭名昭著一类人中去——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想的，——还是颂扬他、哀悼他，把他的死看作祖国失去了希望，不可弥补。眼下，我要把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出来，理顺思路，先干起来，为以后写作准备出一个提纲来。在我周围的人不是握着手枪，便是举着大刀或弯

---

① 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公元前444年出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政期间，实行发展工商业、奖励文化艺术的政策，大兴土木，修建雅典城，开创了希腊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刀的时候，我要把手中的笔练得熟熟的。不能说我的这个乐趣粗鄙吧。

II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电影、文学、历史，甚至某些事件目击者给儿孙们讲的故事，总给人留下一种虚假印象，即事态的发展是那样急骤，瞬间变化万千，而有趣的是，时代之恐怖恰恰在于事态缓慢扩展、蔓延，让人无限期地处于等待、紧张状态，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一月一月地苦苦煎熬着。讲故事的人不能自控，把暗杀同纵火，纵火同强奸，强奸同抢劫重叠起来，堆在一起，混在一起，集在一起，不留一点儿空隙。而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发展根本不是那样混乱不堪，千头万绪，而是十分简单，比如一天早晨，一个人快刮完胡须时，同旅店的另外一个客人跑过来，激动而又自然地告诉他，博卡内格拉总统在总统府举行通宵达旦的庆祝活动以后，于清晨死去。事情很明显：人们一定立刻推测起来，结论是，可能心脏病突发，以前人们就议论纷纷，担心他一次次纵酒过度会突然要他的命。但是，过些时候，喝咖啡的间隙时间里，情况便发生变化了，我们将会听到（语言含混不清，好像传闻一样，需要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证实）动人心弦的版本：总统阁下是他杀，而且是他的年轻私人秘书塔德奥·莱盖纳杀的，白白器重他了；很可能——这可就是猜测了——在女人身上发生了什么纠葛。接下去便是那天一大早，凶手……等等，等等。

消息一点点传开来。一滴水并不足以——而是恰恰相反,更加唤起——解除我们对最新消息的渴意。从那时起,一切都变得少得可怜了。杜撰、虚构、想像、无中生有。这一切都是骗人的东西,是为了满足强烈的猎奇感,人们认为还会发生事,暗暗地等待着。谁都没有困意;甚至有的人深更半夜跑出来观察、闻嗅受害者的动静,准备明天传播他们的消息,而如果什么也捞不到,则亲自动手造出些来。或者说,如果他们双手颤抖的话,但告密时的说话声音并不颤抖,他们用煽动的语言,用怀疑的阴影,用目光置人于死地。

随后,令人开心的消息伴着可怕的细节传来,人们对那些所谓的惩处感到震惊。"中国人"洛佩斯被头朝下倒吊在圣何塞·本迪托山口的一棵树上,有人亲眼看见人们掰开他的两排烂牙,把他的睾丸塞到他嘴里。看到这种情景,谁不想到他那娴熟而可怖的阉割技术,谁不提及已故参议员罗萨莱斯——他的最有名气的"顾客"——的名字?或者,比如说,谁不怀疑何塞·利诺·鲁伊茨(但愿上帝原谅了他)那个讨厌鬼把命丢在"朝霞"大咖啡馆兼台球俱乐部里,是因为吹嘘自己的不停地连击——不然,还能因为什么呢!——谁不怀疑加利西亚人罗得里格斯因为在《商报》专栏上洋洋得意地刊登语法定义、规则而丧了命!

这两个西班牙记者在那家地方大报的编辑部工作,看来死因都是厚颜无耻。另一个记者名叫卡马拉沙,自从他一两年前发表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怎样制造一个国家》以来——这篇文章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还不要了他的命呀,——就有人发誓向他报仇。为了想出滑稽可笑的风头而丧命,是再糟糕不过了。表面上看来,那种玩笑没有政治企图,只

有仔细分析才能发现,但是谁也不能说加利西亚人罗得里格斯卖弄学问时拍击手掌,可怜的何塞·利诺的天真的台球连击是政治锋芒毕露。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那篇文章的作者在得意地谋划时,决不会想到不久将为其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卡马拉沙是安达卢西亚人,厚脸皮,喜欢嘲弄人,常常禁不住信口开河,用笑声伤人。可是,他本质上并不坏。

另一点毋庸置疑的是,在目前这种动荡年代,我们清楚,有种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我们称之为命运的人类生活中的神秘因素,不管一个人交好运还是厄运,都通过意外事件的绝妙组合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有时在特定情况下需要一种近乎奇迹的东西才能改变预测出来的命运,比如共和国的不幸的第一夫人、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堂娜孔齐娅的命运就是这样。在茵马拉达监狱里,一个可恶的虐待狂为了取乐,打碎她脑壳之前,几百个可能是志愿人员的人同她发生过关系(只挤一下眼睛,就能对这种可卑的委婉用意心领神会)。这个高贵婆娘用其所作所为为自己制造了如此可悲的下场。有些人甚至认为那是罪有应得。他们这样解释说,这么多年来,她在摄影、电视、新闻电影上把胸脯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可真结出了果子。广告也变成了双刃大刀……不过,还有些东西是鲜为人知的,我要把其中一个秘密揭示给大家,那就是这位了不起的夫人的下场是那样可怕,完全是她自己找的,但原因并不是高高隆起的双乳挑逗众人这种轻微的小错——就算她的固疾吧,——而是罪恶的目的,毫无疑问,是莎士比亚作品某女主人公的倒霉的反复无常性格——到底怎样反复无常,我也说不清楚——把她推上了这条路。这些可以从塔德奥·莱盖纳的回忆录中清晰地看出来。在本书写到一定的时候,将引证翔实材料加以说明。

III

世界是一个盛满令人震惊东西的盒子，我说的回忆录更是这样！谁能想到这种事情呀！在这座位于美洲回归线上的陌生的雅典城里，很少有什么东西逃过我的眼睛。我病魔缠身，只能充当旁观者角色，坐在轮椅上观察、倾听其他所有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东西。这是对我这个残疾人的补偿。谁能想像老鼠跑到洞口，或者加那利小鸟在笼子里可以记录人们随意做的什么、说的什么？我静静地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看着别人进进出出，或者呆在台球手后面，在他们弯身瞄准，打连击时，观察他们裤子臀部是否打着补丁。但是，我比那些忽东忽西奔波的人走的地方更多，看的东西更多。不过，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年轻人塔德奥·莱盖纳狠狠地嘲弄了我。老鼠和加那利小鸟失算了，发现回忆录令我十分震惊，至今还没有从中摆脱出来。就是说，这个灰色人物沉默寡言，很精明，但十分残忍，像蜥蜴那样冷酷，可鄙到了极点。这个热心钻营的家伙，疯狂的嫖客——今天，全国到处是妓女——，在他自己的秘闻里却是一个十足的爱好文学的先生。不但如此，还是周围社会的严厉批评者，用嘲讽的形式把愤怒表达出来。总之，他是这类人中的一员，他们干的荒唐事——如果是残疾人所为，还是可以原谅的，——就是把全部多余时间都用来在纸上胡写乱画，而且只能暴露自己、背叛自己、出卖自己。我是说，他是不是和我一样，是我这样的动物，是我的同类？如果那堆材料不是偶然落到我手里，而是扔进了垃圾

堆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到处如此无序，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塔德奥·莱盖纳就永别了！他满是枪眼的身躯，他那不光彩的名字就会和一部分当代历史——如果这部分历史对别人没有什么用途的话，起码对我们来说很新颖、很有益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面镜子——一起埋葬掉。说实在的，在我正在搜集、摘抄，作为我未来作品基本素材的一系列文件中，这部回忆录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啰，回忆录中有相当一部分东西，要么不那么切题——只和回忆录作者本人、和他关心的事有关，——要么有用之物淹没在平常或者次要枝节问题的海洋里。他真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表面上看起来既凶残又殷勤，是总统的忠实看家狗。在他的手稿中，我要略去或简而化之所有与公共生活进程无关的东西，不过开始时，我还想讲讲他如何有幸来到——或者说得确切些，被人带到——首都(完全可以说是王宫；还有一点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年轻的塔德奥在这里讲述大写的历史，为他奇异命运提供的闪光背景材料时，没有动用路易西托·罗萨莱斯[1]博士灌输给他的那些可怕的文化快餐，——他表现得不可一世，竭力掩饰这一点，但确实是贪婪地吞食下去的，是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那样为自己树碑立传，没有想到，对，这是他求之不得的；没有想到会同既有权势又有名望的堂胡安·德·奥地利[2]相媲美)。

总统私人秘书莱盖纳在回忆录的开始部分，对人类生活、对命运的无法估量的威力作了一般阐述，或者说讲了些陈词滥调。

---

① 路易西托是路易斯的小指词。

② 胡安·德·奥地利(1545—1578)，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私生子，曾掌握军政大权。

这样做并不是个坏主意，表明他很有文学天性。他不厌其烦重复的漂亮字眼是“难以探测”。他感叹地说：“如果一个人真能预知未来，那该多么好呀！……”这种感叹和叹息是从他笔端生出来的第一句话，接着，他抱怨命运的影子模糊不清，命运常常给人以假象；很多情况下，你本以为会得到巨大好处，并为此做出努力，结果一切事与愿违。另外，常常发生的是，灾难突然而至，但乌云很快散去，太阳出来，随后又回到开始那种状态。总之，永远不知道最后会怎样……可怜的塔德奥·莱盖纳写这些东西，当然是为了用美丽词藻点开题目，讲述他那充满神奇色彩的命运，说明他生活中发生许多意外事件，许多近似梦幻、难以置信的东西。“那时，我太不幸了，不把我当人看待；甚至不如随便一件东西。今天，我不止一次地从现在的位置上回过头去追忆——不无满意地——被冷落的岁月。上帝哟，我对自己的悲惨处境毫无意识，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说到底，我的命运和许多人，和所有人一样，漆黑一团。”

实际上，面对变幻莫测的人生曲折之路，如果不是死神砍断他的回忆录的话，他这般描绘的厄运还会险象环生，或者说，坠入痛苦深渊之底。后来，事件充满了浓烈的戏剧色彩。是的，比如，谁对博卡内格拉总统说过，他把那个叫塔德奥的年轻人弄来，调教之后放在自己身边的这个决定，会对他的权力和声誉产生恶劣影响，一切毁于一旦？也许总统向秘书射出垂死目光时——那是最后一道目光。他已经奄奄一息，——记起了何时何地派遣他所信任的人，就是那个当时是司令今天是上校的克尔蒂纳，前往圣克斯梅镇，寻找那个小伙子，并且立刻把他带到他的面前……说到塔德奥本人，这个不幸的家伙什么时候曾经想到，就是这个人，这个奉最高命令去镇上寻找他的潘乔·克尔蒂

纳——他一开始就十分敬慕这个人，——最后亲手把他像条狗似的杀掉，为他的回忆录——在这回忆录的大门口，他是以保护神形象出现的——画了个句号（用手枪写下的带血句号）？是的，不幸的塔德奥·莱盖纳，你本人也不知道人类生存之路到底不可预测到何种程度，不知道文学爱好者的词句和技巧——你的回忆录就是用这些词句和技巧开始的——包含着何等可怕的真理……

在这篇合适得体，也不拙笨，但并非典雅的前言之后，作者慢条斯理地直接切入正题。没有什么套话，未来的总统秘书现在开始讲述他的生活之路。他这样说道（我把他的原话抄录下来）："我那时大概十七岁，也许十八岁，我已长大成人，但还没有做任何有价值的事。可是，能做什么呀？工作，没有工作呀。镇子，和全国一样，都在打瞌睡；人们讲话慢吞吞的，动作慢吞吞的，很多人到荷兰人开的工厂去卖苦力；有些人如果交了好运，便能够到美国去，永远留在那里。我知道，说不定哪一天，反正会很快，我也得出走，到别处去谋生。不过，眼下我什么也不想，每天从早到晚傻呆着吧。至于前面什么东西在等着我，我能有想法，有幻想吗？那时，对我来说，博卡内格拉总统不仅仅面部留着浓重胡须，胸部佩戴绶带，而且还有别的什么；这种形象在酒馆、在面包房、在警察局、在学校教室的墙壁上屡见不鲜。那是永恒的肖像，巨大权势的象征，给人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感，也给人以希望，直到突然有一天，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一样，我被带到他面前……大约下午两点钟，或者稍稍过一些，我靠着门框，在树荫下纳凉。加利西亚人路纳在广场旁开了家店铺，店门口热得不得了。突然，传来摩托的隆隆声，是警察。我伸长脖子：一个卫兵，两个卫兵，接着是辆吉普车，车内坐着个当

官的。活见鬼！竟然是来找我的！军官探出脑袋，问贝伦的儿子塔德奥在什么地方。这时，大人恐惧地看着我，小孩欢跳着，热情地把我指给他。于是，一个卫兵抓住我的胳臂，二话没说把我塞进车里，坐在司令身边。

"'别害怕，'司令笑着说，黑胡子下面露出两排雪白牙齿。他想让我镇静下来。

"'我不害怕，'我粗声粗气地回答他。但是，我那时记起了小胡安·阿尔瓦雷斯，他只比我大一岁，不久前就是这样同另外两个大人一块儿被逮走的，从此再没有消息。

"我的命运将发生巨大变化。那位军官终于获得了我的信任。他对我保证说，我决不会发生不幸的事，而是相反。他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是佛朗西斯科·克尔蒂纳司令，他说；他想露出和蔼可亲的表情。我呢，什么都不懂。我在心里琢磨着：管他呢，很快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这个法子真能使人镇定下来，不管怎么说，我在心里想，对于穷光蛋来说，怎么也好不到哪儿去，但也坏不到哪里。我开始观察车外景色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圣克斯梅。我们穿过好几个村子，我一一仔细观看，人们看见我们的吉普车像离弦箭似的驶过去，都用眼睛注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驶入首都的情景。我真希望吉普车开得慢一些。一切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在镇上的电影院里，我多次用眼睛扫视过纽约、芝加哥的街道，我对墨西哥特别熟悉，我还望见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伦敦的街景。这座城市虽然是首都，但和那儿座大都市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不过，它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就在这里，伸手可及，我已置身其中。我们的吉普车像只逃窜的小老鼠那样穿过一条条街道，最后开进一座院子里，后来我得知，那里竟然是总统府。我现在从房间窗户里

都能看见，这座院子不时有吉普车进进出出，卫兵们谈笑风生。克尔蒂纳司令在这里任职。他领着我爬上楼梯，穿过走廊；他的高筒皮靴擦得锃亮，靴刺发出叮叮响声。我跟在他身后，最后来到一间屋子里，我们停下来，他让我在那里等候。那里，应该说，这里，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里就是我如今摆放办公桌的前厅，那时装饰得像间大厅，有长沙发，扶手椅和便椅。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不一会儿，肚子饿得咕咕叫起来，那天可能只吃了一两根香蕉。在家里，东西一少，我从来不多吃一口，我不想过后被人叫做吃闲饭的。我沮丧地想起了老母亲，她浑身上下脏污不堪，嘴里总是嘟哝着什么，身后跟着一群小黑孩。她什么时候发现我不在了？明天？永远不会发现！一定有人给她报了信，她也许大吵大闹起来。一定，这很自然。一定有人立刻跑去告诉了她！再说，一大群孩子，加利西亚人路纳和另外一些人都看见卫兵把我塞进吉普车里。那时，我发现加利西亚人路纳（有那么一刻，我脑子转了一下）斜着眼看了我一眼，目光狡黠，嘲弄，那是加利西亚人的特点。当时是那样嘈杂混乱，我都没有多想一下，但牢牢地印刻在脑海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得知镇里谁也没有惊恐不安，人们从来就认为我会得到大人物的保护。我还得知，我母亲知道以后怒冲冲地说：早就是时候了，起码在警察局给他找个位子！我已经痛苦地预感到了，他一定很快忘掉家人……我现在想起来，实际情况是，我恨不得为他们做点事情，等几个小黑孩长大些，我会找到机会兑现自己诺言的。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忙着自己的事。至于她，我的老母亲，那事是办不到了，她已经长眠于地下四五年了。我得回去一次，到镇上公墓找到她的墓穴，为她竖一块好碑……可是，那时我怎能异想天开呀！我连自己在什么地方还不

知道呢！我好像身处梦境，接受难以置信的现实，沉静地从最荒诞的地方走过。太奇怪了；可是，我突然被带到那间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屋子，周围一切都是陌生的，——唯一使我不安的是饥饿，肚子里好像有一只猫儿在抓挠着。他们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远的屋子里不时传来脚步声，低语声，重重的关门声。我几乎不敢离开座位一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有勇气站起身，稍稍走动走动。这时，房门突然打开一道小缝……"

塔德奥·莱盖纳这样描述了来到总统府的情景。接着，他讲道，那天晚上我被安顿在卫队里，过了很长时间才吃上饭——像个饿狼似的，——睡觉时像一头死猪。第二天小晌午，当代塞希斯蒙多[①]——他已经开始扮演角色——重新做起黄粱美梦时，再次被带到总统府，最后见到表情威严的博卡内格拉。当时情景是怎样的呀？还是引用当事人的原话吧。他自然而天真地描绘了骑在我们头上的这个残忍独裁者的举止、表情，所用语言比独裁者最恶毒的诽谤者的谩骂、诅咒还激烈三分。

"第二天，克尔蒂纳司令亲自来找我，"塔德奥·莱盖纳继续说道，"又让我爬上大理石台阶。小伙子，跟我来，快！他对我说。我跟着他穿过长廊和过道，脚上的草鞋在光闪闪的木地板上留下一个个脏印，最后来到一个对我来说完全奇异的地方，我像个可怜的大傻瓜似的，根本没有想到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处卫生间，马赛克明光闪亮，里面的设施极大地唤起了我的猎奇感。说实在的，后来看到的一间屋子更是这样。当时，那里

① 塞希斯蒙多是西班牙戏剧家加尔德隆（1600—1681）作品《人生如梦》中的人物。

汇聚着一大堆显赫人物。我惊奇地,同时伴有某种轻松感,发现一个人是我认识的:堂路易西托·罗萨莱斯博士,我们已故参议员的弟弟。我早就认识他,我是说,对,就像认识主人一样。为什么不认识他呢?可是,我的轻松感太自欺欺人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对我的了解可能不会多于对任何一个洗衣妇的儿子的了解,也许有那么一两次帮助送衣服时,趁机偷偷地看过一眼大户人家的室内情况。现在,参议员先生之家,或者罗萨莱斯氏族之家,——我们也这样称呼这户人家,——在参议员惨死以后就上了锁,而且锁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一家人各奔东西:遗孀带着儿女去了纽约,弟弟堂路易西托不久来到首都,他很少回圣克斯梅;特别是被任命为政府部长以后……此刻,我突然置身于那间卫生大厅里,看见他同许多高贵先生在一起。我随少校进去时,他们用目光瞟了瞟我这个满脸畏怯表情的乡下小伙子,但没有把注意力从另一个人身上移开,继续焦虑而敬慕地围在那人四周。此人几乎淹没在那堆人中间。我认出他时吓得差一点死过去,那人原来是博卡内格拉总统呀,活生生的博卡内格拉呀!他的两只眼睛射出恶魔般的目光,浓密的胡须垂落着,这些我在酒馆的肖像上不知看见过多少次。当然啰,他胸前没有佩戴绶带,在那堆尊贵人士中间,只有总统阁下一个人坐着,坐在粪坑上(或者说,坐在抽水马桶上,我后来学会了这个词),他正从这个肮脏地方主持一次重要会议。

"那时,我丝毫不怀疑一下子被带进了特权人物的秘密圈子里。那是一座圣殿,得到这张通行证是全国最高荣誉,数以百计、千计的人看到我神话般地交了好运,还不嫉妒死呀。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懂得的,罗萨莱斯博士还教给我另外许多有用的东

西。我应该感谢这位博士。抹杀他的功绩，太卑鄙了，尽管他的教授方法令人生厌。他不是直截了当，而是津津有味、没完没了讲述毫无用处的东西，把我弄得又累又厌。比如，博士从第一刻起就对我十分信任、亲切——我们的总统很少这样，——他明知会使我生厌，还是不停地往我脑袋里灌输一大堆史料（谁知道呀，也许有他本人杜撰的），什么法王的 lever（他立刻解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起床'）呀，还有百分之百捏造的、离题万里的历史故事，像卡斯蒂利亚国王桑乔[1] 多少多少世之死，他说这位毫无防备的国王在牛栅栏旁大便时，被叛徒贝利多斯刺死。他还嫌讲得不多，又大谈特谈起——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有关 arcana imperii[2] 的政治伦理学和会客室的重要性，如果说这个设施保护总统，但同时也把他孤立起来，缺少应有的气氛。我一边听他那冗长的演说，一边竭力扒开稠密枝叶，找到隐藏其中的果子。我认为，我找到了，这是实话。我可不能太谦虚了，学生的业绩也许大大超过老师。

"可是，现在回到我的故事上来。我上面说过，那时，我这个可怜的乡巴佬感到惊奇的是，博卡内格拉在那堆人士中间主持高层会议。接着，又发现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差一点跳起来。还好，我并没有慌张，表现得十分镇静——我想，镇静得都有些失礼了。他从总统座椅上问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十分粗糙难听，但奇怪的是尾音柔和，近似破碎）：这就是塔德奥呀，他大声说道；过来，小伙子，走近些……他这样对我说。现在，并不是在这之前，其他人才知道是我来到了那里，用

① 这里指卡斯蒂利亚－莱昂的铁腕国王桑乔二世，1065—1072 年间执政。当他兼并同胞兄妹的领地时，被贝利多斯杀害。

② 拉丁文，意为"国家秘密"、"统治秘密"。

热情的目光注视我，甚至把我轻轻地推到独裁者面前……这时，我疑惑不安地听见他像预言家那样谈到了对我的安排、计划、任命；我从混乱不清的语句中，只理出这么一点意思来：暂时在他的公共教育部长（就是说，罗萨莱斯博士，他站在旁边）和潘乔·克尔蒂纳——就是这位司令把我带到那里的——手下执行公务，他们两个人分别负责我的健康状况和精神培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懂得吗？——使我有能力完成任何任务，担任任何工作。我是想很快看到你成为一个法学博士，好吧？我想很快看到！”

IV

“一个法学小博士，很快会成为法学博士。”这就是博卡内格拉。他的名副其实的私人秘书，从第一天就在为他画像。要在一夜之间把那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变成博士……他说得对，那是因为圣费利佩国立大学在新大陆创建的首批大学中它是第一所挂着皇家和教皇两副牌子的大学。不久前不是屈尊授予他本人——一个成绩不及格的学生——该学府最崇高、最珍贵的称号，即名誉博士，只因为看见他现在登上了权力顶峰吗？法学小博士，很快会成为法学博士。而我拖着这双残腿，在教室中间跑来跑去，整整五个年头，才得到一个律师称号呀！可现在，这个人……太可怕了！无法描绘的路易西托·罗萨莱斯——对他来说，大统帅的愿望就是命令，刚刚给那个粗汉子穿上一双皮鞋，又要给他套上一件博士长袍——还要全力负责对他的驯化、教

导、培育的任务，使其变得文明体面些，不致于在坐满办公室的大群大群律师身边显得格格不入。真的，尽管高等教育的闪闪发光的长袍转眼间披在身上，不能完全掩饰他那穷汉子的破衣烂衫，但终是一件知识外衣，乍看起来还很漂亮。我手头上的这些回忆录——文字华美，技巧也不拙劣，但作者并没有避免拼写错误——就是那种荒唐可笑的王子教育与预备学院速成教育混合物的有力证据。

应该承认：他的回忆录第一部分现在成了无价之宝（在这部分里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迈进总统府伊始，便喜形于色，强烈的虚荣、自负之情从每一个毛孔溢流出来，只是常常被并非不那么可憎的狂妄、傲慢所抑止、包容或控制，这种狂妄、傲慢是先天的，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和镇静的奇怪混合物），这并不是因为塔德奥·莱盖纳的身份，因为他并不像他本人想像的那样重要，而是说有助于了解目前骚乱的起因，这位阴险的秘书向我透露了那段骚乱前的历史，杀人勾当，仅仅杀人这件事后来就把他摆放在了几起历史事件的中心位置上。

通过这部分回忆录，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是怎样孵化出来的，可以重现那个由于高烧而加重的炎症早期潜伏的发展过程。我本人——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并不十分清楚这个倒霉秘书的来历；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尽管他掌握着实权。任何人都无法想像出是什么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他干出那种鲁莽勾当来。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一次听到他，是博卡内格拉任命他为自己的秘书。大概是在“朝霞”咖啡馆－台球俱乐部，我下午常常去那里。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确切知道在讲哪个人。喜欢诽谤、中伤的人谈论热点新闻时，总是添油加醋，那次主要谈论存在于总统及其引人注目的被保护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在场的人

都说，他们虽然不认识这个被保护人，但肯定他是私生子。那个畜生的私生子遍及全国。说老实话，此类事并不那么有味道。由于缺少具有刺激性的话题，诽谤者很快弹尽粮绝。不管怎么说，事情很可能是真的。塔德奥太谨慎、太傲慢了，他为了公开接受在圣克斯梅也流传的传闻，在回忆录中的好几个章节中把事情透露了出来，其中有一段专门讲道——有些牵强附会——，在广场经营小店的加利西亚人路纳一次和他开了个粗鄙的玩笑，从柜台后面大声对他说："小伙子，干什么呢？等你长出胡子来，只要稍稍瞪一下眼睛，大部分人就得向你行军礼……"话说回来，问题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人们不怎么注意这个新任命的私人秘书。大统帅独断专行，人们对他的任命并没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不任命他，也得任命别人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同类中寻找伙伴和助手吗。博卡内格拉尽管出身望族，但他的游民习性有目共睹，他和不轨之徒打交道时，无法克服的习性常常使他变得十分丑恶……

我是说，谁也没有注意那件事。依靠对新闻夸大其实维持运转的报纸把这个消息刊登了出来，把塔德奥·莱盖纳博士称为"我们最有希望的年轻人之一"，"杰出学者"，"年轻一代的光辉代表，满怀强烈愿望走入社会，我们尊敬的领袖、共和国总统先生一直关心代表祖国未来的青年一代，为他们打开一条宽广大道，让他们逐渐走上国家和地方领导岗位"。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一切只不过是甜言蜜语的吹捧。我只有一次听到——当然，是从卡马拉沙的嘴里，那个可怜的、饶舌的卡拉马沙死得好可怜呀——，我是说，只有一次听到评论莱盖纳的任命是个重要，非常重要的事件。卡马拉沙说，任命新的私人秘书，并在其保护下委以高官，说明这个独裁者老谋深算，要使政府改变方

向……我不知道卡马拉沙为什么突发奇想，前来和我倾谈，也许因为他走进咖啡馆时，喝得有点醉了，而且只看见傻里傻气的何塞·利诺一个人呆在那里——这人无论同谁谈论什么事，都不能连续说上两句话。卡拉马沙用令人生厌的目光扫视一下四周，便一屁股坐到我轮椅旁边，他还想喝一杯白兰地。他拍了一下我的后背，用坦然的声音叫我的名字，皮内多，然后打开话匣子，没完没了地讲起来。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最后才把他本人杜撰的理论捧到我面前，那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有关博卡内格拉权势的理论。这位煽动家首先使用的法子一贯是高谈阔论和鼓动，他的计谋简单，但很有效力，谁不知道这一点呀，就是汇拢话题的原由，虽然互相矛盾，但足以窥探可怜人们的伤痛；然后在空中舞动、竭力兜售虚无缥缈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卡拉马沙这样问我；我点头称是。当然啰，无论对我还是对其他人，那都不是什么新闻，而是路人皆知的老掉牙的东西。但是，他需要这类"背景"材料编织他的画卷。他又继续说道，新总统施展阴谋诡计（他妈的，应该说是技巧！因为那个家伙比饥饿精明得多——决不能否认这一点）登上权力宝座，是由于高等阶级的疏忽、惊恐和慌乱——总统咋咋呼呼，令人胆战心惊——，而不是像预计的那样与现实妥协，用清醒头脑把失落的财产慢慢恢复起来；他又一次背叛了他的伙伴，把毫无缘由的报复、冷酷的侮辱、轻微但令人烦恼的凌辱当做家常便饭来满足自己的无缘无故的仇恨，而且最让人不可忍受的是，用各种各样的允诺欺骗平民百姓……卡拉马沙谈笑风生，他说新总统统治的第一阶段以罗萨莱斯——他是一个古老望族家庭中的唯一能够使独裁者感到严重不安的人——被害而达到顶峰，同时也是危机的开始。搬掉这个绊脚石，命运也就固定

了下来。接着，死者的弟弟，即那个倒霉的路易西托·罗萨莱斯"招安和投降"，此人在一片喧嚣和诅咒声中接受了博卡内格拉的任命，当了公共教育部长。很明显，此事象征着悲惨命运的开始。国家的一个时代从此宣告结束了。从那以后——卡马拉沙的一双小眼睛闪着智慧和酒精刺激的光芒，为自己的洞察力感到自豪——，我要睁大眼睛好好看看，牢牢掌握政权的独裁者将如何巩固法老般的统治。为此，他将牺牲曾经依靠过的奴仆，已经不需要他们支持了。

"皮内多，你会看到，我的看法是不会错的。他以前对穷光蛋宽厚，现在将要无情地镇压，谁都不敢吭一声。我一想到那些天真的人就感到好笑，他们看见他在权力的宝座上，过着简朴生活，大谈特谈他正直、廉洁。他如果想把一切变成自己的，把国家变成自己的庄园，为什么一定要从国库里拿出点什么呀？"

说到这里，卡拉马沙笑起来，眼睛闪着邪恶的光芒。"可是，那一切不管是真还是假，和任命新的私人秘书有什么关系呀？""你说什么呀？事情不是很清楚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博卡内格拉，或者说阿尔马内格拉[1] 需要百分之百地依靠塔德奥·莱盖纳那样的人，从里到外和他一样的人，在他的卵翼下胡作非为，而在大街上像只死老鼠。是不是他的儿子，那无关紧要，关键是把他从最贫困的底层拉了上来，变成他的忠实走狗，变成他的，变成他的右手[2] 或左手[3]；另外，按照福音格言对治国之法的说法，他永远不知道那只手会做出什么事情

---

① 在西班牙语中，"博卡内格拉"意为"黑洞般的大嘴"；"阿尔马内格拉"意为"黑灵魂"、"黑心肠"。

②③ 在西班牙语中，"右手"意为得力助手，"左手"意为处世精明、奸滑。

来。难道我没有看见潘乔·克尔蒂纳这颗明星在另一边开始升起来了吗？他也很年轻，和古老望族之家没有联系，他父亲为了发财致富早早地丢了命。潘乔本是一个普通警官，现在变成了国家安全部的真正关键人物，尽管他的司令军衔刚刚从炉火中铸造出来。必须注意这个小伙子，他现在大力扩充警察部队并不奇怪，大大削弱国家军队，几天工夫把醉醺醺的老校官、老将军统统撤掉可不是件容易事呀。他们全是废物，没有一点生气，可一个个满肚子坏水，满腹男盗女娼，阴谋诡计……可是，中美洲的这个小小独裁者——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卡马拉沙操着蔑视的口吻说——，可没有忘记希特勒的教训。他一边用闪着光彩的双唇舔着最后一滴白兰地，一边死死地盯着我。对这一切我怎么看，你说？当然啰，我无可奉告；我听着，同时担心地环顾一下四周，那个傻瓜蛋完全不能自控，说不定把我牵连进去。

可怜的卡马拉沙太大意了，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真的，那是他的必然结局，很悲很惨。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命运的制造者，每个人对自己发生的事应该负第一的，即最重要的责任。像他这样的人，决不会轻饶了……从他对国家政局发展的评论和预测来看，不能否认这个人很有嗅觉……如果看一看某些细节，甚至可以肯定他是从水下观察的，尽管对于参议员罗萨莱斯之死，不需要多么锐敏的目光就能看出那是政治斗争的后果，其罪行谁都会同博卡内格拉联系起来，不管他参与与否。路加斯·罗萨莱斯不但从参议院讲坛，而且利用屈指可数的所有渠道发动一场反对派的强大运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僧侣阶层积极合作，从讲道台和忏悔室为他的事业提供强大的、无微不至的支援。在那场运动后面，很容易看出有个阴谋陷阱，

有一股力量在蠢蠢欲动。很显然,军队的高级干部暗地里积极配合。这样,当报纸用红色醒目大标题登出消息,说土加依蒂省参议员堂路加斯·罗萨莱斯去参加参议院会议,刚刚踏上国会大厦的台阶便遭枪击、中弹身亡时,谁都不会不想到那是"一国之主下达的命令",凶手一定是奉命干的。关于这一事件,我现在就把秘密报告的副本摘录下来;那份报告是西班牙驻我国首都公使寄给马德里的首长的。它同其他档案放在一起,我利用袭击使馆提供的偶然机会,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找出来。这些外交文件对于了解事态发展进程,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因为谁都懂得,我从中看到了一位外国旁观者的尖锐观点;虽然有许多偏见,但他的立场是客观的。旁观者清吗!

有关罗萨莱斯被害的那段文字材料写得详尽,也非常认真。我逐字逐句抄录下来:"陛下先生,请允许我今天向陛下报告一些颇为严重的事件,而我如果没有搞错的话,这些事件很可能对瓦解进程(或者说,如果愿意的话,像某些人说的那样,革命的社会变革进程)产生着重大影响,这个国家正处在这个进程中。反对派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堂路加斯·罗萨莱斯参议员,昨天下午三点左右快走到参议院大门时,身中数弹。一群陌生的枪手躲藏在通向立法大厦的台阶两侧,向他直接开枪之后,立刻逃到安全地方。暗杀地点选择得十分巧妙——参议员把汽车停放在台阶脚下,刚走上台阶,走向议会大厅,子弹便向他射去,——宽大的台阶变成了一处弹无虚射的猎场。人们不禁要问:凶手怎能混到那里,静静地埋伏起来,杀完人之后又立刻踪影全无,不留任何痕迹?罗萨莱斯先生之死迅即引起强烈动荡,气氛紧张,不少人坐卧不安,十分恐惧,但有的人趾高气扬,发誓怎样怎样,所有人情绪都十分激动,一方面因为受害者

身份重要，一方面因为此事很有来头。

“被害参议员路加斯·罗萨莱斯确实是秩序力量——这秩序力量受到现任政府的严重破坏——的希望和向导，他在很短时间就做到这一点，由于品格出众、社会名望显赫，在关键时刻显露出头角。可以说，他不仅控制着他的镇子和圣克斯梅全镇，而且控制着土加依蒂全省；陛下可能记得，土加依蒂在最近一次竞选中是唯一能胜利抵制现任共和国总统安东·博卡内格拉导演的蛊惑人心的宣传的，当时他是令人敬畏的‘穷光蛋之父’，他在品味国家元首的荣耀之前很喜欢这样称呼自己。

“陛下先生，我懂得，您国事缠身，日理万机，不可能记得中美洲这一小国的形势的细节，请允许我告知您，博卡内格拉总统赢得选举后，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都控制了大部分席位；他借助游民的压力，采取恐怖手段——他为了赢得选举，毫不犹豫地对他的不幸国家使用恐怖手段——赢得选举的，那时，游民们疯狂高呼‘穷光蛋之父’万岁的可恶口号，企图摧毁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罗萨莱斯参议员认为应该参与竞争，积极从事公众事务，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像其他许许多多大财阀那样，只注意管理家产，与政治和政府的联系并不比他那样地位的人多多少。这样，他很快自然地变成了领袖。最近一个时期，他的才干增长得十分迅速。在其他人感到怒不可遏、困惑迷茫、恐惧不安的时候，他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是筹谋出一整套策略，反对博卡内格拉主义，把祖国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我曾荣幸地向陛下呈送一些报告，现作为其中一份（那是一篇文章，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从政的灵感）的附件，呈送一份剪报，在上面能够读到这样的文字，在公共舆论前面，把参议员罗萨莱斯称为（依我

之所见，不管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这样说不是没有原由的）几个月前揭发出来的未遂军事政变的灵魂。综上所述，可以估量出他被暗杀的消息在这些人和那些人中间会引起怎样的反响。我只说下面一点就足够了（请陛下原谅，我把这些小事作为'图解'），案子刚刚发生时，我听见电台播音员播送消息时声音颤抖，并且语无伦次。

"为了使陛下更好地判断事态，我在本报告后附上剪报，它们说明报刊的已经不那么激昂，但更为深思熟虑的态度。从剪报上看出，人们普遍认为这件血案具有决定性质。血案之后，早已存在的紧张气氛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平息下来。不知我的看法正确与否，我担心的是，除非出现健康的反应，事件很可能使目前的灾难更加严重，无法挽救。外交使团中最明智、最有经验的成员也有我这样的看法。还有：人们认为事先不仔细分析利弊的话，是不会下令除掉参议员罗萨莱斯的。不管怎么说，这决不是孤立事件，不是一些不负责的人干出来的。对此，应该指出的是，许多天以来一直在流传着传闻，说有些农民，他的佃农和短工早就想对罗萨莱斯下毒手，把他拖到荒野里，做残酷的手术，不让他再吹嘘自己是个男子汉。我附带对陛下说明一点，在美洲农村的可怕社会环境中，这类事情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不过，我认为，放出这种风来的唯一目的是：在平民面前诋毁一个强大、可怕政敌的名声。无论怎么说，它说明早就有了下毒手的计划。可以说，昨天的暗杀事件是预谋的。现在要看看参议院主席——他认为应把此事提交议会审查，并委托卫队长调查——命令进行调查的结果。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未逮捕任何人。

"陛下，我将及时向您报告发生的所有有关事件。"

V

西班牙大使馆公使——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当认真、决不愚笨的外交官——是这样向他的上司陈述参议员罗萨莱斯被害事件的。他在估量案件的影响时，没有胡乱猜测，很清楚，时间证明了这一点。这件可怕案件没有发生几个月，被害者的弟弟便当上了部长，并向那个人宣誓就职；所有人，不管公开还是暗里，都说此人是暗杀事件的幕后指挥。我很想知道这位公使对此事的反应。但可惜的是，在我搜集的不完整材料中，正好缺少有关报告的副本，而我认为肯定有副本。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对这位路易西托·罗萨莱斯的所作所为议论纷纷，沸沸扬扬，我不需要任何人向我讲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议论，大量地灌到我耳朵里，有的怒不可遏，有的嗤之以鼻，有的开心，有的讥讽。甚至有个记者，即加利西亚人罗得里格斯写了一篇短文，写得糟糕透了，一派胡言乱语，辛辣嘲弄的文字比比皆是。除此之外，短文顺便提到了我伯父的名字，即马拉加里加将军；实际上，他错了，因为即使不否认像这位加利西亚人说的那样，他接受任命为国防部长（我当时对此事就有看法）后，成了第一个效忠于“穷光蛋之父”的人；这个可怜的安特诺尔事件并不能提供重要的特殊依据，说明任命罗萨莱斯也是不可饶恕的。事实是，博卡内格拉把他（我指的是路易西托·罗萨莱斯）拉进内阁的目的是——如同人们推测的那样——，使这个古老望族之家在家破人亡之后，还要遗臭万年。谁也不怀

疑他很快达到了目的：在正直人中间引起一片嘲弄声，嫉妒在不少地方拨旺了正义的怒火。

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塔德奥·莱盖纳的回忆录中找到一大段文字，从中看到他已经不是原谅不原谅——这在他身上，应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而是热情（这在一个冷漠、粗暴的人身上，可以称为热情）地为他老师路易西托·罗萨莱斯遭到的谴责辩护了，但在其他方面，他常常对老师持严厉批评态度。他的辩护再明显不过了……这只怪鸟是个没有羽毛的二足动物；还有，这个奇异的标本名叫塔德奥·莱盖纳。在他的手稿中，罗萨莱斯博士这个无关紧要的人物，这个小人一直令他担心、迷茫，甚至可以说困惑。尽管他头脑中的这些羁绊使他感到厌恶，常常想急切地摆脱掉，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老师那里去，并且总是徘徊、游荡一会儿，而迎面看到他以后，便身不由己了。他越是想在这个老魔鬼面前表现得坚定些，越觉得地面光滑，站立不稳，没有信心，犹豫不决。开始，尊贵的老师那样热情，他都感到不安。他这个乡巴佬常常自问，那种仁慈（他用的是这个词）是否只是讨好元首的一种方式。当老师在他面前把知识宝库的大门完全打开时，他看见的不是慷慨，而是对他的侮辱；博士可能这样想，即使他的学生急不可耐地把两只手都伸进珠宝箱里，他总可以获得一点战利品，只是和他在珠宝箱里丢失的相比少得可怜罢了。更为糟糕的是，他还必须把这小小的战利品当做窃来之物藏起来，因为这类装饰品，怎么说都与他格格不入，可能随时从身上掉下去。

我没有胆量否认这个小伙子说得对，哪怕部分是对的呢，我是说，比如，他认为罗萨莱斯博士过分炫耀自己的学识，虚荣心特别强，那个可怜的牛皮大王（实际上，路易西托就是这样一个

人)把他当做“托儿”,打开话匣子,夸夸其谈。对,路易西托·罗萨莱斯一直是个荒诞人物,他的死证实了这种荒诞超过了病理极限。在我们的狭窄空间里,这个小人物仍然怀念在巴黎度过的学生时代;从时间上讲,那是十分遥远的巴黎。如果这还不够,便煽动想像的翅膀,在回忆中虚构一些情节。他居住在我们这里的恶劣热带环境中,总以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称号为荣。这太让人厌烦了。年轻的塔德奥不理解他,有人会感到奇怪吗?小伙子希望于他——他可能很清楚——的是,他作为圣克斯梅镇的一个望族之后,罗萨莱斯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应有的姿态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同乡的一个小伙子,把他教育好。而这个同乡小伙子,从一开始就几乎下意识地怀有这样的希望。但是,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事情完全不是那样:博士时时破坏那幅美好的图景,使他摇摆不定……塔德奥好像坠落在猜测的迷宫里,总想搞清楚为什么那个人对他那样下功夫、那样用心。他最为不安的是,那个疯子讲话模棱两可,他从来不敢肯定他是在认真讲话,还是在开玩笑,从来看不清楚他那样说、那样做是什么目的……

*　　*　　*

当然啰,这件事和史实(我现在写的东西必须占有史料和证据)的论据没有直接的,也几乎没有间接的关系。但是,尽管如此,我这里还是要从私人秘书的回忆录中摘抄一些章节,看看他和罗萨莱斯博士的关系,和达官要人的最初接触。他以前只是隐隐约约透露过。莱盖纳讲述,比如说,他第一次走进公共教育部长现在安顿在首都的家门时,是那样喜出望外,但并不能掩饰内心的恐惧。这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盼望在那里看到堂路易西托的孩子,但一想到要和他们,准确地说,是和她,和马利娅·埃

列娜相对而立时，就禁不住颤抖起来，因为博士的小儿子安赫洛并不使他担心。“马利娅·埃列娜——他接着讲道——和我打招呼时，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似的。现在，我已经迈过高高的门槛，变成了‘希望之星’，年轻一代的杰出代表；年轻人身上流淌着人民的热血，代表着祖国最美好的希望。她一定认为，应该谨慎小心，表现得高尚些，彻底忘掉以前那个破衣烂衫，光着脚丫的乡巴佬，不再记起她从阳台或栅栏后面多次注视过我。想当初，在镇子里那漫长、无聊的下午，她照管傻弟弟安赫洛，看着大街打发时光，而我像其他人那样，设法在她面前出点风头，演场闹剧，一会儿又跳又蹦，一会儿又喊又叫。

他是这样写的。他想回过头来把自己置于往事之中，有意遮遮掩掩，因为他从报纸上大段大段引用，并对其装出讥讽表情的东西，都是后来发生的事了，即公布任命他为总统秘书时的事，所以，说的并不是那天头脑昏庸的路易斯·罗萨莱斯引进家门的那个糊涂虫。他继续讲述说，当她父亲把“我们”圣克斯梅镇的一个年轻人介绍给她时，她，马利娅·埃列娜向他投去一道明亮、傲慢（毫无疑问，那时他还没有听说过这两个词儿呢，又是一个颠倒时间的错误）的目光，而安赫洛——他说，安赫洛已经变成了一个吃白饭的人，面部表情呆滞，胡茬子老长——却相反，露出激动、兴奋神情（这个可怜的傻子，也需要伪装吗！），和他姐姐的冷如冰霜截然不同。

是伪装出来的冷漠表情，有意的，这骗不过任何人。“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好呀？我真想让她记起那次发生的事，她发现几个小伙子趴在窗栏上，一声不吭，捉住苍蝇塞到安赫洛嘴里，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露出恶心的样子。我们听见她走过来的脚步声，当然要逃掉了。我们看见她眼睛里燃烧着怒火，面孔烧

得通红，她摇动安赫洛的一只胳臂，仿佛是我们使他变成傻子似的……她把这些都忘记了？"

多么令人恶心的场面呀！那场面多么说明问题呀！说老实话，我真不明白路易西托为什么要把那个可鄙的家伙引进家门。唯一的答案是，我们的这个人物一定半疯了，不能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什么事都是这样，就是说，他不负任何责任。我和一些人一样，也不认为他接受刽子手博卡内格拉任命为部长完全出于卑劣的禀赋，而大概纯粹因为打趣、荒诞、胡闹，随便什么，常人难以想像的什么。他的原因是无法猜测的。他常常突然对他负责培养的、聪明的小伙子热情起来，看见他进步那样快，什么东西一学就会，竟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甚至让他坐到自己桌子上来……而那个人的反应十分特殊：老先生如此对待他，是不是想取笑他，让他难堪呀；首先把他赶到马戏舞台上，把他当做愚蠢、笨拙、无才的小丑，然后（一箭双雕）为那个人——此人无疑要在元首的坚定而无误的保护下飞黄腾达——的前程创造有利条件。

塔德奥对于老师做的一切都持有异议，如果说不是谴责的话。他甚至觉得如饥似渴力求得到的教导和培育都不那么实用。"我不懂得——他说——我学习不是为了成为学者，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像我这样年轻、无知的小伙子，比他更懂得，在人世间的斗争中，用什么东西能够自卫。五颜六色的装饰，还是愚蠢的言行？为什么，先生？他给他修正说。他用轻蔑口吻谈论的金字招牌，正是我所需要的，所缺少的。"不过，回忆录的风格表明，他的猎奇、他的兴趣、他的勤奋、他的才华大大超越如此简单的学习水准。但是，问题是，无论如何要在收留他、帮助他的那个人身上找到可以谴责的东西。

只在一点上，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也认为罗萨莱斯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在他接受任命为部长这有争议的一点上。塔德奥·莱盖纳觉得堂路易西托效忠于杀害参议员哥哥的人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甚至都不是污点，而是恰恰表明——谁都没有想到——他十分聪明、机敏、明智、精明，不愧为他的老师。他认为罗萨莱斯表现出了强烈的机会意识，善于谨慎地教训别人，机敏地捞取好处，找到立足之地。“部长职务——他仔细思索之后说——并不是肥缺，相反，却有可能使人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罗萨莱斯博士——他补充说——领悟得还不太晚，即今天谁也不可能像他可恨的哥哥堂路加斯企图不顾一切所做的那样，反对民众要求而又逍遥法外。接受现实难道不对吗?”他这样自问。

VI

说到这个人，即堂路加斯·罗萨莱斯，有关那次非同寻常的人身伤害的消息，——传闻说，是参议员在家乡遭受的伤害，——同我国目前的动荡联系起来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消息是秘书莱盖纳偶尔插进他的回忆录的，并且特别标明出来。此事太重要了，毫无疑问，需要仔细研究，去伪存真。塔德奥(当时他还是个孩子，没有长大成人，在圣克斯梅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提供的细节将帮助我十分确切地了解那件事的影响。没有几个人能吹嘘自己确切了解倒霉的参议员被子弹除掉之前遭受的那次酷刑。那次“外科手术”——西班牙公使起草报告时好像

不那么敢肯定是否实施过——确有其事;那么,是怎样实施的呢? 莱盖纳写了几大段文字,无意识地讲出了事情的经过,留下一份真实的史料。我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他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写出来的,自然、赤裸,我都觉得不舒服、反感了,但他的语言不能不说是真切的、绘声绘色的,历史学家就是要提供原始材料,第一手材料吗。由此,我这里把塔德奥写的有关参议员路加斯·罗萨莱斯、有关他的政敌杀害他之前对他实施的残酷伤害的文字,全文抄录下来。

"我看见他——私人秘书写道——,现在仍然看见他,身材魁梧,少言寡语,一顶大礼帽压在眼眉上,嘴上叼着香烟,高筒皮靴乌亮。谁记起他那威严表情,能说我的堂路易西托是他的弟弟。长工、短工、佃农看见他那巨人般的身躯——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看见过那样个头儿的大汉,他的影子还在我的记忆中增长着——,便怒火中烧。不管他怎样装束,都表现得十分强壮,特别显得很自信,仿佛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庄园。他骑在高头大马上,使人恐惧不堪。他那飞驰坐骑掀起的尘埃落下许久,人们还不敢抬头,不敢正视。当他徒步而行时,没有人不摘下帽子,叫他老板、主人的。所以,他最终倒下时,谁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死讯传来,人们感到震惊;过了好几个星期,才松了口气。他被埋葬以后,不少人还低声提到他的名字……"

接着,莱盖纳用粗鄙的语言讲述了那次有名的"外科手术",把知道的事全都写了下来。"我是亲自从'中国人'洛佩斯嘴里听到的——他说——,过了好些日子他还吹嘘自己的功绩呢。他喝醉以后,你只要说几句好话,他便常常讲起那事来,在什么地方,哪天,几点钟(我去看过地点,在圣何塞·本迪托山口),并且一一讲出帮手——他们都是外地人——的名字来,连每个细

节都不遗漏。如果说不是杜撰、捏造的话,给人的印象起码是夸大其辞。他喝多了白酒,就是这样讲话的。那时,对,那时他口若悬河,满嘴白沫,比手划脚,仰面大笑。为了干得干净利落——他说——我得需要五六个帮手。我挑选的都是身强力壮、敢做敢当的汉子。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物色到呀。在圣克斯梅这里,他妈的,谁都不敢冒那个险。所有人都讨厌那个家伙,认为我的那个想法很好;可是,朋友,到了时候,一个个都变成了胆小鬼,打退堂鼓了。最后,我不得不找外地人帮忙,不让他们知道。这样更好些,你们说呢?事情干得很圆满,我这样说并不是自夸。那几个帮手得到了十五天假期,并且晋升为班长。甚至有人说,其中一个人现在当上了总统府卫队的副指挥。至于我——'中国人'在撒谎——,压根儿就没想得到奖赏,纯粹出于兴趣……他说呀说呀,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他每次重述那个故事时,都有一两个细节和以前不同。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埋伏在山口那里,两旁长满凤凰树和青竹,小路越来越狭窄。他们突然向农场主扑过去,按在地上,把他的脑袋塞进麻袋里,不让他动弹。'中国人'像对付小牛那样制服了那个大汉。我一个人就能轻而易举地制服他——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想想看。不过,他是那样拼命挣扎、痛骂、威胁,该死的东西!那个人面对'中国人'把嘴张得老大,稀疏的胡子在腐蚀的牙齿上支撑着,一双小眼睛布满了血丝。'朋友,请手下留情呀!'他大声喊着说。我对他说,喂,主人,现在你得像小鸡那样咯咯叫个不停了。在这个鸡窝里,小公鸡完蛋了。对,我想打他几个耳光,活见鬼!让他知道!那有什么关系!我还想告诉您:您如果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是谁一下子使您变成了阉牛的话,我还不心满意足呢……这当口儿,加利西亚人路纳跑过来,问'中国人',他是想让

大家痛痛快快笑一笑:'告诉我,中国人,事后你跑到什么地方藏起来了,整整两个月没有见到你的影子!'给参议员小小的教训以后,'中国人'好像被大地吞食了似的,直到确切知道参议员死在国会大厦台阶上以后,他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嘴巴来。不管怎么说,这样做是合乎逻辑的;谁也不会自投罗网,乖乖让人家报仇呀。卑鄙之人,不管人家怎样许愿,从来不会感到安全的。必须明白这一点。参议员死了,虽然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但他还有朋友,还有这个博士弟弟,那时他尚未担任要职。对参议员的遗孀也得小心呀,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镇子。堂路易西托比较理智,他说人死了不能复活,余下的事情由时间去完成吧。"

这些都是他写下的。像以往一样,这个年轻、勤奋的秘书讲完那段故事时,留下一个大问号,即人们不禁要怀疑他的人品来。他当然没有说,他对那事感到高兴;但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中国人"在酒馆里吹嘘自己的军功,看得出他是幸灾乐祸的。我问自己:堂塔德奥·莱盖纳这位私人秘书可能想到了,他能否最终知道命运之神为他的"中国人"洛佩斯准备的下场,当这个人还在做黄粱美梦时,被头朝下倒吊了起来,全身光溜溜的,暴尸街头……

VII

但是,他并没有想到那一点。事情发生以后,他可能都没有露出一点惊色,肯定不感到惊讶。什么事都吓不倒塔德奥,什么事都不能使他惊慌,好的或者坏的,幸运的还是倒霉的。他遇事

从不慌乱，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如果不挂着冷漠面孔、伸长他那乡巴佬的耳朵的话，人们都以为他如此镇定、泰然——哪怕是表面的——，是因为他具有清心寡欲的美德。那是一个怎样的塔德奥·莱盖纳呀！现在，他人已经不在了，很遗憾，他活着时没有好好观察他一下，没有注意他。不过，谁都会想像得出来！……他沉默寡言，勤奋地撰写回忆录；计算快速晋升的脚步，一步两步。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任命，暂时享受副手工资待遇。他说，那是为了支付学习费用，而工作只是为了每月月底在名单上签一下字。他很快——，对，很快，只有上帝和路易西托·罗萨莱斯知道是怎么回事——获得了法学和社会学博士证书，于是立即晋升为总统私人秘书，住进了总统府；总统有急事，能随时找到他。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他接受这些白白送来的好处，都不眨一下眼睛。他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得到那一切，因为实际上，谁也不配得到任何东西。这是说，他中了彩，得了奖，心安理得……他当上了总统私人秘书，表情严肃，少言寡语，紧锁眉心。这是自我保护的法宝。他从不暴露自己怯懦、无知的弱点，他处事谨慎小心，不多言多语，下达紧急命令和传达指示时，从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他注意察颜观色，用耳朵听，用笔记录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他总是写，写，写……他在回忆录中的秘密部分，也发表一些评论（但很少直言不讳，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隐隐约约的）；但决不从嘴里说出来，他不冒那个险。

他外表冷漠，但描绘——比如说——同总统随行人员第一次参加国庆活动的情景时，我们看见他喜形于色，同时富有批判眼光。他津津乐道地介绍出席庆典人员的顺序、服饰，活动的每个步骤、隆重场面。阅兵式过程中，他站在主席台上感到格外高兴，尽管他竭力掩饰自己。恰恰在那个时候，他想起了加利西亚

人路纳开的那个玩笑，暗示他与博卡内格拉的相貌十分相似；有一次，竟然对他预言说——他把那看做是预言——，军队走过时，一定会向他致敬。“当然啰——他想了想说——，这次还不是专门向我，而是向主席台——主席台上飘扬着国旗，有国徽，还点缀着无数面三角旗——上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向总统致敬。总统雕像似的站在第一排中间，两旁分别是大主教和国防部长，后者是可怜的马拉加里加将军，他根本没有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庆活动。后面站着政府其他部长，再后面是总统府高级官员，他们位置的顺序已不按照级别的高低了。我就站在这些人中间，说句老实话，位置很显著。主席台脚下，卫队士兵排得整整齐齐；他们保护着主席台，可谓一大景观。

“庆祝活动的内容很多。其中，阅兵式开始晚了，都快十点了——年轻的塔德奥继续讲道——；那时还不是酷热的日子，因为那天是 2 月 28 日（国庆节是 2 月 29 日，谁知道，我们光荣的解放者是 2 月 29 日一个星期六发难的，但我们不能等到闰年才庆祝），可是太阳从云层后面穿透过来，毒辣辣的，连铅块都要熔化了。早在阅兵式之前，救护车就从队伍中间拉走了三四个士兵。此刻，我站在主席台上，开心地看着马拉加里加将军如何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几乎要中暑似的。他用手指拉松军装的衣领，像乌龟那样伸长脖子，不时地用手帕擦干从军帽羊皮系带上流下的汗珠。在所有人中，只有我们的元首——大主教也是汗珠滚滚——，只有博卡内格拉好像不知道疲倦，在火热的太阳下一动不动。如果说他不是乐于——他是斯巴达式严格教育的崇拜者——考验他的合作者的话，他本人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庆祝活动的场面，并且有些陶醉了。庆祝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持续着，延续着，好像没有尽头似的。阅兵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就

是第一次观看如此炫耀武力的壮观场面的人，也觉得那么长是一场恶梦。我不知道，我们的两个飞行中队在天空盘旋了多少次。我们看见我们的精锐部队排成战斗队形，我们的炮兵、骑兵、摩托化部队、辅助部队从主席台前通过，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一样。各个方阵、各个兵种间隔很长很长时间。现在——终于盼到了！——阅兵式快结束了，最后走过来的是潘乔·克尔蒂纳指挥的、经过改编的骑兵警察部队，人数众多，力量强大，面貌全新。他们一直密密麻麻地排在我们主席台前，纪律十分严明，战马成队成行，士兵昂首挺胸，枪支和漆帽闪光，使正规军显得惨不忍睹，装备低劣，它引人注目的是人数，而不是质量。可是士兵再多，也永远不能成气候。新的骑兵警察部队的风姿出众，使人兴奋不已。第二天，政府公报便宣布它的司令潘乔·克尔蒂纳晋升一级。实际上——这个秘密很少有人知道——，整个庆祝活动期间，这个光彩夺目的部队始终负责保卫总统陛下的安全，排列在主席台前面；总统更为信任的，并不是主席台脚下的卫队，而是骑兵警察部队。

"现在，对，现在终于轮到警察部队了。潘乔·克尔蒂纳调转马头，高举马刀，表示致敬，像电影中多情郎那样对总统微笑着。与此同时，土加依蒂古典乐团奏起国歌……在那一刻，我看了元首一眼。他身体坚挺，一动不动，眯缝着眼睛，听着象征民族光荣和希望的乐曲的头几个节拍。主席台前的开阔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军人和平民，部队和观众，表情十分庄重、肃穆；奏国歌时必须如此。

"但是，我不知道人们是否疲倦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也拖得过长了，没完没了地演奏着。人们开始互相望着，博卡内格拉不停地给乐队指挥打手势，让他赶快收尾。我们国歌有许多

特点，其中之一是既无头又缺尾，只有一个主导旋律，简单，短小，宏伟，像我国历史一样。这个主导旋律用两种不同的节奏展开、重复，一个缓慢，另一个快速，混合在一起富有戏剧色彩。对国歌持批评态度的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他们是不是想创作一首粗俗的国歌呀。但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听到这首国歌都非常激动。就算我们作曲家的作品不那么成功，但我们没有像不可一世的邻居那样，求助外国人的灵感，他们以大国自居，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国歌是一位卡塔卢尼亚艺术家帮助写出来的。谦虚归谦虚，应该说我们的国歌至少是我们智慧的成果，它的歌词是在西班牙美洲伟大传统的框架内构思出来的，他的每个词、每个字反复强调的观念是那样使伊比利亚半岛商人感到遭受了侮辱，他们对我们小小共和国，当代大卫[1]战胜母亲之国，打碎锁链，使象征她的骄傲雄狮一愁莫展。人们唱完了国歌的开始部分，声音逐渐变小，最后听不见了，但乐队还在继续，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刚刚是快速，现在是慢速，很快又要转到快速……当然啰，一般地说，每种速度只能重复三次，不能再多；歌声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定。但是，在举行正式仪式时，在总统先生面前，乐队为了尊重他，要一直持续演奏下去，直到陛下稍稍点点头，表示满意为止。此刻，乐队指挥正在焦虑地盼望看到这种信号，焦虑地，徒劳地，因为博卡内格拉好像置身于云雾之中。所有随行人员也不安地观察总统表情，他依然一动不动，那一切渐渐变成遥远、焦虑的梦境：太阳热得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在昏暗的空气中，阅兵式变得玄虚了。国歌乐曲仿佛随时难以为继……正在这时，主席台下，一条狗在卫队马匹蹄子

---

[1] 大卫为古以色列王。

中间疯狂地大叫起来。在如此庄严气氛中，谁也不会想像那个突然而至的不和谐音符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毫无疑问，那是一条小狗，但是，它的吠叫声尖厉、凶残，持续不断，和乐队旋律混杂在一起，有时甚至压过。荒诞、可笑，让人气恼，我不知道怎样说好。

“尽管如此，博卡内格拉依然保持着那种姿态，仿佛忘记该做什么，什么也不想知道似的。这个倒霉鬼喜欢做这样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是个疯子……但那还不是全部，好像那还不够，也许应了祸不单行那句话。在这种难以描述的情景中，我突然发现罗萨莱斯博士晃了一下身子，从内阁同事中走出来，果断地冲下主席台。我颤抖起来，他去什么地方呀？不管你相信与否，那个傻瓜蛋在军人和民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不问青红皂白，狠狠地踢了那狗一脚。我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听到一声紧似一声的犬叫声变成痛苦嚎叫声，便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小狗跑着穿过大街，最后消失在人们的大腿中间。与此同时，博士得意洋洋地重新回到主席台的位置上……

“现在，总统终于在空中打了一个人们久久盼望的手势，乐队奏完最后几个节拍之后，国歌渐渐停止下来。那句著名的话仍然在人们的嘴里和心里回荡着：骄傲的雄狮被打败了，对，被打败了。”

VIII

我在塔德奥的回忆录里读到不知趣的小狗和热心部长上演

的荒唐闹剧，忍俊不禁。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早把那个当时引起街谈巷议的插曲忘得一干二净。说实在的，目前如此动荡，如此紧张危险，回忆那场小小风暴——当时，可能引发可笑事端——是荒诞无稽的。真的，那些日子我们聊天的话题不多，随便一件小事都要挂在嘴边上，说个没完没了，讲得天花乱坠，夸大其辞。而这件事，主角竟然是怪诞的路易西托·罗萨莱斯，很多人对他投靠——人们都说，是卖身——独裁者，为其效劳而感到厌恶。他演出那场闹剧以后，一些专门诽谤他人的人，不是把那看成他精神有病，而是说他讨好博卡内格拉，太卑鄙了，太丢人了；而另外一些人做得倒有些道理，他们不仅谴责那个可怜虫，也谴责政府，竟然让这种小丑当公共教育部长。只有卡马拉沙——我大概没有记错——一个人反其道而行之，为部长走下主席台、狠狠踢了捣乱小狗一脚辩护。卡马拉沙依照自己可笑方式坚持说，罗萨莱斯做的事是为那些道貌岸然的要人上了一堂民主政治的实践课。所以，那完全在公共教育部长的职权范围之内。他反问说，如果是博卡内格拉本人做出类似的事，现在是不是对他赞不绝口、捧上天？谁也不知道，恰如永远不知道卡马拉沙做什么一样，他总是胡说八道，不知是认真，还是嘲弄。真的，需要有耐性，才能承受他那冗长的、奇声怪调的演说。

关于总统私人秘书莱盖纳——现在回到他的回忆录上来——，也不容易搞清楚他对罗萨莱斯的蠢行有何反应。他的态度包含着观望成分，伴有焦虑、模模糊糊的悬念。这和一开始在罗萨莱斯面前表现出来的感情是一致的。比如，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第一次被带到博卡内格拉总统面前，在那里见到路易西托·罗萨莱斯时表现出的轻松表情吧。但是，他一想到总统对他一无所知，那种轻松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当他看到博卡内格

拉让罗萨莱斯负责培养他的这个同乡小伙子时，罗萨莱斯不仅明显表现出敬意，而且甚至亲切地拍了一下他的脖子，问起他的母亲"大好人堂娜贝伦"，他心中充满惊愕、疑惑。他一直没有从疑惑中挣脱出来，他认为老师那样善待他，是出于对元首的屈从，他热心教育也完全为了满足聊天的爱好，为了炫耀自己知识渊博，向他打开永不枯竭的话匣子。这个显赫的父辈——他在某个章节里经过思索之后说——可能喜欢做那种事情，他愿教诲的、往其脑子填充知识的并不是像我这样一个倒霉鬼，而是他的唯一儿子，他光辉业绩的继承人。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呀！他的后代，唉！是个天生的大傻瓜，对安赫洛不能抱任何希望：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呆立着，面对窗户，口水从嘴角流出来。对于这个傻子来说，镇子里的某个小伙子，像塔德奥这样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小伙子，不必做更多的事，只要走近他，做个恶作剧，就可使他开心的了。唉，朋友，可恨的命运哟！

对于阅兵式时发生的插曲，塔德奥在讲完自己以陛下私人秘书身份参加的第一个国庆节后，作如下评论说："真有趣，庆祝仪式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小狗的恶作剧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不舒服。我说不知为什么，那是因为在如此光彩夺目的日子里，无论如何避免不了出现不和谐音符，可笑的插曲，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而这种间奏曲更突出了整个仪式的庄严性。但是，依我看，远不只是我一个人对罗萨莱斯的蠢行感到反感。庆祝活动结束以后，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同事们正在屏风另一侧对那个话题谈论得热火朝天。他们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根本不知道我在偷听他们讲话。索布拉尔维正在说笑，把另外两个女士——她们和索布拉尔维是我手下的全部人马——逗得都要笑破了肚皮。消息早就传开了。那天是节日，但他们在

值班,准备随时处理突发事件。索布拉尔维这个人很轻浮,很可能没有在办公室值班,而是偷偷溜走观看阅兵式去了。现在,他又说又笑,把字母 Z 和 S 特别区分开来[①],不时发出令人厌恶的笑声,在那两个女同事面前,把部长先生当做小丑似的嘲弄。我忍受不了索布拉尔维的表演。阿德利娅过分献殷勤,令我怒不可遏。堂娜安古斯蒂娅丝自己忍受着,同时也使别人忍受着她那拖得很长的更年期的变态行为。但是,我对这三个训练有素的鼠类尽量不露出厌烦情绪,因为他们至少了解办公室的管理制度,换句话说,总统府的习俗。我专门负责办公室工作以后,有个精干的班子,是我的福分,我只要一声令下——确切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传达命令——,他们便立刻行动起来,从来不忘记任何细节、要求,包括烦人的琐事,而我不大注意这些。直到今天,我仍然按照同样方式工作,让事情自行运转;像有人说的那样,博卡内格拉向我口述他的要求,我把机器开动起来,元首的指示会很快一一落实。不止一次发生过这种情况,部长们要通过政府公报,甚至通过报纸才能得知发布的有关自己部门的法规、法令。

"那天潘乔·克尔蒂纳晋升一事,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参加完庆祝活动回来,在总统府楼梯上,总统拉住我的胳臂,问:怎么样,阅兵式怎么样?好极了,是吧?特别是最后那部分,骑兵警察。那个潘乔可出了风头,应该给予奖励,应该晋升。塔德奥,我们给他个上校头衔吧。把任命书给我拿来,签字,让小伙子明天就大吃一惊……大吃一惊的是——附带说一下——国防部长马拉加里加将军。他第二天给我打电话,用最辛辣的口吻

① 有些人讲话常常不注意这两个字母的区别。

叫我年轻人，并且责备说：喂，年轻人，请您听我说……我已经对您解释了，事情是怎么回事：是陛下的命令，所以……‘年轻人，这可不能原谅。’他在电话另一侧吼叫起来，简直像头凶狮。‘我刚刚向总统先生提了个口头建议，他如果(我听他这样讲，感到很可笑；对，是这样)，他如果立刻批准的话，那就不能原谅您，小小年轻人，应该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呀！骑摩托的信使送命令去印刷厂时，难道您不能先送给我看一看？’他不想善罢甘休，看样子《商报》编辑部有人给他打过电话，想确认晋升消息是否属实，请他发表评论，而他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无言以对。再说，他做得也对，我承认这一点。按照他说的那样去做更好些。次日才把文件送给他，让他事后补救，已经为时太晚了：他早已是死尸一具了。于是命令没有部长签字便存档了。但是，这是无法预料的，一个人不可能照管所有事情。总统下达紧急命令，谁都得服从呀！那天，在主席台站了那么多小时，等阅兵式结束已经筋疲力尽。但我接到命令后，立刻打发门房给我买个三明治和一瓶啤酒，送到办公室。与此同时，我一边听着办公室人员有说有笑地谈论博士如何脚踢讨厌小狗，一边胡乱地写了几句话，稍稍改了一下，便按响电铃：喂，阿德利娅，火速，懂吗？火速给我准备一份国防部长命令，决定(笔录下来)重组国家安全局情报处，更换负责人，骑兵警察司令佛朗西斯科·克尔蒂纳晋升一级，授予上校军衔，职务和工作不变。该命令的原由(记下来，阿德利娅)是这样的(写下来)：完成任务积极性特别高，在指挥骑兵警察特种部队时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等等。

“我刚刚把小吃塞到肚子里，命令就准备好了，只等盖章签字。博卡内格拉几乎都没有过目(他对我如此信任)就签了字，然后把盘子往旁边推了推，因为我呈递文件时，他还在桌子上吃

饭。总统夫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邀请我说：‘莱盖纳，坐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吃点吧。’我本想推辞说刚刚吃过，谢谢，可博卡内格拉已代我回答说：‘他现在必须火速离开这里，去把事情办妥。’他转身补充说，‘确保及时送到印刷厂，回来后和我们一块儿喝杯咖啡……’‘即使是邀请，’私人秘书评论说，‘在博卡内格拉的嘴里都带有命令口气。’”

我常常自问，塔德奥的这种观察，是批评，是表达内心愤怒，还是有意流露敬慕之情。

我找不到答案，尽管我倾向认为所有那些感情都混杂在一起，只不过他本人没有完全意识到。一般地说，塔德奥觉得罗萨莱斯博士给他的印象大不一样——罗萨莱斯使他感到不安，令他不舒服，是一个难以揣摸的人——，而安东·博卡内格拉这个昔日的“穷光蛋之父”他却是理解的。他是否接受他、赞许他，还是不接受、不赞许，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是否敬慕他，畏惧他，尊重他，甚至憎恨他，那就很难知道了。不过，可以看出，他对他完全理解。谈到他，就像谈论天气，谈论一件根本不值得争论的小事一样。“即使是邀请，在博卡内格拉的嘴里都带有命令口气。”事情就是这样。这就足够了，是不是？

塔德奥·莱盖纳认为这一切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他对主人的粗暴和蔑视几乎不加注意。我早已看出，他讲述我伯父、可怜的安特诺尔·马拉加里加的不悦时是那样无动于衷，那样厌恶，那样冷漠。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点使我伯父丧了命。伯父是个软弱男子，对，他是这样。当然啰，他不该——现在说来，已经是事后诸葛了——当国防部长。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不像他们那样坏，而是恰恰相反，是个正人君子，是个有自尊心的军人。这个流氓置他于死地，太残忍，太不尊重人了！对于这个流氓来

说，唯一可悲的是，将军没有在命令上签字，没有履行这道程序，命令就存档了……我每每读到那几段文字时，就怒不可遏；这倒不是因为将军是我的亲戚，是个好人，而是因为有批恶棍暴露了出来，而我们恰恰在他们这帮人的手心里。我们国家当然要滚落到万丈深渊的边缘了；今天，我们国家在挣扎、哭泣、流血……

IX

他们相处得很好，尽管最后互相残杀、倾轧起来。是这么回事，忠实的秘书，看家狗，将要杀死主人。但是，这有什么关系？这并不说明他与主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像丝绸那样和睦，没有任何疙瘩。塔德奥以乡下人的狡猾，一直采取最被动的姿态，沉默、恭敬、服从、装孙子，不主动提任何意见。这样，他的上司，一国之首，便开始利用他，每次需要他做什么事时都考验他，很快把他作为不可缺少的可靠工具。可以肯定地说，这正是总统事先策划、希望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工具会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他的掘墓人。把话说穿了，这是恶有恶报。秘书是那样欣喜若狂地为博卡内格拉的专横、傲慢鼓掌，为自己的可鄙的胜利——这是其他人软弱、卑鄙、粗俗的行为为他提供的——得意洋洋。

说实在的，我们的公共环境已经恶化到那种程度，常常为他送去成堆的原料，供其制做污秽的宴席。这里，我从莱盖纳手稿中选取一篇有关一次宴席的新闻报道。这个乡巴佬（今天，我已经知道他这个地下作家的辛劳了，他只能欺骗不了解真相的人）

描绘了在国家文学艺术院为博卡内格拉举行的欢迎大会，我也有机会出席，得以从主席台的特邀来宾席观看大会场面。他对那次野蛮、卑劣的狂欢场景委实挖苦了一番，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十分气愤、沮丧、憎恶。

塔德奥厚颜无耻地讽刺说："仪式搞得好，很好。罗萨莱斯几天来一直为这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而奔波。今天夜里他可以高高兴兴地睡个好觉了；明天的报纸一定会有公正的评论，说这次大会筹办得好极了。我尊敬的总统已经当上了荣誉博士，现在又戴上了学术的光环。他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像其他国家元首做的那样，到时候展示出来，一齐展示出来：博士帽、院士佩剑、将军手杖、海军上将肩章，甚至——为什么不呢——红衣主教的法冠。不过，他并没有展示，有什么可展示的。我们的博卡内格拉不为那些小玩艺所动。他喜欢展示的不是小小饰物，而是他权力的唯一象征物，即从来没有从脚后跟上拿下来过的纯银马刺，尽管谁也没看见他骑过马……

"是这样，他穿着大皮靴，别着马刺，衬衣敞着扣子，坐在鹦鹉一样的院士中间，旁边是他的大名鼎鼎的公共教育部长（部长用委婉方式企图说服他，衣冠应该整齐；如果不穿礼服，起码应该让衣装庄重些，但没有达到目的）；左边是这个知识之家的院长，我们的硕果累累、年长诗人堂赫尔梅内尔多·德·奥尔莫，此人殷勤得近似卑鄙。他委实打扮了一番，长长的白发压在绿色天鹅绒脖领上，领子上绣着细小枝叶，散落着亮晶晶的皮屑。博卡内格拉坐在这两个人中间，劈开大腿，在别人做演说时，艰难地打发着时间。这还不够，他注视着天花板，手臂交叉着。抱在胸前，表情恍惚。但是，像我说的那样，大会还在隆重地进行着。当然啰，应该出席的人都出席了。留芳百世的笔耕人士都坐在

扶手椅上，盼望加入——早晚会加入的——这个最高文学艺术殿堂的人、记者、画家、西班牙文学教授、周末诗人，一个挨一个地坐在主席台上，都想成为众人目光注视的中心。

"元首当然要看几眼这些耍笔杆子的人，但对他们视而不见，这是合乎逻辑的。我本人呢，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个无名之辈，他们在谈话中把我当作无能儿。但是，当一个人发现我坐在总统身边时，那些人立刻对我肃然起敬，而这只因为我是大权在握的总统的私人秘书，是部长的学生。一个人如果被当作小猫丢弃在公路排水沟里，处在社会底层，愚昧，未开化，在他感受到写漂亮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诗作、在电台演讲的人对他的尊敬时，怎能不心潮起伏、激动万分呀。不应该否认这一点。那时，我对我们帕耳那索斯[1]的伟大人物，特别对卡尔梅多·萨巴塔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是黑人，也许恰恰因为是黑人才名扬四方，被承认和宣布为我们的年轻桂冠诗人；四十年来，他的名声一直不衰，谁也没有梦想夺取如此闪亮的桂冠。每个星期六，无论过去和现在，他都在《商报》颇有影响的文学副刊上发表无以伦比的抒情诗作，笔功可以与著名的鲁文·达里略[2]相媲美。但是，诽谤者很是耻笑他，说编辑部的加利西亚人罗得里格斯必须为他改正拼写错误和韵脚不整的诗句。可是，这位加利西亚人如此有能力，为什么不写几首诗呢？说到底，正字法和韵律规则都是些机械性的知识，任何人都能学会，只有像罗得里格斯这样卖弄学问的人才对此大做文章，只有文化界的伪君子才这样做。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了他们，

---

① 帕耳那索斯，希腊神话称是太阳神和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地。这里意为"诗坛"。

② 鲁文·达里略(1867—1916)，尼加拉斯诗人。

认识了这些人和那些人，认识了萨巴塔，认识了不是诗人的人，认识了所有人。为什么要谈这个呀？我每次遇到他们当中的人，都有意夸大自己举止粗俗，词汇粗野。他们是不是把我看作没有文化的野人？可是，当他们向我大献殷勤，请求我在行政上给他们小小照顾时，我可得好好享受一下，尽情地欣赏他们卑躬屈膝的丑态。这些不幸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个愚昧无知的人，这个徒有虚名的博士——我知道，他们这样称呼我——，还可以施展比他们高得多的文学才华。我肯定，我在报上发表几篇鬼东西以后，他们一定会慷慨陈词，过不了多久，还会送给我文坛荣誉称号，并且为把陛下的年轻有为的秘书吸收到他们行列里而感到骄傲。如果萨巴塔能把肥硕的臀部坐在大皮椅子上，难道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屁股移到一个破凳子上？但是，我从来没有那样做，我从来没有那个想法。一方面，只要想到参加那个拍卖浮华、虚荣的集会，就感到羞辱；另一方面，我喜欢从阳台上眺望这种场景，像我今天做的那样，而不是从大厅，也不是从特邀来宾席位上，是从不被人注意的某个阴暗角落——在这儿，我能看见别人，可是别人看不见我——眺望。这样，我看见元首穿着大皮靴、敞着衬衣，懒洋洋地坐在为欢迎他而汇聚起来的著名人士中间，感到开心极了。说句老实话，在社会学家托尼奥·萨拉列吉大谈特谈我们国语的特点时——这种表达智慧的语言，被我们的新院士、非凡人物安东·博卡内格拉的公告、演说、命令大大丰富了，因为他的语言风格极具特色，活泼有力，体现一种独特精神，表达一种崭新民族活力及对最高境界的追求，等等，等等——，我很想探测到像阳光下鳄鱼那样打盹的博卡内格拉在想些什么。总统的面孔没有任何表情。罗萨莱斯博士呢——我知道得很清楚，陛下的演说

都是他起草的——，对于他同事的冗长颂扬之词也没有反应。我邪恶地窥视着，想从他们面部搜寻到一点不安的、自我炫耀的、恐惧的或者别的什么表情。但是，我这个身材矮小的老师一直那样关注会议组织情况，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生怕出现差错，都没有注意那一切，甚至都没有想到新院士肚子里的唯一文采就是他用渊博之笔代写的力作。”

X

我不想抄录下去了，已经够了。不再讲述被压抑的高傲，被压抑的自负、隐藏起来的骄横；但是，特别不再讲述——因为已经没有谁能忍受了——那具有腐蚀作用的辛辣的讥讽，它像强酸一样，接触什么腐蚀什么。回忆录中的塔德奥·莱盖纳多么可怕呀，谁也没有预料到！在我们这个到处是东突西撞的人的时代，发现身上有个疯狂奢望的温床，只是一件相对令人惊讶的事，因为堤坝决口之后，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或者说，做任何事情都不是过分的。谁不把这位年轻秘书看做出类拔萃的钻营者，不放过一个机会，什么都敢做，表现得比实际上更粗野、更没有教养？甚至随便一个人都能够冒险预言他的最后命运该是怎样的：罪恶，惨败，因为总统周围充满争斗、阴谋、陷阱，总统个人只不过是个天真的可怜虫，没有心计，不会来事，充其量是个疯子、粗人。好一个可怜的乡巴佬呀！总统的真正智慧，他的力量确实与众不同，令人恐惧，因为那是魔鬼的智慧和力量。他的目光具有强大的腐蚀作用，能使其注视的所有东西挥发、消散、变空、腐

败、破碎,最后只留下薄薄一层可笑的外壳。腐蚀作用太可怕了,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完全意识到,仿佛有一种 X 光线,可以通过肌肉看到骷髅,看到走动的人原来是一具具骷髅在荒唐地舞动。那种腐蚀作用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在无意中产生效果,仿佛他本人不会自食其果,不把自己推向惨败结局;可是,瓦解、崩溃这条链条断裂得那样快、那样惨呀!

这就是回忆录的巨大惊奇之所在!那种目光中有道可憎的射线,可憎的、迷茫的射线,坦白地说,有时使我迷茫。谁都不可能想到,那架残酷的照相机,那块明亮、无瑕、暗藏的物镜,多年来一直把发生在上层的事件一一记录下来。塔德奥·莱盖纳使我隐约看到暴君和报纸总是冠以共和国第一夫人的那个女人组成的家庭内部情况,把我们引进傍晚的聚谈会,她有些无意识地(也许不那么无意识)扮演教唆犯的角色,滔滔不绝地讲话、嘲弄、欢笑,而博卡内格拉沉默、观察,观察、沉默,甚至让人们——人们听他演说、看他喝酒,觉得特别开心——忘记他是在那里窥伺,因为实际上那样的家庭聚谈会只是她一言堂,而他是一个顺从的客人,偶尔探出脑袋,并不参与讨好他夫人的谈话……另外一些时候,塔德奥在他的回忆中让我们看到孤寂的晚聚十分枯燥无味,你打呵欠,他嘟哝,总统夫妇在塔德奥·莱盖纳这个如此可靠人物不说声晚安便悄悄溜走、消失以后,只能相对而坐。

"他打着盹,一副凶相——塔德奥在一大段文字中这样说,它能使人了解这段历史是如何结束的,这段历史令人深思——,酒杯始终放在手边,眼睛眯缝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是,他那是在不知疲倦地筹谋计策,谁在支撑着公共秩序的大厦,谁保卫权力的圣殿?服务人员已经退去好久了,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值班报务员把脑袋枕在胳臂上打瞌睡或阅读一部永远读

不完的小说；楼下，连警卫大队的军官也可能躺下来睡了。留下的人感到乏味无聊。最后，我走开了。外面，城市、国家也进入了梦乡。周围的一切漆黑一团，一片宁静，前厅只偶尔传来一声吱呀声，时钟一秒一秒地走着。夜幕已经降临，残酷斗争几乎突然间停止了，这一下要停止好儿个小时。外面没有一个人等候唤他走近我的办公桌。我的办公桌是防洪堤，是阻拦冲击、急躁、各种大小野心的大坝，阻拦洪流，阻拦阴谋家的谎言、五花八门的引诱、骗局、谄媚、阴险、贿赂、暗箭、深夜谋划的诡计和冒险行动；他们看到那一切落空时，会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惊恐……已经停火了，人们都睡去了。此时此刻，我常常到空荡荡的大厅走一走，从阳台看看连个人影也没有的演兵场……"关于晨报为读者广泛描绘的官方招待会，私人秘书的报告很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报告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情节，揭示出丝毫不被怀疑的关系中的某方面详情。

私人秘书为我们提供的材料，有许多是新奇的东西，尽管不一定十分详尽，甚至不那么重要。有些时候，材料的重要性在事后发生的事件上表现出来，或者说，看看是否产生一点什么后果。就是说，其影响当时看不出来，只能事后闪现一点光亮。比如，塔德奥讲述博卡内格拉的习性时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他说总统是酒鬼时，远没有想到此事的历史意义，对其前途的影响；没有想到总统的习性对其个人悲剧的影响。他记录下这些东西，也许是为了满足诽谤的快感。他说博卡内格拉是个臭名昭著的酒鬼，这谁不知道呀？但是，有一点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莱盖纳解释说——，他喜爱，甚至可以说唯一喜爱的是国产蔗酒。"他对我十分信任，总是让我为他满酒——总统秘书莱盖纳写道——。他只喝蔗酒，不喝别的酒。在官方聚会上，大型招

待会上，甚至在不十分庄重的聚谈会上，都是要喝香槟、鸡尾酒，最重要的酒类是苏格兰威士忌；但是，在喝酒的问题上，我们的总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决不让步。谁也不能把他从他的白酒中拉出来，他每次都是从和威士忌酒瓶一模一样的高档大肚子玻璃瓶(对，要保持这种形式)斟出酒来，从外表上不让人看出。这样，他既不把自己之所好强加于人，又避免喝高档酒类的要人的批评。每当报纸登出总统在茅屋门口、在田间或者郊区简陋酒馆门前谈话的照片时，——他常常在这种地方停下一会儿，和满身油垢的主人聊天，当然也接受主人的盛情款待，喝上一杯——尊贵、高尚、衣着时髦的人一定赞赏他为了民众的口味而做出的牺牲。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什么所失，我可以证明。因为正是那同一种分馏物使他在少得可怜的家庭晚会上兴致大增；对，他把那同一种分馏物偷偷引进盛大聚会中；而我呢，当然啰，要为他保守秘密，给他当酒侍，把酒一杯杯地送上去，不能有丝毫间隔。不知多少次，一会儿工夫他目光就开始呆滞，表情僵硬，思想凝固，沉默不语，而他周围笑声此起彼伏，喊声不断。不知多少次，我没有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我们元首——许多人不了解元首，说他性格古怪，而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坦白地说，我突然想到，应该归咎于众人用来浇愁的那种东西发生了作用，正是这种东西在雕花玻璃瓶的保护下，当那些前军官、前记者、以前什么也不是的人，现在当上法官、司局长、银行家和部长的人同出身相似的外交官交谈而感到光荣时，当他们坐在自己高傲的妻子身边，掩饰兴奋表情，抚摩她们的胳臂或臀部而感到幸福、高兴时，使博卡内格拉得以同他的喜欢喝得醉如烂泥的心腹保持着接触……如果他们不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看到我们国家的白酒使元首射出猛虎样的目光，从而全

身颤抖不止。现在这些身体肥硕、衣冠楚楚的人，被酒精烧得飘然、悠忽，微笑着，根本看不到元首的目光。我不喝酒，只给他斟酒，我看到了……

“唉，如果人们善于观察的话，许多令人震惊的事不会让人措手不及，不少人能够及时避免大难临头，或者说躲过去。我感到奇怪的是，总统是那样盲目信任我。在他一杯接一杯喝酒时，他不知道我在他身边并没有醉意。在某些情况下，我只要顺着他目光的方向，便能看出他的想法。不久前多米尼奇发生的事就是一个例子。他被撤了国家信贷与救济银行行长这个清闲职务，关到城堡的牢房里。所有人都感到很突然，十分震惊，但我并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因为三天前举行舞会欢迎墨西哥大使，在我等着元首喝完杯中最后一口酒，再给斟满时发现他死死地盯着多米尼奇，目光冷漠，持续了很长时间，同时嘴里嘟哝了一句围在他身边的谄媚者爱听的话，我立刻意识到多米尼奇的大限到了。但多米尼奇没有注意到这些，仍然在大厅的角落里同美国商务参赞密谈。这位先生谈得那样专心致志，都没有感到博卡内格拉射来的厌恶目光。博卡内格拉尽管好几杯酒入肚，但看到了我正顺着他的目光，猜测他的想法。第二天，他还没有忘记这件事。一大早我送去几份文件请他签字时，他一边用小勺搅动咖啡，一边都不看我一眼便问道：‘多米尼奇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知道吗？’接着又补充说，你年轻，又一点也不傻，应该注意观察许许多多事情。也许正因为这件事，他才认为我不傻，希望我好好学习。他看到我什么都知道了，便派我和潘乔·克尔蒂纳逮捕了多米尼奇，并且关押起来。与此同时，财政部长命令查抄他的账目，没收现金、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连个人用品也不放过。多米尼奇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头号新闻！

另外，他是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总统陛下为什么突然决定告诉我这一点，我至今还不明白。”

XI

“无论怎么说，从涉及我的事来看——塔德奥继续说道——，好像十分清楚，总统信任我，所有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特别关注的事，他都派我去处理。这些事并不总是带有危险性，也不是怯夫懦汉常常认为的那样令人不快。在悲惨事件之间，不时插入小丑的表演，如同古典戏剧那样。

“我们可以称之为劫持圣婴的插曲，就属于这种性质。在这个传闻、话题、耸人听闻的事件都议论了一个星期时，国家元首特别推荐我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艺术、科学、文学学院举办的民间艺术与土著习俗展览会上（简而言之，是由图托·拉米雷斯举办的），丢失了一件艺术品，即圣婴。这消息很快传遍全城，报纸立刻——当然要这样啰——以大字标题做了报道。于是，‘劫持’事件很快披露了出去，为什么不披露呢？我记得，展览会共展出二十八件同类艺术品，今天已经全部交由博物馆珍藏。其中有九件是襁褓中的圣婴，三套朝圣博士，四件基督，四件圣母，其余的是各种颜色的圣神，全是民间艺人制做的艺术品。就是说，是技术娴熟的民间艺人之作。雨季农闲，无事可做，他们使用折刀在软质木棒上雕刻圣像。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些玩艺儿没有任何价值，尽管现在人们都翻着白眼欣赏、赞叹……我刚才说了，圣婴失盗很快披露出去了。但还不止于

此，劫持犯的名字也很快知道了。

“事情很严重，据推测，劫持犯并不是排队参观展览的学生，也不是一般的小偷，甚至不是塞拉芬·洛维拉那样的有名惯偷——开始时，他是重点怀疑对象——，而是——真没有想到——我们国家排名最前的几位荣誉盖身的人物之一，即诗人卡尔梅罗·萨巴塔院士。如何查出来的呢，我无法确切知道。我只知道传闻是真的。当风声越来越紧，人人皆知、无人不晓的时候，这位著名诗人在展览会闭馆时大摇大摆地来到那里，手里拿着一个神秘的小包，问展览会秘书长在哪里。他走进图托办公室以后，关上门，郑重其事地交出一件东西，可那不是被盗走的圣婴，而是用熟石膏精心制作的圣婴，摇篮四周画着五颜六色的麦秆，他说那是他在圣品商店买来的，用来替代原来展出的那件丑陋之物。他还说，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趁我们羞怯的姑娘、妇人以及学生还没注意到时把那件丑物拿走，以示抗议，同时也是为了尊重观众，净化公共环境，等等，等等。大家早就知道，这位伟大诗人有说不完的漂亮托辞，从来不会理屈词穷的。他为自己盗走圣婴这种行为辩解，说是尊重观众，净化公共环境。为什么说是尊重、净化呢，下面会清楚的。图托·拉米雷斯作为展览会秘书长，断然拒绝接受用这个来替代圣婴——他有充分理由这样做，——说这个不管多么漂亮、精美、雅致，终是现代工业满足我们时代宗教爱好的产物，决不能替代展览会上的那件小艺术品——如果愿意，可以说它是简陋的艺术品——，它包含着民间艺人的灵感，其价值——他强调说——恰恰在于无名艺术家的粗俗、纯贞，表现出了我们民族的才华。诗人卡尔梅罗·萨巴塔也不示弱，他勃然大怒，气得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对图托解释——看那样子像是解释——说，他只是为了尊重那个圣婴所代

表的人物，才没有把那个圣婴摔在图托的脑袋上或塞进他嘴里。但是，图托知道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也不想补救他的不敬神明的过错。'好吧，随您怎么做好了，堂卡尔梅罗——图托回答说，他气得脸色煞白——。我把事情反映给上级，就完成任务了。'图托一边说，一边有条不紊地收拾桌子上的文件，好像那个诗人根本不在面前似的。这位诗人呢，也是一副高傲表情，啪的一声关上门，走掉了。当然啰，图托·拉米雷斯立刻向上级做了汇报。他的上司存心不良，委托公共教育部长堂路易西托·罗萨莱斯介入此事，把盗走的艺术品要回来。每当元首单独召见这位部长时，这个可怜虫都是提心吊胆的。'什么事啊？'他经过我设在前厅的办公桌前面时，这样问我。我总是用玩笑回答他：我用右手拇指在脖子上划一下，意思是说勒死。然后，立刻用同一个指头指着陛下的房门，并遵照后者的指示，跟在他后面走进会客厅。当堂路易西托听见总统指示他去做那件事时，先是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又惊恐起来：'我？'他恐惧地说。'您，当然是您；部长先生，不是您，是谁？'博卡内格拉反驳说；表情冷漠，'您，博士先生，必须给我调查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天国的里拉琴手去偷窃，并且要说服他，为了祖国利益把圣婴送回来。这样的话，只当他开了个玩笑。''好，好；可是，您，元首，您知道卡尔梅罗为人一贯如此！您不会不知道，说到教养，诗人并不是很诚实的。他一定矢口否认，因为这个人十分傲慢，而且说不定会做出对我失礼的事来……'堂路易西托说，想给自己的固执添上一点欢快语调。'唉，不会的。决不会的，'总统用讥讽语调说，'您，博士先生，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情，不过，我认为不会发生，如果真的发生，您就威胁说通过法律程序，把事情移交法院处理，您会看到他必定会来向我表示后悔。对，小博士，会来向我表示后悔的，

您应该相信，别怀疑。另外，'他最后说，'为了防备万一，让塔德奥·莱盖纳陪您去，他年轻，身强力壮。听见了吧，你陪博士去。'他现在向我转过身来，补充说。

"他是想有个人给他讲讲发生的事，听了以后好开开心，开怀大笑，因为第一次交锋之后，图托·拉米雷斯给他详详细细地讲了情况，他感到很有兴味。除了我这个可靠的私人秘书之外，还有谁能成为更好的见证人呀？……在那之前，我和诗人卡尔梅罗·萨巴塔的接触几乎是个零，尽管从我那天堂般的文学纯贞时代就对他的名字、人品和著作十分熟悉。那是在圣克斯梅，加利西亚人路纳经常把过期的《商报》星期天副刊借给我阅读，他说是为了供我消遣。后来，来到首都，在我学习期间，堂路易西托·罗萨莱斯认为认识那位大诗人——我在家乡时，就学过他的诗句——，对于我的教育大有裨益。一天，他事先联系好，并说这是为了想尽快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我去拜访他。那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纯贞幻想向艺术殿堂走去。对此，我至今也不感到羞辱，卡尔梅罗·萨巴塔毕竟是个大人物。他让我等了一小会儿之后——这是合情合理的——接见了我。他坐在写字台前面，把笔插在笔托上，右侧放着闪烁着光彩的漂亮的维多利娅[①]石膏像，另一侧是有名的艺术烟缸，上面有堂吉诃德骑马图，都是教育协会的夫人们在最近纪念他步入诗坛五十周年时——全国都举行了活动——赠送的。诗人听到我的咳嗽声，从沉思中醒过来，友好地欢迎我。他很热情，像慈父一样。他用几句简洁但深思熟虑的话，让我懂得诗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为社会呐喊，是社会的灵魂和圣子。'不幸的人民哟——他感

① 维多利娅雕像于1863年在希腊萨莫色雷斯岛上发现。

叹地说——不幸的民族哟，你们不知道重视、尊重、称颂自己的诗人……’‘这是卡尔梅罗教授给你的全部东西？’我后来给罗萨莱斯博士讲述会见情况时，他这样评论说。他再没有让我去诗人家里，而是高高兴兴地想用他那讨厌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把我引进文学大门。现在，多年之后，博卡内格拉逼着他去同诗人争吵，解决后者偷盗圣婴这个棘手问题，唯一的目的是想看热闹。他打发我去，是让我做见证人，为他个人讲述同诗人交涉的情况。

“可是，事情并不像陛下预料的那样令人开心。可怜的堂路易西托那天没有采取果断行动。直到第二天他才怯生生地开始行动，用电话线把他胆怯的面孔和诗人的大嘴巴联接起来。说他已经知道了展览会上发生的事情，希望问题愉快地解决，如果诗人肯到他办公室来转一圈，以友好方式解决，他将谢天谢地。诗人把圣婴拿在手里，如同拿了个滚烫的土豆，很快亲自找上门来。这次不是拿一个，而是两个小包，一进来就一起放在我正在写字或他到来时装着在写字的桌子上。看样子，他是来和好的，态度平和，或者说起初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解释说，他参观展览时发现圣婴形象丑陋，很不成体统，脑袋一阵晕眩，所以才把那亵渎神明的雕像拿走了，不是偷偷地，那是卑鄙的诽谤，而是大摇大摆的，所有人都知道此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痛痛快快地把原因说出来……’罗萨莱斯督促他说。这时，我们的诗人一声没吭地把放在我桌子上的小包打开一个，打开（当然啰，是他偷走的那个圣婴）以后，说：‘部长先生，您看，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说完便露出一副胜利者的表情，他内心很是不安。堂路易西托戴上眼镜，仔细观看那件东西，过了一会儿问道：‘有什么特别的？很漂亮吗，谈不上是个丑八怪，不过……和其他艺术品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

别。'

"屋内一片寂静,我感觉空气中燃烧着诗人卡尔梅罗的熊熊怒火。他向我(我一直装着忙自己的事情)转过身来,控诉说:'喂,年轻人,请帮个忙,部长先生是个瞎子,请您看一看。'我凑到圣婴跟前;这时,萨巴塔用手指着,对,诗人用僵硬的指头指着裸体圣婴的大腿内侧。真的,我应该坦白地说,那个东西有些夸大,相当夸大。这件雕像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艺人想像出来的。过分突出男性生殖器官,而那样幼小的孩子,稍稍有点象征物就足够了。决不应该夸大。'啊,那个呀!'在我放声大笑的同时,博士高声说道:'民间艺人的刻刀一定在那儿遇到了木结儿,在二者必取其一的情况下,宁愿过些,而不要不足。这就是一切。'可是诗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可能不是因为我大笑,而是因为部长反应冷淡的缘故。他振振有词地申辩说:'您一定懂得如此亵渎神明是不可忍受的。我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决不允许出现这种事。只为这一点,我才把这东西拿回家,并且立刻买了另一尊圣婴像,准备送给博物馆,不让任何人曲解,说我贪小便宜、偷拿东西。谁会干偷鸡摸狗的蠢事呀!'他一边说着一边做祈祷,用肥胖的小手打开另一个小包,在圣品商店买来的圣婴露了出来,它的肚子还用薄纱罩着呢……'我的尊敬的朋友,我感到很遗憾。请相信我,我从心底感到悲伤。但是,事情已经闹到这种程度,您提出的二者互相交换,是不能接受的。请允许我说句难听的话,您做事太轻率了,应该三思而后行。'看得出,说这番话时的罗萨莱斯博士的目光躲闪,回味着自己说的话。但是,我观察着,卡尔梅罗·萨巴塔的面孔变得铁灰,尽管罗萨莱斯博士的话说得很谨慎,但我们荣耀盖身的诗人听了犹如喝进一杯毒药。'当然啰,您提出的异议——博士继续说道——,您对

那尊圣像提出的异议,应该受到重视,尽管我要说一句老实话,我看不出民间雕刻家有什么邪恶之意,充其量是技术不娴熟。不过,话说回来,您本该谨慎些,去找展览会秘书长,或者来找我,我们……'诗人骄傲地打断他的话:'您竟然,您竟然说我不谨慎。您还有什么贬词!'他喊着说,怒容满面,眼睛射出杀气腾腾的光芒。'部长先生,您应该知道,您还是在决斗场上为您的侮辱付出代价吧。我这就去找见证人。'

"这时,我回过头去,仔细观察我的堂路易西托。我发现,他本来是很平静的,现在站起来,眼睛冒出愤怒的火焰,但那只是一颗小火星,他立刻用轻柔、亲切,特别平和的声调对诗人说:'喂,卡尔梅罗,听我说,请不要对我犯傻。'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一个人经常和人打交道,但谁也不会知道每个人肚子里装着怎样的坏水。卡尔梅罗低下眼睛,看着地板,他的战利品在那儿闪着光彩。过了好一会儿,才决定说点什么。他的声音悲苦,那是久思之后的话:'事情不能这样不了了之。您如果不和我决斗,我将去找图托·拉米雷斯挑战。'"

XII

我发现,不知为什么被那烦人的回忆录的水流拖出了一段距离,离开了我做笔录的想法,即:只想搜集些材料,于某一天安安静静地坐下来,阐述我的观点,写部关于我们现代灾难史。如果说刚刚摘录的章节对此有些帮助的话,那就是揭露了安东·博卡内格拉政权把我们推进了迎合、奴卑、丑恶的气氛之中,同时

勾划出这位暴君的道德肖像，以及这位秘书——他最后成了杀害暴君的凶手——的可恶面孔。

这些都是题外话。不过，也有个细节不想略而不谈，我个人认为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那是在第一夫人的聚谈会上的一次谈话，我们不说它是争论吧，提到了卡马拉沙那篇引起众多评论的文章《怎样制造一个国家》。文章发表时，掀起一场小小的风波，没有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我是说，暂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因为远期后果会有的，而且会很严重，对作者来说，是无法补救的。谁不记得那篇倒霉的文章呀？词语粗鄙，语言嘲弄，其目的是埋葬爱国主义感情，推销怀疑主义，怀疑不应该怀疑的价值。此文就登在那里，登在《商报》的合订本上，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看，持将信将疑态度的人可以翻阅一下。我对这篇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卡马拉沙假借梦境，企图看到他那阿尔梅里亚人（我们的这位先生是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这个荒凉、干旱、痛苦省份的人，它的儿女由于贪图享乐而背井离乡，常常到北非谋生）的热望，与摩洛哥发生的事件是对休达和梅利利亚[1] 主权的问题引起的。穆斯林派遣船只在阿尔梅里亚登陆以后，立刻发表声明，宣布这个古代游民王国从西班牙独立出来，成为自由之国。这一可笑事件给卡马拉沙提供了机会，嘲弄全世界，特别是嘲弄像我们这样弱小、年轻国家能够做出的努力，我们国家过去就做出了巨大努力，以保护自己的光荣，或者说，保护起码说得过去的传统，可以使国民感到骄傲，政治演说家找到引起轰动的话题，学校老师选出可供学习的榜样。

后来，《商报》总编辑（他有些疏忽，只觉得文章奇异，看也没

---

① 这两个地方为西班牙和摩洛哥共管。

看就签字付印了；他以为讲的是老话题，或者无关紧要的话题）说那篇文章是一颗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后果比人们想像的严重得多。起初，没有任何反响，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没有，第三天也没有。第一个反应的是西班牙公使，人们立刻获悉，他向国家外交部发去一份谨慎的照会，提醒注意说，开这类玩笑可能带来不良后果，混淆视听，怀疑西班牙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他，我是说这位西班牙外交官，还哀叹说，开玩笑的竟然是他的一个同胞，不管如何遮遮掩掩，都对如此欢迎他的国家不利，因为这种态度有损于西班牙的高尚形象……过了三天，终于在《画报》上登出一篇短论，没有署名，题目是《阿尔梅里亚不是美洲，我们也不是傻瓜蛋》，猛烈抨击某个人物的侮辱，此人滥用我国的热情好客——我们应该知道，都热情好客得失去理智了——，甚至嘲讽最纯贞的爱国感情。随后，又连续发表几篇措辞强硬、语气愤怒的文章，攻击那位不幸的记者，其中一篇特别恶毒，刊登在《军队与国民警察公报》上，标题是《一篇奇文》。

说到这里，我澄清一些事。塔德奥还指出，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我——那个无赖皮内迪托，那个小蝌蚪——是那篇文章的作者。这种说法在总统府的一些人中间也传开了，所以，我看现在把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删掉，并没有什么用。尽管塔德奥和当时在场的人中好几位都已死去，但那些事情依然存在，人们仍然谈论、评论、揣测，甚至把传闻说成确有其事。如果现在不再雪上加霜，那一切将对我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清楚地知道，这些日子又有人放出风来，说我告发卡马拉沙，从而导致他被害。所以，我宁愿勇敢地面对现实，把事情彻底搞清楚，让每个人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因而，我不否认《军队公报》上的短文是我写

的。必须有个人出面对付那个蛮汉子，像在堂娜孔齐娅主持的聚谈会上大家一致说的那样。把事情搞得圆满，不留下一个问号。这个人就是我，恰如随便一个人一样。其实，那篇短文并不是我主动写的，而是受到我已故伯父、国防部长马拉加里加将军的鼓励，他希望有机会从奥罗里斯老家伙管理的资金中捞一把。我敢肯定，如果没有他的上司、国家总统的同意，我伯父也不会介入此事，因为后来从那个莱盖纳讲的事情中分析看，他谴责短论是篇恶毒文章，那是装出来的，只是为了与可爱的妻子反其道而行之。陛下甚至发表意见说，只有我这样不讨他喜欢的人能用短短几行字写出那么多阴险内幕来。而她则相反，对那个无耻的西班牙记者大发雷霆，说怎样惩处都不过分。她把我的短论同卡马拉沙的文章相比较，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回答。除此之外，我还要高兴地指出来，总统夫人并不是唯一维护我那篇抨击文章观点的人。那个可怜虫想尽一切办法干扰所有人，对这些人来说是一种原因，对那些人来说是另一种原因，从他那模棱两可的话可以引出五花八门的解释。我多次辨别了出来，觉得十分荒诞。特别是，他企图透露出来的暗指、暗示几乎都很牵强。有人甚至贸然说，那篇诽谤性的文章就是在西班牙使馆炮制出来的，意在嘲弄我国，西班牙公使的抗议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以证明那篇文章与己无关，把那颗钉子钉得更牢。这一荒唐说法像所有荒唐事一样，传得很快、很广，它是出自——或者说，至少人们是这样想的——卡尔梅罗·萨巴塔之手。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卡尔梅罗·萨巴塔对卡马拉沙讲阿尔梅里亚诗人佛朗西斯科·维利亚埃斯佩沙的那些笑话特别恼火；他在文章中说，在当时尚未收复的阿尔梅里亚大地生下来就是诗人的后者，是新大陆诗坛的光荣。“卡尔梅罗在胡说八道——博卡内格拉斩钉

截铁地说，往嘴里灌了口酒后又补充道——，哼……人们如果看到卡马拉沙的文章使我开心的话，那么……”

最后一个词是：赦免。于是，卡马拉沙放了心。

我是说，他那时放了心。但后来可能发生什么事，谁也无法预测。定时炸弹，已经被遗忘的定时炸弹，最后炸死了制造定时炸弹的人。可是，我有什么过错，即使用比例法也不能把我牵连进去呀？我们如果认真想一想的话，我们所有人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都有责任；无论怎么样，我们大家都逃脱不了应负的责任。我现在落到这种地步，真有些可笑……

XIII

在博卡内格拉统治之下，我国形势很糟，糟透了。如果没有他的煽动，我们决不会滚落到这种地步。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深渊之底回眸、观察那个暴君，正是他的形象现在使我们同不可挽救的形势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事情都是相对的。他虽然如此声誉扫地，但如果需要的话，他能够找到求助的人，或者说，总会有人帮一把的……我根本不想保护或原谅总统夫人堂娜孔齐娅。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些年来，对博卡内格拉的积怨大部分是她，他的妻子煽动起来的。不过，今天，这个不幸女人的结局十分可怕。她的罪行不是轻微、可饶恕的，其影响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她已经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可怜的第一夫人哟，一下子从无限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变成茵马古拉达监狱的阶下囚。她在遭受各种侮辱和苦难之后，说不定死在某个疯子

的手里！安息吧！她轻浮，有野心，专断，常常失去理智；对前来请求她庇护或与她谋划的人，她都露出一副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表情，企图统管一切，垄断一切，对什么都不屑一顾。但尽管如此，她的残暴之中还有一点宽容，她那点火就着的坏脾气不乏大度的一面。我记得，在我撰文抨击卡马拉沙的问题上，在她的一肚子坏水的丈夫一时心血来潮，站在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西班牙记者一边时，她却毫无保留地保护我。现在，比如说，如果某一天我被指控杀害他的话，谁来保护我呀？特别是，我伯父、可怜的安特诺尔死了以后，他的遗孀、荒诞可笑的洛雷托同第一夫人的友谊，即使依然是某种安慰和保护，但事情很难说了，我说"某种"，原因是我伯父、国防部长安特诺尔·马拉加里加活着，和依靠一个仇视其丈夫一侧所有亲属的女人，完全是两回事，何况她还满身怪癖呀。可以想像得出，安特诺尔突然之死使我感到多么悲伤，不知道将对我产生多么大的恶劣影响。为了谨慎起见，我暂时不怎么和部长遗孀接触，我对她从来没有很大好感，当然别人看不出这一点。于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和她的亲戚、被保护人、年老体弱的奥罗里斯的接触越来越多，我有很多合适的托辞同他密切往来。我利用这种或那种名义，不时地从他管理的资金中搞出一些钱来。这样，什么也不会妨碍我到他家里去(他在家里办公)，甚至常常留在那里，和他打牌一直到深夜。也许因为这一点，也为了不间断地陪伴他度过漫长的夜晚，奥罗里斯老家伙为我半打开着面包袋子。一个人在特殊、专用的幌子下掌握一笔可观资金，暗中做怎样的手脚已是公开的秘密。说到我，我有什么办法？我要继续活下去呀，不是吗？再说，他也是好心，我和奥罗里斯终究沾亲带故，我是已故马拉加里加的侄子，他是其遗孀洛雷托的伯父……

一天，奥罗里斯给我讲到她发生的痴情之爱。这件怪事我后来也从她嘴里直接听说过，添油加醋，绘声绘色。这位有名夫人想得到上帝的启示。她总是这样幻想着。那个众所周知的二月二十八日国庆节的第二天，正是他们夫妇银婚纪念日，他们想邀请友人参加家庭聚会。为筹备这次聚会，她，洛雷托，这里顺便说一下，忙得四脚朝天。聚会时，安特诺尔当然不会丢弃他的习惯了，喝了一肚子酒。当最后一位客人终于走了以后，她爬上床，筋疲力尽得一下子就睡了过去，做了个十分奇怪的梦。她梦见丈夫……但不是安特诺尔，不是；不是那个安特诺尔，他的声音含混，有些难听，那是神奇之灵（是神奇的显灵，我肯定——她讲那事时得意地说——；好像光彩夺目的圣心，或者是大天使加百列，或者普萨，几乎还是个年纪很轻的人呢，我不久前在一本小说中读过这种情景），总之，是神奇之灵，是安特诺尔，又不是安特诺尔，不停地讲话，她每个字都记得一清二楚。神奇之灵说："洛雷托，二十五年来我一直以丈夫的名义呆在你身边，但你没有认出我，也没有注意我是谁。所以——你应该注意一下——，你那样想生儿子，结果一直没有生。我作为军人，做什么事都是准时的，每个星期六聚会回来之后，我利用一点时间，这你清楚，履行我对你的夫妻义务，尽管你常常不怎么热情——不止一次又是打呵欠又是嘟嘟哝哝抗议——地对待我炽烈的男性冲动。但是，结果呢，一无所获！现在，事情已经铸成了，没有试验的机会了。我在和你永别之时，想告诉你我是何许人也，然后再离开你身边。"神奇之灵发表这个古怪演说之后，俯身凑到她耳边，清晰地，十分清晰而确切地说出一个名字，然后立刻消失了。可是，哎哟哟，在那一刻，那个名字犹如一道亮光，犹如一条明亮而甜蜜的闪电，瞬间从记忆中消失了，也可能因为惊恐、慌

乱和随即发生的一切，在他的全篇演说中只有那个关键的字不翼而飞了。她从来，从来没有记起来过。她顷刻间醒了过来，呼吸急促，心脏都要从嘴里跑了出来似的。她醒来以后，在床上翻了个身，急切地去拥抱丈夫，消失的神奇之灵。他刚刚赐予她美好但令人不安的启示！最为可怕的是，安特诺尔还在，在她身边，对，在她身边，但已经僵硬、冰凉，那是一具死尸。这是事后报纸在沉痛的讣告中说的。医学专家做了必要的化验，证明他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她马上点上床头柜电灯，满脸惊色的夫人发现躺在身边的是(什么灵不灵的?)一个粗鄙的伪造物、仿真品，可卑的假东西，是安特诺尔的一堆肉，直棱棱的胡须，一副可笑的怪相。受到这种惊吓，还能记起在她耳边轻轻道出的那个甜蜜名字！

"您想想看，事情发生以后，我怎么不想方设法、努力地记起那个神秘的名字呀。我常常觉得这个名字跑到脑海里来，像常人说的那样，就在嘴边上。我感觉得到，我轻轻地听到，但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连个影子也没有！您应该知道，我绝望得都想大哭一场。我对您发誓，我死之前，哪怕听见一次那个声音，看见一次同我生活那么多年的神奇之灵(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最后一刻让我知道了)。也好呀，不然，我死不瞑目呀。他为什么那样？我还没有失去希望……"

这是过了很长时间，在共济会大会期间洛雷托亲自对我说的。那时，她已经搬到总统府里，为她的女友，即第一夫人与总统私人秘书的不正当关系穿针引线，把自己的卧室借给那对情人秘密幽会用，并为他们守门……女人之间如此友好，无条件的忠诚——她们好像结成联盟对付世界似的——，一直引起我的注意。毫无疑问，这种忠诚是十分卑鄙的，不过，同时也很动人

心弦！没有任何诱惑，任何原则，任何别的责任、感情或义务能够攻破这种联盟，只有在魔鬼把她们拖进某个爱的情结中才会崩溃——那是，该是多么强烈的崩溃呀！总统夫人堂娜孔齐娅和洛雷托从未发生过类似的误会，从未发生过正面冲突。她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死，我是说持续到总统夫人死，甚至在她死后，这种情况有时还会看到，但是，我不好提前把事情讲出来。

XIV

在我伯父安特诺尔入葬、隆重葬礼之后，堂娜孔齐娅便把伯父的遗孀、她的形影不离的洛雷托带到总统府，和她住在一起。这两位夫人被一种史前友谊连结在一起，人们常常用“史前”这个字邪恶地暗示那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两个女人都还不认识她们的未来丈夫，因此，连做梦都没有想到，随着岁月的流逝会登上高高的宝座，一个入主将军宫，一个入主总统府。两个人的命运几乎同时以难以想像的方式改变了。但是，在她们生活的新的环境中，不但友情依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且日益加强，更加丰富多彩。这样，当博卡内格拉捞到国家元首的第一把交椅时，光彩照人的共和国第一夫人和她的女友、现在已经成为马拉加里加将军夫人的洛雷托，一块儿密谋让我不幸的伯父进入内阁。洛雷托说服了那个可怜的安特诺尔，堂娜孔齐娅则负责做博卡内格拉的工作。这样，一个老将军进入内阁后，支持、保护并以自己的工作提高穷光蛋之父及其可憎政权的声望。我肯定地说，那个女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她已经成了我的伯

母——得到了许多好处，但第一位的是气我们，伯父的亲戚，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讨厌她。她十分清楚，只有让安特诺尔再弄个不称职的位子，对，又一个不称职的位子，这最能气我们，别的也许气不了！……

后来——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她利用已有的影响安插人员，第一个就是令人生厌的奥罗里斯，在公布她与马拉加里加将军的银婚消息之前，谁也没有想到奥罗里斯有这么一个侄女，尽管他以前就已经获取——谁都不知道是怎样获取的——军中文职出纳一职，为下级军官报销支付津贴、饮食和差旅补助费。现在，他当上了专项用款管理员，这个职位的报酬更为丰厚，同时又不引人注目。这位可敬的老者利用掌管的资金——由于资金的特殊性质，而不必接受财务审查，虽然都以现金支付——，任意地，可以说顺便放放高利贷，从而可以把全部心劲和脑力用在这上面和打牌上。

另一件也必须承认的事是：洛雷托并不像第一夫人那样，新的地位可没有使她感到晕眩，高峰之上空气稀薄也未能使她头昏恶心。话说回来，她这个人并不坏；在这先是顺利、后是不幸的年代里，我看到她如此活动，倒与她和解了。她施用各种计谋，得到我伯父安特诺尔的欢心，在这一点上她根本不需要有亚斯帕西娅[1] 那样的才智，因为那个可怜的汉子既不聪明，也不亮节、潇洒、灵敏，而是一个庸人。说到好不好，应该说是个大好人，好极了，看到这一点，他那许许多多的弱点就可以谅解了。但是，他选择洛雷托这种灵与肉的女人做配偶，就说明，而且绝

[1] 亚斯帕西娅（前470—前410），古希腊宫女，伯里克利的情妇。她家经常汇聚雅典最著名的天才人物，包括苏格拉底。她不但容貌超群，还在政治上为伯里克利筹谋划策。

好地描绘了他是个大好人,这是我的看法。对,我一直这样说,她得到了他的欢心,并且正正当当地结了婚。不过,另外一点也并非不那么确实的是,她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便安心地用她有限的智力为另外一个人效劳。但是,谁都知道,良好的愿望如果引导不好,常常变成罪恶目的的工具。洛雷托头脑里一直浮现着神奇之灵的影子,又是个狡黠的世故女人,那么长时间都为女友堂娜孔齐娅做可悲的帮手,使其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当初是鼎盛时期,博卡内格拉处在权力的顶峰,妻子奏出古怪音符,在他专制统治的闹剧里汇入可笑的打击乐声。之所以他的罪恶勾当——尽管以阴险形式出现——迟迟没有暴露出来,也许应该归咎于暴君的残忍行为没有像那个女人展示的可笑言行、反复无常、轻浮和高傲那样引起强烈的不满。毫无疑问,承受这一点要比屈从于可以感受到的恐惧更为卑劣。但是,与此同时,多彩的,甚至粗俗的插曲给聚谈会提供绝好的食饵——人们正闲得无聊,张开大嘴等待吞食呢——,为搬弄是非的人送去有滋有味的嘲弄笑料。这样,人们不断地把愤怒发泄出来。这期间,第一夫人的众所周知的形象,淫荡的,特别是浮华、专断、鲁莽的形象,我们这些无法忍受现政权的人感到十分惊讶;可是她的密友洛雷托不仅默认、谅解——这是可以预见的,也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被动、甚至主动地为其献计献策,这真让人难以相信。总之,她享受着公主都享受不到的快悦。我不想在这些事情上兜圈子了,只讲一讲"凡尼"的小插曲吧。"凡尼"是一条有名的日本母狗,美国国务院,甚至国防部的档案里都可能有它的材料,因为如果美国大使不友好地介入的话,我们的总统夫人不可能从其心爱宠物之死的悲痛中摆脱出来。"凡尼"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有一双蝙蝠样的大耳朵。

但它是一个奇异的品种，十分珍贵，体态娇弱。对她来说，这个小动物就是她的饰物，她的爱，她的情趣。一个悲伤的日子，小动物的柔美灵魂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尘世，飞向天堂。都差一点为它举行全国哀悼日了。魅力无穷、聪颖绝伦的小狗之死成了报刊、电台的热点新闻，称这一悲剧事件使那位贵夫人沉浸在无比痛苦之中，电视台还播放一张照片，笑容可掬、幸福无比的堂娜孔齐娅怀抱"凡尼"。甚至为这小动物谱写了挽歌，或者说抒情碑文，那是不知疲倦诗人卡尔梅罗·萨巴塔之作，发表在《商报》星期日文学副刊上，并且饰有黑框……面对公众如此的哀伤，外交使团的官员们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向第一夫人表达哀悼之情。但真正棘手的问题不是落在英国女王代表、西班牙特使，也不是思想敏感的意大利大使、知识渊博的法国大使——这里没有谈及兄弟般的共和国——的头上，而是落在——谁能想到呀？——北方的巨人头上，对，格罗先生头上，他对第一夫人的愚蠢言行留有深刻印象，答应立刻给她弄到一条小狗，和死去的"凡尼"一模一样。很明显，找到那个品种的小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在什么东西都有的美国有可能找到。结果真的找到了，并且动用一架军用飞机送了来。"凡尼"刚刚埋葬几天，现在重新出现了，有了光荣的继承者。

这一切都是愚蠢的，这样说我同意。但是，和第一夫人的私下放纵，特别是和那个最后把塔德奥·莱盖纳卷入进去的阴谋相比，其重要性并不值得一提；那个阴谋驱使塔德奥·莱盖纳做出了那样一件事，其结果对他们两个人和整个国家都是致命的。日本小狗事件只表明她在炫耀自己、突出自己时并不十分伤害别人。如果说此事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是因为除了有美国

佬——单单他们的存在，就常常在我们中间引起愤怒——的介入外，那种浮华从化学角度讲是提纯了的。当然啰，猛烈批评北方巨人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想像不到这个巨人的不当热情，会变成多么锋利的刀子。

作为这个事件的补充材料，请看西班牙公使在众多例行报告中的一份上提供的说法。他用装腔作势的笔锋向上级讲述了那条日本小狗——国家元首夫人的财产——之死。他说，那是小事一桩。不过，反响不断，这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在这里，谄媚气氛是那样浓烈——他补充说——，如此家庭琐事震动了新闻界，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广泛程度，到处沉浸在歇斯底里的气氛中（我只讲一个例子您就会对这种歇斯底里有个印象了。电台播音员播报那条消息时，声音破碎得就要哭泣似的）。外交使团团长认为有必要把我们大家召集起来，研究一下形势，决定是否做出反应。最后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此事没有任何官方性质，请各自用适当方式对总统夫人说一两句安慰的话。

“糟糕的是，在这个协议的框架内美国大使自行其是。您通过我的报告已经了解了格罗先生的天真性格以及他如何遵循美国政府对西班牙美洲国家事务的观察准则。是这样的，这个人认为此次赠送总统夫人一条同品种的小狗——这还不够，并且用军用运输机送来——，无疑能达到他的目的，恰如这里一位记者公布这个消息时说的，达到加强美洲大陆两个共和国友好关系的目的。总统夫人当然感到受宠若惊了。但是，我怀疑总统本人——这个人相当聪明，虽然难以理解——对如此粗鄙的外交手法能有好的印象，说穿了，这种手法永远不能抵消西班牙美洲人民对西班牙的悠久感情。”

真的，西班牙公使的这种理解不无道理，因为博卡内格拉私人秘书本人在其回忆中对那桩竭力宣扬的事件做出反应时——这是可以预见的——确认了这一点，他的佐证是无法否认的。塔德奥说，事情发生以后，主人一边在文件上签字，一边用颇为漫不经心的声音问他："你对格罗先生的姿态有何看法？"塔德奥很狡猾，他养成了习惯，对问题不表态。这时，陛下看也没看他一眼，又补充说："你有何看法？这样的小动物能值多少钱？"过了一会儿，他用猜测的口吻说："说不定美国财政部要拨专款的，一定会这样。"他嘴上叼着香烟，烟灰弄脏了文件。他嘟哝着又补充了两三个例子。最后，年轻秘书为说点什么而说道："而且用大型军用飞机运到这里。"听到这话，博卡内格拉对那问题重新强调说："一条小狗值不了几个钱，是吧？"

但是，堂娜孔齐娅十分高兴，塔德奥也谈到了她的情况。她现在称格罗为"我的朋友"。这个可怜虫每次去总统府时，必须接受那条新"凡尼"的欢迎。秘书写道："我看见那个自鸣得意的家伙，不知有一种什么感觉。他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当那小动物用潮湿的老鼠一样的嘴巴吻他时，他总把脸移开。"

XV

我自问：这样做是否合适，重要当事人已经先后被害而死，外面的人仍然疯狂地残杀，我们每个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丢掉脑袋，我则关在房间里东拉西扯，而且到处搜集这些不足挂齿的东西。我还问自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是否值得入史……但

是，细细想来，我认为值得。像我讲过的那类小故事有很多，它们对了解由其引发的形势的实质有一定帮助。浮华能够产生悲剧性的影响，能够产生耳光和唾弃那样的效果。那个女人为了欺骗一些人，给她的浮华、虚荣披上文化活动的外衣，披上社会政治、慈善事业的外衣，这种或那种外衣。对此，我可以找到无数例子。但我不一一列举，人们会理解这一点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吧，它足以帮助我们把她看得一清二楚。我对"朝霞"聚谈会上的议论还记忆犹新，人们对她不顾廉耻、放荡无羁骂得狗血喷头，说她还不如小狗"凡尼"。特号荡妇！人们每次看到这种丑事，都这样骂几句。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荡妇！只要看她一眼，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她的神态，她的目光，她那有些嘶哑的声音，她那刺耳的笑声，她的衣饰，甚至她那身影都无不表露着轻佻，她用进攻性的肉欲挑起男人做出反应。但是，如果只是这一点，也就罢了。她身上真正具有爆炸性的东西是，这种轻佻同野心结合在一起，没有这后一种强大的混合物，她搞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或者说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只不过"小事"罢了。她每时每刻都在阴谋策划——这使她的那些小事变成一种力量，一种魔鬼力量；而没有这种力量，那些小事只是弱点而已——结合起来，问题就严重了。布下罗网，把所有人都卷进去，这是她的活动准则。我甚至不相信，她这样预谋、那样策划有什么明确目的。也许她的计划是在犹豫不定中描绘、勾画出来的，突发的怪念或奇想，不久就会打消、遗忘或顽固地印刻在脑海里；她有时糊里糊涂地把自己卷了进去。

我怀疑她同秘书莱盖纳的关系就有这种成分。她的史前女友洛雷托给她当同谋，为她遮掩丑事。那个傻呆女人想尽一切办法，全心全意帮助她，那个狡猾女人都不需要利用她的"神

奇之灵"的故事,就能把她引进招魂术的课堂。年轻的塔德奥也丧失了意志,被拖了进去。不过,说到塔德奥,事情不免有些奇怪了。他是怎样被拉进那个罪恶的联盟,那个缺乏理智的联盟的。从长远看,它对所有人,不仅仅对他们自己,阴谋的策划者,也不仅仅对公众舞台的主要演员,而且对整个国家,甚至对搜集、整理、誊写这本摘记的不幸编年史作者,都是不祥的。人们可能说,我们的这个人物命里注定是那样的,他的坚定性格动摇了,永不屈从的潜意识瓦解了。从他的言谈,从他的日常琐事……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回忆录就在我的手边,他那里谈到了他与共和国第一夫人之间的那个不堪启齿的题目,可以推论、判断出来,是这位第一夫人采取主动的,她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并且以难以想像的胆量行事。他塔德奥呢,是个内向害羞的人,在总统府里一贯采取沉默策略,用怀疑、冷漠的目光观察来去匆匆的事情。如果事先不被——我不能说是邀请——猛推或猛拉一把的话,决不冒险向前迈一步。在把他拉上床之前,她寻找各种借口走近他。就是事情过后,她的阴谋达到了预期目的,两个人互为俘虏时,她还一刻不放松活动,让他听从自己的摆布,作为女主人、女东家,想把他拉到什么地方就拉到什么地方。

每个星期二,在她的指挥或导演下,一些知根知底的人准时在总统府的某间小客厅里举行共济会的招魂术聚会。每当这个时候,她便跑到她心血来潮将他安置的地方。"看见有人来,你就装傻——她对他坚定地说——;这个星期之内,你再来一次。"他一直不想做那事,"特别是——他解释说——,因为我对第一夫人的任何建议都十分反感,不想听她摆布。我有时让步,有时不让步,那要随情况而定。不过眼下,我把这看作是原则问题,

实在不情愿。这一次，我让步了，我想在那里至少会遇上大主教。至于招魂……”

莱盖纳面对招魂术的态度是很奇怪的。不过说到底，和其他有血有肉的人没有太大区别。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看到最坏的、最虚假的东西。“我如果看不到灵魂，至少能看到显贵人士，可以知道上层社会是如何同鬼魂打交道的……”事情很开心（尽管不是体面的，但我不能不写明这一点，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小写的历史，而克列奥帕特拉[1] 的鼻子能够解释、说明、澄清大写的历史）。事情很开心，我说，这就是缘由，刚刚弄清楚的缘由，决定性的缘由，塔德奥正因为这一点，开始时对共济会招魂术非常抵触。所谓缘由，只不过他担心堂娜孔齐娅在黑暗角落里对他开那种玩笑。看得出来，总统夫人对这种玩笑特别感兴趣。这位秘书按照自己的方式，冷漠、直接、鲁莽的、但难以掩饰其中苦楚的方式宣称说：“她总是那样，我真厌了。这个女人以为可以把我当作孩子似的带到她想带到的地方。特别是，我真不愿意她在黑暗无光的客厅里，在桌子下面搞那种勾当，不想被她弄得神经崩溃。她对那种事入迷得如痴似狂。她总是背着人，我不知道她那是为了满足冒险的快感，还是为了那种令人恶心的嗜好，即对启明星不忠。可是，我可受不了，唤不起我一点兴趣。我不止一次，比如说，不得不推开她；在公家的黑乎乎的汽车里，背着司机，用手胡乱抚摩我……可是，巧合的是——他松了口气，补充说——，对于灵魂，至少还是比较尊重的，从来没有做出越轨的事。”

---

① 克列奥帕特拉，古埃及七大美女之一，曾先后征服了古罗马重要人物恺撒和安东尼。

现在，我抵挡不住诱惑，把这段文字（在出版时，我们将会看到）抄录下来，因为尽管其内容十分粗鄙，但我觉得很有滋味，并能说明问题。它如同轿车的车灯一样，突然照亮公园角落里的可卑场面，一下子暴露出有关人物的品格和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我谈论的肉体关系并不像心理状况那样多。年轻的塔德奥对她一直采取守势，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对她从来不信任，惧怕她，也许讨厌她身上的有害东西，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有怎样的威胁，威胁在什么地方。

我对这些是理解的。我同她的接触一直很少，而且是表面的，但我完全理解和她打交道的人为什么怀有惧怕心理。无可否认的是，她使人动情，同时使人感到害怕。我甚至想到……伯母洛雷托对我讲过她惨死的细节以后，我想那个呆子只是因为恐怖才使用残酷手段，挥舞杀人之手。我再也找不到别的解释。这些愚蠢罪行的根源隐藏得很深，但实际上十分简单。那个不幸人物的黑暗精神世界里，在感到漂亮的、戴着显赫之妇光环的夫人（特别是这一点，她是第一夫人呀）跑到自己怀里，看见她对他微笑，对他微笑时，一定掀起一股恐怖的恶浪。她抚摩他，对，抚摩他，讨他欢心。对，我能想像出他是多么惧怕。他吓坏了，于是抓起大石头，向她砸去，砸去，砸去，直至把脑袋砸得粉碎……

可怜的第一夫人哟！她从宝座跌下之后，完全不能自控，开始使用惯常使用的武器，像失去理智似的向所有人，向监狱看守，向第一个朝她求“爱”（在这里，“求”这个字是委婉的手法，具有血腥的讽刺味）的人献出自己的“爱”，以盲目地求得保护。她好像一个遇难者，身落大海之中，奋力挥舞手臂，但越来越坠入海底。

XVI

今天上午，我翻阅笔录时，突然想笑起来，房间里只我一个人。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这段无处不流淌鲜血的历史里，如同我用史料引证的那样，好像狗类一直在做表演，有时滑稽可笑，有时富有戏剧色彩。或者，如果说富有戏剧色彩有些过分的话，起码应该是严重的。小狗"凡尼"插曲之后(由于世界大国的介入，并且动用了飞行堡垒，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其历史意义)，现在另一条狗也应该成为我在秘书莱盖纳回忆录中看到的某一章节的主角，我认为有必要全文抄录在这里，因为它及时地说明——尽管就其本身来讲，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孕育了我们祖国现代悲剧环境的某些特点。我没有必要着重指出塔德奥讲述这事时是一副怎样无耻、骄横、洋洋得意的表情，也没有必要强调事情发展到了怎样的极端程度。他根本不注意在稍稍有利的目光下展示自己的行为，不注意讲述的事情是否对自己的荣誉有影响。他的语气也许是有意装出来的，冷酷得近似残忍，仿佛想对想像中的读者挑战似的。他说，有一天，办公室的房门刚刚打开不久，堂路易西托·罗萨莱斯便出现在前厅，用链子牵着一条小狗，想走进总统先生的办公室。"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呀——私人秘书这样评论说；尽管他是政府部长，又是我的老师，如果允许他进去的话，我这个私人秘书就失职了——；可是，博士，您怎能想干这种事呢？我不能让您牵着狗去见国家元首呀。博士先生，您不能进去，想都不要想……"他沮丧地看了我一眼，不过，

他还是希望看到我的严肃表情从面孔上消失。我坚定地对他说:"您就死了那个心吧。"接着又说:"另外,今天上午您不能见他,不管牵不牵狗(那个老呆子把我气得要死,我已经没了耐性)。"现在,他对我露出了微笑,软了,想和解。他决定把他的秘密(看得出,那样子像是有什么秘密)告诉我,让我支持他。他向我凑过来,瞪着一双阴谋家的小眼睛;尽管办公室里再没有别人,还是压低声音说:"亲爱的塔德奥,你看,这条小狗是个奇物,一定能使陛下高兴。你想像不出我会给我们的大人物带来怎样的惊喜。但是,我想让你先睹为快。对,你有这个特权。等一等,"他向四周扫了一眼。"我们找个僻静处,你好好看看这个小动物会做出什么来,好不好?"

"这个老魔鬼唤起了我的猎奇感。那时,我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处理,便命令侍者说,没有我的通知不准任何人进来,随后和博士先生同他的小狗反锁在总统的卫生间里。我第一次见到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就是在这间房子里。

"好吧,咱们看看它能做出什么奇迹来。"我进去以后,抱起双臂,对他说,等着小狗表演。博士抱起小狗,把它放在洗手池旁边的坐椅上,解下脖环和铁链。他随即站到对面,突然举起双臂。这时,那个小动物紧张地看着他嘴巴一张一闭的。堂路易西托把左手迅速藏到背后,但仍然举着右手。最后,他用这只手打了个小狗一直等待的手势。小狗叫起来,一声,一声,又一声,和博士的节拍相一致。他的节拍缓慢、庄重、准确。接着,传来一串短促、活泼、军乐般的叫声。这时,我惊奇地发现,毫无疑问,那是在唱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用吠叫声在演唱我们的国歌。它唱得很好,说句实话,相当好!好得让人不敢相信。开始唱第二段了,博士放下手,用眼睛看着我。怎么样?他

在用眼睛问我。看来他很兴奋。我什么也没有说，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想法。我想了一会儿，这样问他：您是想把这个做为礼物献给国家元首，让他惊喜一番呀？

“看他那面部表情，我发现猜对了，我的想法没有错。再过四天就是总统生日了，到时候要大庆特庆一番。博士兴奋得两只小眼睛亮起来，急切地声明说：‘对，正是为了这个，你说得对。我想先让你看看，意思是和你一块儿搞，把事情策划好，使表演获得完全成功。比如说，我打算在技术学校举行一个仪式，不知那儿，或者说……’

“我十分激动，上了钩。我打断他的话：这么说，您的计划是……博士，请您把小狗留下来，呆到下午。到下午的最后一刻，我给您送去，或者您来取，随您的便。我得好好想一想，事情不那么简单。

“‘把狗留在你这儿？这怎么行！留在这里干什么？我一刻不能离开小狗。你应该知道，我要亲自给它喂食，别人不能碰它一下。只有我外出时，才让我女儿马利娅·埃列娜照看一会儿。安赫洛虽然是我的儿子，但我都不相信他，谁都知道，男孩子是怎样的。’

“他的话很让我生气。老家伙不相信我呀。‘可是，我说，先生，您这是在侮辱我呀。那怎么行！您来找我帮忙，可又不相信我。’

“‘年轻人，请不要这样。不要太敏感了，不要生气。首先，我没有不相信你，只是说不相信我的儿子……’

“‘您现在要把我同那……同安赫洛相比呀？行了，博士，您饶了我吧。’

“他还想辩解。我没有让他说下去。‘好了，就这样。’我斩

钉截铁地说，同时给小狗戴上脖环和铁链。‘博士先生，请您给我走开吧。把这个小精灵留在这儿，由我照看，我把事情给您安排得好好的。’

“总之，我很快把他打发走了。下楼梯时，他嘴里还不断地向我抗议，并且让我注意这个注意那个，都是一些蠢话。‘记住，我下午来取狗。’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还没有想好拿那条小狗做什么。我刚才把小狗放在了卫生间里，现在转身回到那里，一边看着它一边说：‘你既然是个聪明小狗，是吧？那就给我演出专场，唱一遍国歌。’我说完，把它放在小椅子上，身上仍然戴着链子。我笑着，学着博士的样子，举起双臂。喂！我对小狗喊着说；然后用手打手势，像老博士做的那样。但是，仿佛我什么也没有做似的！狡猾的小动物死死地盯着我，既不张开嘴巴，又不做出唱歌的表情。我又把那套滑稽的动作重复了两三遍，仍然毫无结果。我气坏了，一下子把它推到地上。‘您既然不屈尊为这个小黑鬼唱歌，是吧？好，等着瞧，聪明的小狗！’我走出去，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出一条绳子，仔细地、慢慢地做了活结儿。然后，走回来，套在小狗的脖子上，把它吊在衣帽间的一个衣架上。‘让您看看我是何许人也，卡鲁索先生，我把您供奉起来。’我俯下身去。它在衣架上摇晃着，呻吟着。

“下午，博士先生早早地赶了来，我不知道怎样对他说。‘小狗在哪儿？’他还没有喘过气来，就焦急地问我。‘请坐，博士先生。请坐，等一下。’他坐下来，脸上挂着微笑，一副完全信任的表情。不过，他还是偷偷地注视我那严肃、没有笑容的面孔。他打开话匣子，没完没了地讲起来。他对我讲述了如何耐心教小狗演唱国歌，有时要惩罚它，有时要奖励。他还讲了是怎样产生

那个想法的。很久以前，他在《读者文摘》上看到一篇文章，便有了最初的想法，那个想法很模糊，几乎是下意识的。文章说，一个巴西人做出辉煌业绩。他很爱国，饲养小鸟，用管弦乐曲耐心而巧妙地教它们演唱国歌。这个奇异的消息很令我的博士先生振奋。他看见人类使大自然，使飞翔的鸟类，即大森林的歌唱家经过驯养之后，能用美妙的声音歌唱伟大祖国。他脑海浮现出那个巴西人站在鸟笼中间，指挥各种鸟类演唱……

"'但是，实际上，虽然这件事可能对我有些影响，不过真正唤起我灵感的是……你想像不出来。你还记得那天阅兵式发生的事吧！有条小狗突然叫起来，扰乱了庄严的庆祝活动。我走下主席台，狠狠地踢了它一脚。那一刻，我脑海闪过一道亮光。你来看看吧：那狗叫呀叫呀，讨厌极了。恰恰在我踢它的那一瞬间，乐队奏起国歌，并且由雄伟的行板转到快板，那条狗也随之改变了吠叫频率。那时，我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好呀！这就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呀！我立刻开始寻找一条驯服、聪明、声音优美的小狗。找到以后，又几乎耗尽了我的耐性。结果呢，你都看见了。'他打住话头；'好了，快点，把狗交给我吧，我还有急事呢。我们怎样把它送给元首，你想好了没有？我相信你，这你知道。我不想对你隐瞒，我为了那条小狗，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我把自己最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它的身上。我只想从它身上得到一样东西，即恢复我的名誉。只此而已，但决不能少点什么。我不奢望得到奖赏、报酬和礼品。但是，我要在元首面前充分展示我的教育天才，驳斥敌人和反对派对我的诽谤，他们一直在诋毁我的成绩，贬低我这个公共教育部长的能力。我不想在报纸上公开辩论、争辩、反驳；我要用事实驳倒他们！那条不起眼的小狗能在陛下面前演唱国歌，这就足够了。是谁教给它的？是

这个卑微的勤务员，这个引起争论、屡遭诽谤的教育家，罗萨莱斯博士轻而易举地教会了它。那些蠢蛋们到处宣扬，说他连什么是教育都不懂。'

"他大笑起来。好，看看吧……他又坚持要我把狗还给他。'喂，我的宝贝在哪儿？我的诽谤者还不如它懂事呢。'老博士很激动，表情欢快，真让我生气。'就在这儿，博士先生；过来。'我对他冷冷地说。我站起身来，领着他向衣帽间走去。我打开门，点亮灯。

"'在哪儿？什么也看不见呀。''您往地下看，哪能看见呀？'我用指头指了指，那团东西挂在衣架上，像个小包裹似的。博士先生一声没吭，眼镜一下子掉在地上。我给他拾起来，抓住他胳臂，把他拉出来，让他坐在我椅子旁边的扶手椅上。他面色苍白，用眼睛不解地看着我。

"这时，我开了腔，给他解释原由。我的声音严肃、缓慢、坚定，语气中流露出斥责、痛苦，也含有热情、保护之意：'博士先生，谁都不敢相信，像您这样年龄、这样世故的人竟然犯……您看，我答应您尽量把事情办好些，请您看看那个东西。'我指了指衣帽间的房门，'博士先生，那样对您是最合适的，铲除了犯罪的根源。'我停了一下。'您意识到没有，'我继续说道，'让小狗演唱国歌是对祖国的不敬呀？不敬还算不了什么。实话说了吧，那是辱国罪；这再明显不过了。还有，您还想在国家元首面前搞这种荒唐事！博士先生，您简直疯了……'

'我一边讲话，一边观察，看我的话产生了怎样的反响。这个小个子男人一副茫然表情。他用模糊的目光看着我，那是想听懂我的话，但一直不能从惊愕中走出来。我继续说道：'太荒唐了！做事不三思，轻率行动，谁知道绝望得上吊的是那条可怜

的小狗，还是您呀？（我觉得在像他那样讲话，他没有白白给我当老师。在严肃的场合，我常常不自主地像他那样说个没完没了。）我是您的朋友，'我继续说道，'我想您是考虑不周，而不是有意嘲弄；您这位堂堂的政府部长险些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您遇见了我，这是件高兴的事。您想想看，不然，《军队公报》会用怎样的大字标题，曼勒·洛佩斯会通过电台发表怎样的评论呀？不过，博士先生，请放心，您有运气，遇见了我……您说，有谁更比我了解事情的原委呀？'

"他悲凄地轻轻摇摇头，表示同意，同时用犬类那样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举止轻浮的老人一定感到困惑——工作已经完成，事情已经办完。我继续大谈特谈这个话题，对这个矮个子的老人又是恐吓又是安慰，直到他从嘴里说出感谢我的话来——。不，他好像失去了说话能力，只是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用感谢的目光看着我。最后，他准备离开时，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了几句玩笑的话，才使他露出一丝悲凉的笑容。'博士先生，高兴些。小狗吊死了，但使您免遭绞刑。您险些犯了辱国罪呀，那可要判极刑的呀。'我像往常那样，用指头在喉咙处划了一下。"

XVII

眼前看着周围发生的事情，觉得昔日的故事是那样古老、那样遥远、那样琐碎、那样荒唐和不足挂齿！我躲起来，把头埋在稿纸里，不去想面临的危险。但是，突然发生这样一个情况。当我比以往少注意些外界事物时，却感到晕眩起来，头昏恶心，一

切都在旋转，仿佛被残酷的现实唤醒了过来。我问自己：皮内迪托，你能为这些蠢事担心，为这些蠢事怒火中烧？塔德奥·莱盖纳这个小恶棍，比如说，反反复复地同可怜的路易西托·罗萨莱斯开那种愚蠢的玩笑，用手指在脖子那儿划一下。那是刺激他，是幸灾乐祸。时到今日，这种小小的恶作剧有什么意思？他们一个个都死去了。各种各样恐怖事件层出不穷，仿佛人的最后一点感情都已丧失殆尽。昨日的争斗突然变得渺小了，现在发生的一切改变了过去的度量衡，以前通用的标准不适用了。同样，过去那么多人憎恶总统夫人堂娜孔齐娅，他们现在倒怜悯她命运可悲了；甚至在她死后却发现她还有些美德呢。而安东·博卡内格拉内阁竟然盗用政府名义，大胆侵吞国库，同马尔科·阿乌雷奥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情总是比较而言吗。

我本人——我也不例外——也不得不改变以前的某些看法。我并不羞于承认：在这动乱形势下我重新与伯母洛雷托接触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严重而困难的处境，倒使我们之间的交谈充满信任感，甚至洋溢着友爱之情。过去由于可以理解的家庭原因，对这个可怜的女人总是提防，而现在却真诚相待、尊重她了。

她的亲戚奥罗里斯这个老家伙为我提供了她的现住址。我很高兴去她那里，但不是为了寻求保护——我已经不需要了——，而是露出那种表情，也许使她主动提供保护。实际上，博卡内格拉被暗杀以后发生了一系列悲惨事件，我在脑海里称作奥罗里斯的三人团，即三大驯服猩猩委员会（当然啰，这个绰号可不是我叫出来的，因为时间可不能供开玩笑）上了台，我认为最安全的是投靠他，让他做自己的上司，因为实际上我过去一直在为专项用款委员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控制着这个委

员会——工作。今天，这个愚蠢但邪恶的老家伙控制着那个可怕的三人团，它已经爬上台，掌了权，我们这样说吧，部分地行使总统职权，它决定着祖国的命运。

对，那三个人是他的驯服的大猩猩。事情就摆在面前，但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是些怎样的人物呀！他们肚子里包藏着怎样的祸水呀！他们在电视上第一次露面以后——他们的形象特别昏暗，军帽压在眼眉上，目光悲伤——我就有这样的印象，革命委员会的这三个军官完全是从马戏团逃出来的类人动物。他们之所以能够占据政府要职，只能说是奇迹，是令人惊奇的偶然巧合事件。我们像往常那样，坐在"朝霞"咖啡馆里，渴望听到一些消息。当电视向观众介绍刚刚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时，所有人都变得僵硬、木然了，说不出话来。当然啰，卡马拉沙除外，什么时候也少不了他。他讲了个可怖的笑话。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当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形象从电视屏幕消失时，只能听到电扇的嗡鸣声，那几个人物到底是谁呀？

这班可憎人物的背景材料，没过多久便透露了出来。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三个人并不都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一下子从无名之辈走到前台来的。如果说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不是百分之百的新闻人物的话，那么，至少当中有个人，即名叫鲁菲诺·哥罗斯蒂萨的那个人早就在报纸上——是体育栏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第一版上——露过面。许久以前，在 catch-as-catch-can[①]，或者说在自由摔跤领域里，以外号"野兽"的名字曾享有一定知名度。许多体育爱好者立刻兴致勃勃地记起了他与安东尼奥·罗得里格斯（他的外号叫"超人"）轰动一时的几次交锋，津津有味

① 是英文，意为"能抓住什么就抓住什么"。

地回忆把直至那天还是战无不胜的美男子加尔德尼亚打得惨败的情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属于历史了。后来,"野兽"投身军营,很快捞到军士长的军衔,最后与他的同事、来自骑兵警察的法罗·阿尔贝托和来自后勤仓储的塔桥·卡斯蒂利亚诺组成——现在,已经没有人不知道了——三人团。这最后一个人外号叫"混子",当历史通过尽人皆知的突发事件呼唤他参加并领导革命委员会时——这个革命委员会将把祖国从无政府状态和反动派威胁(流行的说法是"反动派灾祸")中拯救出来——他还附属于总统府办公室领导呢。但是,当时人们并不了解,甚至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班子的真正头脑是老家伙奥罗里斯,我的十分可爱的专项用款管理员,他从他的家,从他的扶手椅——他已经半残废——控制木偶拉线、设置布景,一句话,他是三大猩猩的主子,他们必须听从他的命令。

我不能肯定,这个政府是他在混乱和无法形容的恐怖时刻策划、组成的,我一定设法搞清楚这一点。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几个类人动物爬上顶峰时,至少乖乖地去找过他,从他那精明的计谋中得到营养,他们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我不知道那个体弱多病的老家伙是怎样降服他们的意志,甚至把他们装进自己的口袋。但我知道他认识这三个人完全是偶然,早同他们有关系,同他们三个人分别有关系,不仅仅同"混子"搭桥——处事谨慎的老人很高兴管理后勤的钱物——,而且还同运动员的"野兽",同第三个人,即骑兵警察的军士兵有关系。不过,在骚乱的最初日子里,我拜访奥罗里斯的家、并开始经常光顾那里时,我并没有想到他已经在键盘上弹起了那几个音符。当然,我认真考虑过,决定不同堂娜洛雷托接触,除了她是老牌将军的遗孀外,仍然住在总统府里,并属于被推翻政权的亲密圈子里的人

物。但潜意识告诉我,应该抱住那棵大树,大树下面好纳凉。我要寻求他的保护,尽管任何人呆在这个老狐狸身边都不能感到很安全。他是那样施展自己的可怕影响——别人察觉不到,不知道当权人给他什么好处、特权和奖赏,只知道他在做自己的事——,但我可以呆在他身边,无论白天和夜晚,什么时候都能见到他,和他交谈。但是,他同时也把我控制在他手心里,仿佛他只用一个指头指挥的木偶中又多了我这个,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就把我干掉,抛在一边。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艰难度日,保住生命。现在事过境迁,我认为去找洛雷托并不能说莽撞,而是恰恰相反。我想悄悄地从她嘴里获知现在这些事件的起因。我正在准备写作提纲,毫无疑问,她,只有她才能提供重要材料。我相信,第一夫人知心女友——也许是同谋犯——提供的情况,不仅能够补充总统秘书回忆录中包含的信息,不仅能够确认或修正这位秘书的书法,而且能够提供特别是潘乔·克尔蒂纳的情况,这位上校用手枪结束塔德奥·莱盖纳的写作以后做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事情。我的希望没有落空。奥罗里斯把我伯母洛雷托的现住址给了我。我打电话和她约好以后,立刻去那里拜访她。

这个反复无常的女人没有躲藏起来,她一直认为没有必要躲躲闪闪的。只是当一伙逃犯闯进总统府,以保护前总统夫人的人身安全为由把后者带走时,——此事发生在博卡内格拉死亡的第二天——她,洛雷托才急忙把最必需用品塞进手提箱里,跑到一对要好的夫妇门下栖身。这对夫妇仿佛借给她一间房间还嫌不够,几天之后夫妻两人逃到国界另一侧的一家荷兰工厂后——他们是这工厂的股东——把整幢房子留给了她,让她照管。我到那里看望她时,她生活得像个皇后。开始,我们的谈话

有些拘谨,这是可以理解的;两个人过分关注对方的情况,装出做这做那的样子。我问自己,那个愚笨的女人对我怎样想呢;我觉得她可能也在自问这种类似的问题:我是断了哪根肠子才记起了她,并且突然来找她。不过,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感到舒服些了,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们不得不忍受那么多可怕的事,又过了多年之后才最终打碎坚冰……我首先问她怎样躲过那场暴风雨的。这时她才给我讲了堂娜孔齐娅被捕的事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听到女友被带到了什么地方。她得知女友关在原来的茵马古拉达·孔塞布西翁监狱里以后,又费了好几天的周折才得以去看她。但只看到了她的尸体!因为后来被迫把会见推迟了好几次,最后才允许她走进医务室,她一定在那里看到了可怕的场面……当然啰,洛雷托立刻提出保存尸体,她要为女友举行一个像样的葬礼;她还东奔西跑,要求严惩凶手。实际上,像常言说的那样,疯狗已死,狂犬病即除,他们给凶手一枪,便摆脱了困境。据说,是监狱的一个傻子杀了总统夫人。这个人被革命"释放"以后,孤零零地一个人在那里转来转去。那是得到了监狱昔日杂役、今天狱卒默许的。他是个好人,有自己的见解,把堂娜孔齐娅入狱以后发生的事都讲给了洛雷托听。但是,那些事呀,夫人——他不得不打住话头——,请原谅我,本不应该讲给夫人听。她不得不安慰他,反复对他解释说,她与被捕的那个女人几乎是一对亲姐妹,她希望了解,必须了解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样,最后她才得知总统夫人,自愿也好,被迫也罢,所遭受的各种耻辱。洛雷托认为,她落得那样悲惨的下场,一定变疯了;不然,如何解释她的行为如此荒诞,如此……?

我把指头竖在她的嘴上,让她不要再说下去。我打断她,

说：

“可是，她，请原谅我，我不知道怎样说好。她，在那方面，一向……总之，谁都知道……”我甚至暗示了她和塔德奥的事。

她见我了解（每当情况要求我讲话留有余地时，都使用这种策略，并总能收到预期效果）那些事，便不再吞吞吐吐；她说我说得对，是那样。不过，她认为开始时一定是被迫的，因为她既不是卖弄风情的人，也不是傻瓜，她在狱中做了荒唐事中的荒唐事。

“我不知道，不知道，”伯母最后摇着头说。女友死后，她仍然觉得和活着时一样，不可理解。“她太疯癫了。我呢，一直跟着她随波逐流，比她还疯癫。”

她低下眼睛，声音混浊，表情阴郁。她软了下来。我如同在话音里有意隐隐约约地对伯母暗示自己的情况那样，提醒她说，她一个人生活在痛苦之中，太痛苦了。所以，应该跟随某个人；安特诺尔之死可能对她打击太大了……这虽然是试探，但击中了她的要害。她非常激动，说了一大套不着边际的话之后，才犹犹豫豫地对我讲述了神奇之灵的事，这一点我做的摘录提到了。她坦诚地告诉我，从神奇之灵出现那一刻起，她每一分钟都盼望以某种方式补救失去的宝贵东西，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成现实。“既然看不见那个人，哪怕记起他的名字、重新听到那个声音也好呀。”最后，她像做祈祷似的，合拢双手，沉重的、泛着红晕的眼皮耷拉下去，盖住枯竭无神的眼睛……我听见她在讲什么，但不知道她是想用那件怪诞之事吓唬我，还是用她的感情感化我，让我怜悯她。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说那件事没有使我感到困惑或迷茫的话，应该说是感人的。就是说，当她丈夫躺在床上，突然在她身边猝死时，这个可怜女人还在做那样的梦。假设（我

当然不排除这一点)那一切是事后组装起来的幻想,也不能不说她非常焦虑,痛苦而迷恋,悲伤而狂热。我问她:

"后来您再没有看见新的迹象、有预感什么的?"

"没有。"她用加强语气说,"皮内多,相信我吧!既没有迹象,又没有预感,"她静静地看着我。

接着,她讲了孔齐娅为了帮助她,一直坚持让她参加一种聚会,去碰碰运气。那聚会是孔齐娅倡导的,一些知识渊博、作风严肃的要人每个星期都聚集在总统府一间偏僻小客厅里,和阴曹地府对话。那时,她已经搬进总统府,为了取悦于第一夫人——哪能拒绝她呀——,她去了。"但是,希望不大,想想看,我的问题正是在于记不起他的名字,哪能呼唤他呀?呼叫安特诺尔的名字,等于在荒野狂呼乱叫。再说,神奇之灵已经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特殊身份,那样呼叫他不是对他的嘲弄吗!我不是瞧不起安特诺尔,请原谅我,而是说,那人和他大不相同。怎么说呢,安特诺尔是个大好人,从来没有做过损害他人的事,就是死的时候,还在为别人着想,不挣扎,不麻烦人。只不过,当然啰,只不过那样子吓人。但无论怎么说,怎能相比呢?我希望您懂得我的意思。"

我懂得她的意思。

"这么说,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迹象,没有一点迹象。只有一次,一个讨厌的幽灵,或者说嘲弄人的,或存心不良的幽灵(很自然,有这种幽灵)想取笑我。它走过来和我搭话,装成神奇之灵的样子。它说:洛雷托,认识我吗?(好像是个假面具);喂,洛雷托,你知道,我就是那个人。但是,当我对它露出严肃表情来,要说出名字时,那个倒霉家伙想溜之大吉。它说,你对我很熟悉吗,我是耶稣圣

心……那是一派胡言,我气得一下子把它赶走了。可是,实际上,我恨不得献出一切,为再次听见他讲话而献出一切。"

我尽量安慰她,同时利用那个机会贸然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说,与幽灵打交道是件没谱的事,很可能得到可悲的结果;已经降临和正在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许许多多灾祸,正是在星期二的聚会上制造出来的。然而,她在那种聚会上却没有得到一点启迪。如果有个幽灵嘲弄了她,残酷地取笑了她,那么别的幽灵也存心不良,欺骗了年轻的莱盖纳,拨动、助长了他的野心,唆使他去做将葬送他和整个国家的事情……洛雷托思索了一会儿,笑了笑。有时,我觉得她并不那么呆。

"幽灵不该对所有事情都负责任,"她最后说;"或者说,起码在这件事情上,幽灵不该负主要责任。"她坦白地说,实际上是她的女友孔齐娅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脚步,给她带来了惊恐。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救,因为她意识到时,事情已经铸成,或者铸成了一大半,没了回旋的余地。"说句实话,"她沉思一会儿又说,"孔齐娅是旋风,把我们大家卷了进去,最后她自己也没有逃脱,被她本人的迷醉旋涡吞食了。"

XVIII

我和伯母洛雷托谈了好几个小时,除了了解到许多有趣的事情之外,还获取了有关博卡内格拉之死的宝贵材料。不过,还有些细节好像永远深深地埋在黑洞里,无法弄清楚,仿佛被杀害的是遥远时代的某位西班牙国王。洛雷托对我说,那个可怕的

夜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大概是黎明时分睡着后不久，她的女友急促地敲击她的房门，把她叫醒，披头散发，像旋风似的闯进来，一头扎在她的床上，一句话不说。过了好一阵子，而且在她一再央求下，才用冷漠、悲伤的声音神秘地告诉她："塔德奥把博卡内格拉（就是在我们之间——洛雷托解释说——，她也常常用博卡内格拉这个名字而不用安东称呼丈夫）杀了。"接着，她又补充说："是因为吃醋！"皮内多，您想想看，我被他吓成了什么样子。吃醋！当时，我没有想到那个消息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只想：因为吃醋！我不相信她的话。一个情夫吃丈夫的醋，这不是不可能，也不奇怪。但是，塔德奥吃醋？我对那个可恨的小伙子和疯疯癫癫的孔齐娅之间的幽会充满了怎样的风风雨雨了解得一清二楚。我不止一次命里注定充当见证人、调解人的角色。那不是吃醋，而是他厌恶她，他觉得脖子上好像吊块大石头，在绝望中挣扎，想摆脱而又摆脱不了。他骂她；一天，当着我的面狠狠地推了她一下，她摇摇晃晃地倒在扶手椅旁边……因为吃醋？不，不是因为吃醋，而是因为厌恶，因为讨厌。她呢，也从心底憎恨他。我如果把什么都讲给您听，皮内多……好吧，请让我继续讲下去：当我困惑地想着这些，她仍然头朝下躺在我床上时，传来一声枪响。只一声，很清晰。然后，又是一片寂静。孔齐娅用双手抱着脑袋，直起身子，像狗似的闻嗅着辨别方向。她立刻跳下床，站在地板上，用紧张但几乎是欢快的声音对我说：听见没有，我要马上报告。她取下安装在我前厅里的内线电话话筒，想和克尔蒂纳上校取得联系。我不知所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可能是塔德奥畏罪自杀。但是，孔齐娅仍然对潘乔·克尔蒂纳大声喊着，叫他立刻赶到，发生了严重事情，可卑的塔德奥·莱盖纳背叛了总统，刚刚把他杀掉。我一直头晕目眩。

“我不能离开我躲藏的地方，知道吗，潘乔？在形势明朗之前，不能离开。”她最后说。“明朗，知道我的意思吗？”皮内多，只有我不懂。我对您肯定，我一直头晕目眩。我说过，开始那一刻我以为，也许塔德奥对自己开了一枪，在寂静的夜里，那是唯一一枪，听得很清楚，如果她闯进我房间时讲的话是实情的话，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可是，现在……后来，电台和报纸扯着嗓门叫嚷说，那一枪确实是秘书塔德奥·莱盖纳打的。国家元首躺在床上，他抓起元首的手枪，背信弃义地打死了他。这就是说，孔齐娅第一次对我说的是实话。不过，她对我说那话时，还没有听见任何枪声。我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如果判断不错的话，事情不可能是那样，其中一定有点神秘东西，我怎么也解不开这个谜。

我在心里笑了笑。塔德奥的内容翔实的回忆录给了我解开那个谜的钥匙，我提前读到了小说的最后几页，结尾部分。我如同密探一样，手里掌握着令读者吃惊的材料，有条件打开那个情结。第一夫人指控她的情夫、秘书莱盖纳杀害了国家元首、她的丈夫，但那杀人的枪声过了些时候才听见。这是问题之所在！不过，我没有任何兴趣为洛雷托提供答案。这时，我向她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听到枪声以后，没有一个人赶到现场，这又如何解释呢？”

“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动一下，我心里也这样问自己。但是，话说回来，事情并不那么奇怪。开始，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到总统府外过夜，睡在里面或者说以前睡在里面的人，都集中到另一侧，而我们的房间都在办公室附近。另外，如果谁听见从那个地方传来枪声，会立刻把脑袋藏在床单下面，一动不动，避免把麻烦事引到自己身上。应该想像到这一点呀。至于警卫部队，

则离得很远。结果是这样的：潘乔·克尔蒂纳一连开了好几枪，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亲自处决了刺客。直到这时，即听到那些枪声之后，楼梯上才乱起来，有人跑到现场……克尔蒂纳的举动很奇怪，很鲁莽，皮肉多，您说是不是？他只由三四个人陪着赶到出事地点，而且命令他们在楼梯下面等候，只身一人上去应付谁知道是怎样的形势。他不是把秘书抓起来，而是就地枪决。这谁都理解！"

"如果说不是吃醋，洛雷托伯母，那么，塔德奥走到那一步就是因为恐惧了，您说呢？"我问她。"我是说，害怕博卡内格拉，他也许知道了内情，会……"

"博卡内格拉什么都不知道，"她回答说，"他也不想知道。博卡内格拉唯一关心的是杯子底儿[1]。"

但是，我听完这个暗示，再没有从她嘴里套出更多的话来。我想，当然啰，她用别的"底儿"[2]不会暗示金钱吧。也许以后有机会再次看望她时，能从她嘴里套出总统府的一些内情来，她比谁都知道得详细。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事情已经过去了，如同流去的水，对她还有多大关系？但是，对我这个历史学家太重要了；历史学家必须逆流而上，追本溯源。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不能抱怨这次探访的后果，她为我提供的材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并没有舍本求末。我想知道剧中背叛者的真正企图，怎样表演、怎样交易的，特别是有关她们的事，因为他那方面的情况，已经在他冗长的一页页字迹潦草的手稿中提前道出来了，几乎每天都提到。

---

①② 前者意为"杯中剩下的酒"，但也含有后者的一层意思，即"资金"、"金钱"。

“洛雷托伯母，您是否认为塔德奥是在堂娜孔齐娅的唆使下干了那事？”我这样问，是想让她说下去。

“皮内多，您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是，还是不是；我对后来发生的事看不清了……”

“可是，如果事情像您说的那样，博卡内格拉对她已经没有兴趣，相反，我们的这个大人物所关心的是那些‘底儿’或者‘小底儿’，您不愿意把这些神秘的‘底儿’讲清楚。孔齐娅那样不快，不是很奇怪吗……”

“是这样的，”她有些迟疑，“她感到不快总是有理由的。对于博卡内格拉，谁知道他心里是怎样想的呀？人们那样缄默不语，恐怖极了。想想看，在那可怕的年代，斗争的岁月，在没有什么送到嘴边的时候，孔齐娅可是那个人的一切呀！没有她帮助，安东·博卡内格拉决不可能从井底爬上来。您看看，皮内多，他是活着的败将，他的体内装着失败，如同癌症一样。后来，我们还看到，他问鼎了权力的顶峰，这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再生，而是促使、加速他的失败进程，并且把我们大家都卷了进去，陷得很深。”

从洛雷托嘴里听到这些话，我一下子呆住了。可是，怎么回事呀！是她在讲话吗？不，不是她。她发现我那副神情，那么惊愕，于是面部厚厚的脂粉下面泛起一丝红晕，声明说：

“有位先生常常这样解释这件事，他是我的朋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幢房子的主人。他和博卡内格拉在大学念书时就认识。”

我笑了笑，抑制不住，想和她开个玩笑。

“啊！”我感叹地说，“我还以为是神奇之灵给您提示了那句话呢。”

我不该那样说。她又想起神奇之灵，令她痴迷的神奇之灵，我费了很大劲儿才使她重新回到我的话题上。

我汲取教训，在后来的时间里再不打断她。真的，我不止一次欲言又止。不过，随便让她胡言乱语好了，这样更好些，因为我可以回顾一下安东·博卡内格拉领导的运动，这对历史学家客观观察事物是十分重要的。我如果出来反驳，她一定像蜗牛似的蜷起身子。我只是装死，一言不发；她，这个有名夫人滔滔不绝地讲起往事，沉醉在酸甜兼而有之的回忆之中。她那长篇大论的演说为我描绘了年青时代的博卡内格拉的画像，有火力，慷慨，热爱一无所有的人（因为热爱一无所有的人就是他的卑鄙的平民主义；慷慨就是不负责任地说呀讲呀；火力就是刻骨仇恨；天才就是这位“穷光蛋之父”的可怕煽动），那个无私的女人抛弃一切，跟随他去从事拯救事业……他们真是这样相亲相爱的吗？真是那么情深谊长、那么多彩多姿吗？洛雷托强调指出女友堂娜孔齐娅所起的重要作用，突出她的功绩，在“勇敢”岁月的焦虑、惊恐、疲倦、困难、恐怖之中，就是胜利在望时，她有些困惑，做出不明智的事情，那是可以理解的。说到这里，我觉得该插话了，准备向她提个挑衅性的小问题。

“我知道，”我在真诚的面具下面露出一点讥讽表情，“没有她，博卡内格拉不可能做出那一切。但是，请告诉我，洛雷托，如果说开始时对他有那么大的帮助，那么，您是否认为后来对他的损害也很大，甚至更大呢？”

“我来告诉您，”她这样回答说，“已故安特诺尔（是不是又出现了神奇之灵？没有出现，这次说的是安特诺尔·马拉加里加），对，已故安特诺尔经常预言说，那位夫人介入政府事务，说不定哪一天使总统感到不快的。后来，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您的

伯父大人在政府里总觉得不舒服，甚至在我们银婚纪念日那天，也就是他死的那天，一直气鼓鼓地说，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让一切都去见魔鬼吧……从我本人这方面讲，我应该说不是那样。但是，各有各的账。博卡内格拉先生像牲口那样顽固，他不会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对他的夫人低头弯腰。他让她随便做什么，用心是十分狡猾的，是让她永远承担全部罪责。但是，当他真的不让你去做什么时，立刻叉开双脚，往那儿一站，谁也别想让他移动一步。”

她停了一下。我想了想，事情很明显：只抵制充其量能阻止最为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于政府事务来说，重要的永远是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现在看来，博卡内格拉最后变得意志消沉了，这也许因为他在破坏什么时才有劲头，而面对有益的任务却松懈无力。我把这个观点隐去不提，对洛雷托这样说明自己的想法：如果总统有时很少附签文件，那是因为堂娜孔齐娅在唱主角。当然啰，我不想与同我谈话的这个女人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要从她那里捞到材料。于是，我补充说：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请您给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他违背过她的意志做出过重要决定。”这是当头一棒。

“违背过她的意志？当然有这方面的例子。远的不说，任命罗萨莱斯为教育部长就是，”她回答说。

我把眼睛睁得盘子那样大，露出一副惊愕表情。洛雷托看见我满脸惊色，很是得意。

“不可能，”我怀疑地说。“如果是她……那么把受人尊敬的人，对，把像我伯父安特诺尔那样受人尊敬的人拉进内阁，不是她的主意吗？……”

“您看，安特诺尔的情况很特殊。开始时，罗萨莱斯一家在

故乡圣克斯梅竭力反对，而无论是安特诺尔，还是你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那样做。我丈夫——让他安息吧——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总是设法使他远离不良影响。还有一件事，您大概也会理解的，我同总统夫人交朋友，当然是有点目的的。孔齐娅总是这样想，为什么要任命罗萨莱斯家族的人当部长呀？那不是引狼入室吗！她恨不得把所有人都除掉。在这方面，我承认她十分残忍。她为了看到能否阻拦经过努力而没有阻拦的事，她总是和博卡内格拉势不两立。我记得，她摆出各种各样理由，甚至扬言说，任命他们家的人当部长等于公开承认对参议员的死负责，给他家人令人羞辱的补偿。最后，她看到任命书签了字，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时，两个多星期没有和丈夫说一句话。我想，她就是从那时开始觉得与他水火不容，并且……"

"可是，她为什么那样凶狠？为什么那样仇恨可怜的路易西托？再说，罗萨莱斯一家的最难对付的成员不是已经死了吗？"

她笑了笑。这时，我才发现我的那句话有可能被曲解。我记起了割掉那东西的插曲，觉得用成员[①] 那个词有些恶心。实际上，我的这个词是歪打正着，因为洛雷托一定怀疑我对那事装作不知道多少的样子，但心里明镜似的，犹豫了一会儿，对我颇为直率地说。"必须明白，一个女人决不原谅那种侮辱。路加斯·罗萨莱斯那个畜生，简直把她当作一般妓女……"我努力控制才没有把嘲弄的话说出来。我听见她讲出那种话，嘲弄的话就跑到了嘴边上：她并不是一般妓女呀。但我觉得还是让她继续讲下去好，多讲些东西。让她以为我知道那事吧，别唐突地干出蠢事来。

---

① 在西班牙语中，"成员"这个词还有"男性生殖器官"的意思。

我的谨慎态度收到了可喜效果。我远没有想到"中国人"洛佩斯干的那种脏事,竟然是一个疯狂女人的报复。我远没有想到那个随着时间推移后来成为共和国第一夫人的女人,曾经——当然也是在"史前"了——和那位高傲的先生有过关系;仔细分析起来,她对这个人只能责备一件事,那就是使她明白自己是个什么货色。毫无疑问,那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试着蹬上几道台阶之后才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同游手好闲的博卡内格拉联系在一起。我并不知道她是在圣克斯梅认识他的。他曾在那里度过一段时间,在考虑从政之前许久,投身那种荒谬的商海生意,幻想一夜之间变成大富翁。但是,他落得两手空空,只捞到一点蔗酒喝。她呢,那时已经到了圣克斯梅,住在加利西亚人路纳的小店附近的镇上唯一一家旅店里,她想把堂路加斯·罗萨莱斯弄到手。如果有必要,还让他在家人面前出出丑。只是那时她已同博卡内格拉打得火热,才打消了那个念头。当他发现山楂生意——这是他当时搞的投机生意——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时,两个人立刻离开那里,去寻找更好的生财之道。

那是怎样的岁月呀！他不得不从事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意,思索、策划,甚至不惜血本,结果还是惨败。多次失败之后,他得到受苦受难穷人的同情——他也很怜悯自己——,发现了自己从政的天才。

"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洛雷托说,"没有那个女人,没有孔齐娅,博卡内格拉永远不会做出他做出的那些事,永远不会到达他到达的地方！他不是没有才能,这一点谁都能看出来。但是她,而不是别人,给他出了不少主意。不仅仅是主意(主意一钱不值)。她鼓励他,让他坚持到底,要有信心,像十字军那样百折不回,特别是开始阶段,他是个无名之辈,任何一个想法都好像

过于胆大妄为……”

洛雷托从座位上站起来，拉开抽屉找东西。她很快递给我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博卡内格拉，打着绑腿，宽檐草帽压在眼睛上，他的“穷光蛋”参谋部成员围在四周；堂娜孔齐娅在他们中间，是唯一女性，很得意，看样子还是个小姑娘呢，面对照相机微笑。给我看这个干什么？我有一种异物感，恶心，晕眩，不知道。

“这可是历史文物，应该送到历史博物馆陈列起来，”我说着把照片还给她。

但是，我很想知道参议员罗萨莱斯之死的详情细节，不知她是否了解，是否愿意告诉我。不过，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发生在国会台阶的暗杀事件，并不是堂娜孔齐娅干的，起码不是她策划的。她只对我说了这些……我关注的是，把那个害人的家伙除掉以后，那个女人并不认为清算了那笔账。总统夫人对死者的弟弟路易西托进入内阁无法忍受，甚至永远不原谅她的丈夫。看得出，她还没有洗雪从罗萨莱斯那里受到的难以启齿的侮辱，现在又增加了一层政治仇恨因素，而这后一点很容易用非个人，或者说超个人的形式来掩饰憎恶。这样，她认为她强烈反对、博卡内格拉执意签署的任命状不仅仅是打在自己脸上的耳光，而且是对他们并肩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背叛，对人民的背叛。

“这么说，最后分析起来，如果事情发展成那个样子的话，那么，使博卡内格拉付出生命代价的就应该是因为他决定把罗萨莱斯家族的一个成员拉进内阁了。”我用猜测的口吻总结说。洛雷托眨了一下眼睛，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我是说，”我解释说，“那件事引发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分歧，是她对他不满的开始……”

“对，对，是这样，”她急切地说，“发生的一切，可以认为是罗萨莱斯家族的报复。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样。是死后报复。我告诉您一件事，想听吗？孔齐娅从心底里害怕他们。不仅仅是仇恨，还有恐惧。尽管看起来很奇怪，她铲除了他们的势力，看着他们毁灭，仇恨转化成了恐惧。我敢说，她摆出那种架势（正如博卡内格拉斥责她的那样，相当缺乏情理），断然反对任命堂路易西托为教育部长，是因为恐惧，而不因为别的什么。缺乏理性的恐惧，缺乏理性，但如同我们看到的，是可以理解的……”

我没有说什么，等待她继续讲下去。我早就发现，她呆滞的脑海里回荡着古怪的想法，我不想驱散或者赶走那些想法，而把她引到那件事情上来，即正是堂娜孔齐娅本人制造了悲剧，或者因为憎恶丈夫，或者因为野心，或者因为别的什么。我没有这样做，而是思索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问题是，”我说，“永远不得而知。”

“或者说，知道时已经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她说，“您在想什么呢？她是那样恐惧，可怜的女人变得太不谨慎了，她整天坐卧不安。她付出了昂贵代价！别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恐惧，早就瘫了，而她没有，她不可能逆来顺受地忍受着，不可能坐吃苦果。”

她看了看天花板，我顺着她的目光也往那儿看了看。天花板漆着乳白色，中央部位和四周画着奇异的无花果。她在藤椅上摇来摇去。我注意到她的两只脚，有些肿胀。她是为了迎接我，才把肿胀的双脚塞进皮鞋里的呀。她像说梦话似的对我说：

“如果一个人对某些事情感到内疚，那就应该让死者安安静静地长眠于地下。当一个人已经不那么年轻的时候，哪能没有一点内疚的事呢！总之，塔德奥·莱盖纳不情愿干那种事，像小猫那样肚子朝天反抗。我呢，讲它干什么呀，对呼唤幽灵的事从

来不感兴趣。一个人把手往电源插座里塞，当然要遭电击的。但是，只要她脑袋里装进点什么，就没有办法除掉。参议员罗萨莱斯的幽灵闪电似的突然出现在应该说是讨厌的聚谈会上，使她遭到的电击可不小呀！幽灵突然而至，该是怎样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巫婆的身体僵得像根木棍，脑袋扑通一下子撞在墙壁上；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表情是那样傲慢，完全可以从她身上看到参议员的影子。他是来给塔德奥送信的。更确切地说，那是命令，确实是命令……孔齐娅崩溃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像那时那样面色青紫、表情恐惧。”

听着洛雷托讲起那件事，我都不敢喘气，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我仔细地听着她的每一句话，全身颤抖，我是想她认为讲了那么多还可能没有满足我的要求，也许她后悔把藏在心里的东西讲给了我听，没有考虑后果。我想打断她的话，便冒险耍个小花招：

“可是，怎么？”我露出惊讶表情。“那些不都是堂娜孔齐娅一手导演的闹剧，意在勾引她的情夫吗？恐惧是装出来的，我这并不是说……”

“皮内多，请相信我，”她反驳我说；“我以洛雷托的名义保证，决不是装出来的。我们的友情并非开始于昨日，早在困难的岁月里，我就认识她，我对您发誓。如果是别人，她可能骗得过。但是，精神崩溃决不是演戏，而且又在事后，在我房间里，只我一个人在场。第二天，她还把巫婆臭骂了一顿，说她是母猪，仿佛罗萨莱斯说那样的话也是这个可怜女人的过错似的；她还威胁把她送进警察局，送进监狱，这决不是装出来的。当然啰，她没有那样做，因为她知道得十分清楚，死人对牢房和监狱是不屑一顾、一笑了之的。她把那个是百分之百大好人的巫婆除掉了，但

她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第二个星期二,参议员又出现了,他通过另外一个人的嘴把给塔德奥的口信又说了一遍。他说,他如果不想屈服暴君的统治的话,就该把国家从后者的手里解救出来。从那天到她惨死的日子,可怜的孔齐娅好像在恐怖王国的重压下,干的全是蠢事。”

“塔德奥呢?”我这样问道。“他如何反应呢?他信那口信吗?”

“他最终把博卡内格拉杀了,这说明他相信,并且按照口信说的做了,尽管开始时不想做。小伙子相当固执,但还是落入了圈套。我有一个印象,为了承认现实,他需要另一个罗萨莱斯,即堂路易西托来一次,他自杀身亡一个月,刚刚升入天堂。他果然来了,用有说服力的语言又说了遍参议员的可怕威胁。”

XIX

这时,我才发现还没有谈到堂路易西托·罗萨莱斯的下场呢。西班牙公使在他的例行报告中,与其说用怀疑的口吻毋宁说用漂亮的玩笑这样写道:他是用自杀这种方式自愿而断然地辞去部长职务的。

老实说,我写的东西过于杂乱无章了,过于混乱了,这也许因为今天什么东西都是乱糟糟的,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神经质,用怀疑的态度对待工作。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工作条件趋于正常、着手定稿时,将百般注意,决不把描写的事件弄得像现在这样颠三倒四,而要按照时间顺序写出来,像历史小说那样让人们看得

懂。话说回来，这倒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是习作，就像音乐家试弹乐器，或者说得严重些，把原始材料堆砌起来，只是草稿，是笔记，把突然想起的东西随时记录下来，不遗漏。再说，只是为了我一个人翻阅。

好，继续讲下去吧。我按照养成的习惯，以手头的材料为基础，讲讲堂路易西托自杀的情况。我还搜集了报纸，把有关报道剪下来，暂时存放在那里不用，作为历史学家的辅助材料吧。

关于公共教育部长的报道不多，对其评论也格外谨慎；不过都指出了夺走这个可怜人物可耻生命是一个阴谋。西班牙外交官的正式报告比较明晰地谈到了细节，并且勾画出了整个形势的客观图景，如同舞台布景一样。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还是抄录下来供大家了解；我手头上有幸掌握的其它文件也有助于说明我国当代历史这一短暂时期的情况。

西班牙公使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这样说："昨天，我在电报中荣幸地告知陛下，公共教育部长路易西托·罗萨莱斯博士于当天清晨自杀，以此方式自愿而断然地辞去他的这一高级职务。今天晚上，为他举行安葬仪式，我参加了。在此之前，我向驻在国政府正式表达了哀悼之情。现在，我想补充一些细节，让陛下多了解些情况。"

"首先，我来谈谈死者的背景。陛下，您通过我前几次的报告，特别是在罗萨莱斯博士被任命为内阁成员、登上公共教育部长宝座时荣幸地呈递的那份报告，一定认识了这个人。这位先生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古老家庭，该家庭同其他许多古老家庭一样，今天已经被剥夺了财产，并且被现任国家元首领导的政治运动打入冷宫。罗萨莱斯博士是庄园主兼政治家、赫赫有名的堂路加斯·罗萨莱斯的弟弟。陛下可能还记得，此人积极反对

博卡内格拉政权，因此在国会台阶上被人开枪暗杀。这个国家人民的心理特性、社会特性和民风习俗有许多引人注目的地方，对于未曾参与过他们日常生活的人来说，是理解不了的，所以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能解释下面这件事：哥哥被害以后，弟弟竟然在该政权内担任了颇为重要、有一定权力的公职。不过，我们如果还记得博卡内格拉本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他被称为"黑绵羊[1]"，已经破产，放荡不羁）也属于当年有权势的望族的后人的行列的话，堂路易斯·罗萨莱斯的事可能容易理解了，尽管一个具有某种素质的人进入内阁——它没有遵照最起码的程序准则，虽然那事有特殊性——不太合适，引起非议。无疑，罗萨莱斯博士受过教育，有学问，有教养，不过也要说一下，他有些古怪。他在性格和习俗上有些怪毛病，失去了声望。在这里，他的声望是相对粗鄙而言。甚至应该承认，他多次扮演了小丑角色。其次，他对西班牙的态度特别友好；西班牙的一切，与西班牙有关的，他都另眼相看，即使表面上并不露出热情来。另一方面，他有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弱点：亲近法国；只因为青年时在巴黎求过学，就留下这个陋习，几乎是不可谅解的。尽管他有这些毛病，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的死仍然应该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损失。

"我在拜访外长，向他表达哀悼之情时，曾经谨慎地探询促使他这位内阁同事悲惨地决定缩短自己生命的原由。他说死者没有留下信件，也没有遗嘱和任何解释文字，不过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担心他的精神状态。接着，他笑着给我讲了好几个我已知道的小故事。

"在为死者送行（在此之前，在公共教育部办公大楼举行了

---

[1] 意为家族里不相称的成员。

简短的守灵仪式。他死在老家，离首都很远，运送尸体要走很长的路，而且天气又不好）和举行葬礼中，我有机会同阿根廷大使梅诺蒂博士交换看法，推测自杀有某种政治背景。梅诺蒂说，罗萨莱斯博士可能想错了，也许在同博卡内格拉进行的交易中上当受骗了。他在接受为博卡内格拉的政权服务时，放弃了为参议员哥哥恢复名誉、收回财产的要求，希望（也许对方明确允诺或默许）通过某种法律的或行政的变通做法将死者的财产转移到他名下，因为死者的遗孀和子女已经移居国外。实际上，把话说穿了，那些财产不仅仅永远被没收（只有祖籍的房产除外，其同益权已经转给罗萨莱斯博士），而且现在博卡内格拉已不再需要他这位博士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物已经没有那种获得财产的机会。另外，他还从种种迹象中看出要把他像家仆那样赶走，甚至用莫须有的罪名法办他。面对这种形势，那个不幸的男人决定上吊自杀。开始时，我的阿根廷同行提醒我说，公共教育部长的送葬队伍，远不如在激烈斗争中倒下去的哥哥的送葬队伍盛大。他的观察十分准确。那次激动人心的场面不见了。再说官方这一面，总统都不赏光出席葬礼，只委派他的外交部长念悼词。而通常情况下，是他亲自出面。

"我还要补充一点，遗体告别仪式前，送葬队伍中曾流传说，事情发生前两天，医学专家诊断可怜的罗萨莱斯博士患有肝癌。这个说法如果确切的话，足以从心理方面解释——虽然不是从道德方面——教育部长为什么自杀。

"至于可预见的后果，我认为除了任命新人填补空出来的职位外，在公众中不会因为罗萨莱斯博士之死产生强烈反应。说到谁当教育部长，现在还很难预料。博卡内格拉总统对任命这种事一向独断专行，猜测、推断都是徒劳的。我们说不定会看到某个

精明、灵敏、毫无顾忌的记者，或者某个无名老师接收部长大权。但也不排除某个市府秘书、律师、工会领袖坐到那个位子上。”

可以看出，西班牙外交官的报告相当完整。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塔德奥·莱盖纳——他亲自参与处理紧急情况——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的有关情况，并不比这个官方报告表现得——我是说，想表现得——更无动于衷。塔德奥的语气那样冷酷、无耻，甚至给人留下相反印象：他在炫耀自己，而且不仅仅在遣词造句方面。总之，我只把他讲的话抄录下来，请大家判断。

开始，他情绪很不好，流露出一副不快的表情。“当然啰！”他表白说。“那是件光荣事，必然轮到我头上！真是个好差事呀！我作为陛下的私人代表去处理那事，太光荣了！暂且不说多么让人恶心，光说跑路吧，谁知道在公路上走了多少莱瓜[①]呀……亏老家伙想得出来，跑到圣克斯梅干那种事！仿佛首都这里没有钩子上吊似的！想上吊，哪儿不行呀！可是，他不那样做，偏偏吊在房梁上……为什么要上吊呀！完全可以用别的什么方式向我们说永别吗！用手枪浪漫地打一枪，服用博尔齐亚家族剧毒[②]，像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他是这样说的，我照抄下来）那样切断血管，或者投河，或者跳楼，或者宣布绝食，或者干脆耐心地等待生命自然结束，他本来也活不了多久呀！但是他不那样，而选择了一种惨死的方式。问题是，当然啰，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我从来没有回过家乡，本想像其他人那样找机会回去一次，说不定家乡会盛情欢迎我呢。喂，您立刻——命令来得很突然——，越快越好，以元首的名义，做好各种准备，把尸体运回

---

① 西班牙里程单位，每莱瓜约合5.5公里。

② 这是意大利的一个望族之家。中世纪时，博尔齐亚家族出了不少名人。他们常以剧毒杀害对手。

来……可以想像得出，我将以怎样的心绪去那里呀。我走下汽车，走到门前，迈着沉重的脚步，像旋风一样闯进屋里。

“说它干什么呀：我突然出现在停放尸体的客厅里，尸体用床单盖着。我的到来像颗炸弹爆炸一样，包括修道院神父在内的家乡父老——他们已经为死者料理了一些后事——一下子呆住了，一个个张着大嘴看我。不过，寂静和期望的注视目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傻子安赫洛——他已经变成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但仍然流着口水——笑着走过来，一边拉着我的袖子，一边高兴地嘟哝着什么。我立刻把他拉到一边，我发现马利娅·埃列娜坐在屋角的扶手椅上，披头散发，眼圈黑黑的，精神不振。我思索了一会儿，向她慢慢走过去，彬彬有礼地俯下身子，向她伸出手，轻轻地但坚定有力地把她从那儿拉出来。

“谁也不敢跟在我们身后。我根本不知道下一分钟要做什么。看呀！我一句话也没有对她说，其实，我是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此刻，我们来到隔壁一间小客厅里，只有我和她，在角落里；时值中午，百叶窗拉了下来，屋里很黑。我用眼睛盯着她，她那副样子很使我难受。我想不出对她说什么。这时，她突然抱住我脖子，全身抽搐着哭起来。

“这使我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做什么呀？我用手抚摩她的脑袋（我能做什么呀！），她呢，用双手抓住我的胳臂，把脸贴在我胸前。她精疲力竭，一直没有睡觉。我闻嗅着她身上的气味，她那双漂亮眼睛肿得很厉害。我把她拉到沙发上，不停地抚摩。她毫不反抗。尽管屋子里很热，但她的两排牙齿敲打得很响。实际上，她半裸着身体，只贴身穿件长衫。她惊愕地看着我，但毫不反抗……对，女人都是这样。不管怎么说，那能使神经镇定下来。

"我不知道这样做对还是不对，这已无关紧要。我用手捂住她的眼睛，不让她再那样看我。我把她平放在大沙发上，看她能不能睡一会儿，并且把长衫理好。我也整理好，回到停尸间，令人讨厌的任务在等待着我，这可想而知。

"我又把安赫洛拉出来，他那愚蠢举动真让我恼火。这时，我开始下达命令，安排事情。修道院的神父帮了大忙，他是个可怜的狡猾家伙，有自己的乐趣。实际上，我只听他的就行了（神父们是从事死亡职业的），一会儿在这儿下命令，一会儿去那儿打电话，不大工夫就安排停当了：用卫生部的急救车把尸体运到首都。而我呢，也可以回去了，向总统汇报，说他想做的事都已经做完。目前，事情转到了副部长手里。那天夜里，他在部大楼一间大厅主持了为他上司举行的守灵仪式；第二天，就是今天，葬礼很隆重。

"我刚从公墓回来。博卡内格拉直到外长在作例行演说——愚蠢的演说！——中命名最后寝穴名称时，才出来向罗萨莱斯博士告别（他本人知道为什么）。毫无疑问，国家元首缺席使仪式大为逊色。结果，人们看到，不止一个人没有跟着送葬队伍，他们躲开，免去了很多麻烦。比如，卡尔梅罗·萨巴塔和图托·拉米雷斯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不是偷偷地，他们有说有笑地落在后面，再没有人看见他们。"

XX

怎样评论这些事情呀！我不想做任何评论。塔德奥说，这

个，伊内丝，应该受到称赞，不，不应该称赞。但我要做的是，把圣克斯梅镇的圣罗莎修道院的一些材料——我要保存好这份资料，那个人索取时我得交出来——作为补充，插录在这儿。有信件，信件原稿，修道院女院长的全部信札，保存得非常有条理，用带子一捆捆扎好。她由于仓惶出逃，而忘记带走。其中有几封信，值得公布于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是说，时机成熟时公开发表——，那么它们提供的观点、看法，起码对历史学家评价事件是有启迪的。

现在，我暂且抄录两封，是修道院女院长同她亲戚、参议员罗萨莱斯的遗孀之间来往信件。前者向后者通报她小叔子路易西托的悲惨之死。参议员遗孀在回信中说的一些话，虽然是从遥远地方——现在，她同儿女住在美国——，又过了那么长时间，却还是澄清了一些现在看来仍然有意义的问题。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修道院女院长写的信件原稿。她说："亲爱的表妹，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可怕消息。我好像看见（这是后来插入的，我好像看见，是最后一刻插入草稿中的），我好像看见，这个消息清晰地打着天国之法的印记。你能相信吗？你的小叔子路易斯昨天夜里像古代叛徒犹大[1]那样死去了。为了不使任何人对他过去的行为产生怀疑，有些人甚至用蹩脚的诡辩术为其辩解。他判处自己死刑，用那种残酷、无情的方式惩罚自己，天国慈悲之神也束手无策。你看看，他是怎样的呀！在绝望的最后一刻，犯下最令人讨厌的罪行时，也不为儿女想一想，把那可怕场面留给他们。

[1] 开始时，犹大追随耶稣，为其传播福音、解除百姓疾苦，被耶稣收为正式使徒。后来他为了三十个银币出卖了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事后，他后悔了，且遭众人唾弃，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而死。

“今天早晨，修道院内听到呼喊声、哀叹声、嘈杂声，因为公共教育部长离开他在首都的办公室、官邸，来到这里，来到这个镇子，在家族的古老房子里自杀了，永远地玷污了家族的名声，他是在那里出生，同父母、哥哥，即你的丈夫——但愿他安息吧——生活在一起，长大的。当时，他的儿女也在，现在仍然在，他们是两三个星期前回到圣克斯梅度夏的。

“亲爱的表妹，你想想看，那事发生以后，修女们如何乱作一团呀。我不知道费了多大劲儿才把这些天真无邪的修女（天真无邪这个词写在愚昧无知一词之上，后一个词被涂掉了）安静下来，最后命令她们呆在各自位子上，她们都有猎奇的坏毛病，想知道详情细节。我命令她们为死者向上帝祈求怜悯——这很可能是徒劳的——，然后立刻打发我们神父堂安东尼奥与死者家里取得联系，帮助料理后事。在他（这个可怜男人，你认识他，是个大好人，但是很愚蠢，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迟钝）返回之前，我抽出一点时间，急急忙忙给你写几行字，让你通过我的，而不是别人的渠道尽早知道这个消息。我肯定，你知道以后会像我一样思绪万千，并且从上帝——上帝有时也许只为了惩罚我们这些由于他而心眼不那么坏的人所犯的小毛病，才允许丑恶东西存在于世的——的可怕暗示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不过，上帝什么都会知道的，迟早要大发雷霆。

“我要关心这两个不幸的孤儿，特别是女儿，你的侄女马利娅·埃列娜，她是在我们中间长大的。那个男孩吗，你知道，不会有什么出息，真让人头痛。不管怎么说，应该谨慎处事，等一等，看看事态如何发展。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崇高利益——为了这些利益，随便一个运动都有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好心视为轻率——应该负责时，不论多么谨慎都不过分。我能找

到办法，把那些崇高利益变成好事，变成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信最后说：“好，堂安东尼奥终于回来了。他向我报告一些情况之后，还要立刻回到需要他的地方。亲爱的，太可怕了……我现在把这封信发出去，以后再给你写信，把发生的事情讲给你听。”

对方的回信要长得多，对过去的某些事情做了解释，很有兴味。她写了好几张纸，现在还装在信封里，是从纽约寄给马利亚圣心教堂、圣罗莎修道院女院长、受人尊敬的布拉谢德斯的。“亲爱的布拉谢德斯表姐，”信是这样开头的，“面对那个可怜的路易西托的死讯，我唯一想说的是，让上帝原谅他吧！我是从心底说这话的。不过，我说出来并不是出于仁爱或基督徒的义务——这是正确的——，而是出于厌恶；心中是那么冷漠无情，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你那么快就写来信件；当我得知发生的事情以后，我感到——你知道是什么吗？——的不是痛苦，不是惊讶，也不是你说的那是上帝亲自介入的结果，因为也许我不那么信教。我感到的是一种置人于死地的厌恶。你也许觉得可笑，我为了世界，我为了我哭了……你的信是星期三寄到的。那天天空昏暗，乌云密布，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你们住在热带，几乎想像不出来是什么情景。在我们家乡，雨下起来很大，甚至持续几个小时。雨随时而至，突然从天而降。但雨云很快移走，天空转晴，树叶闪着光彩。接着，人们(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我叹着气)，人们刚刚还在像小动物那样从洞口往外观看，现在则高高兴兴地跑出来。当然啰，那里的人想像不出纽约的天气坏到什么样子。也许我夸大其词，或者适应不了这里的气候，儿女嘲笑我，不理解我。我说这里是个石头、钢铁、水泥世界，是空中楼阁，它充满种种邪念，将毁于水中、雾里，他们都不听一下……对，就是在这许许多多难以忍受的日子中的一天，收到了你的来信，我哭了一个下午。往事突

然涌到嘴边，都是我竭力遗忘、彻底铲除的往事。在这里，过去，过去的一切又回来了！什么也没有忘记，哪能忘记呢，至少那些想遮遮掩掩的东西。在异国他乡，在另外一种生活环境里，一个人以为炼出来了，忘记了以前的一切。或者说，至少——我自己已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孩子们——要关注孩子们的前途，他们的未来在这里。我把心完全放在他们身上了，希望他们好，有个好前程。我为此而活着。他们对过去没有任何印象，我也想把过去从我的视野抹掉。但是，那是怎样的希望呀！你的信寄到以后，一切突然复现，一切又漂浮到水面……

“晚上，他们回来了，有说有笑，用英语议论着发生的事，几乎没有注意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仍然红红的，尽管用冷水洗过。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们说几句话，我已经想好了，要这么做。但是，当我看见他们走进来，大谈特谈别的事情，坐下来狼吞虎咽吃给他们准备的晚饭，而且嘴里塞满了饭还在讨论电视里的什么时，我明白了，把他们从他们的世界拉出来一小会儿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世界是大街，是他们的伙伴，已经不是我们的世界。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告诉他们，他们的叔叔死了？告诉他们，那边有个老人自杀了？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一定困惑、惊愕地看着我，谁知道他们会怎样反应、怎样回答呀！我如果继续打扰他们，他们一定不关心我说的事，而是去想别的什么。还是不对他们说吧，那样太荒唐了。话说回来，最好让他们想他们自己的事去吧……

“后来，他们躺下、睡着以后，我走进去看他们，喉咙那里立刻结了个疙瘩；我想起了可怜的路加斯走进他们房间的那个晚上，足足地看了好一阵子，那时，他们还小。我跟在他身后，从他面部可以看出他在向他们告别，脑海里充满了痛苦、困惑，对将

降临头上的东西束手无策，找不到解救的法子。他到底是怎样想的，他没有对我讲一个字。可是，有必要吗？难道我还不了解吗？他还有什么没有做？我怎样说服他？我看着他，他站立着，高大壮实，昂头挺胸，一副男子汉模样，但我好像看见一个绝望的病人，看见一个判处死刑的犯人。我太了解他了，他是没有办法呀！我也不能说服他接受那种与他的心格格不入的生存方式。他置身于一条死胡同里，前面横着一堵高墙，无法逃脱。你记得很清楚，布拉谢德斯，像他那样的人，又是在我们的故土上，对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以后，他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当他最后把手枪塞进口袋，紧紧拥抱我，用眼睛看着我慢慢离去，去首都参加参议员会议时，我已经知道了，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是在走向死亡，可能战死，向多次企图刺杀他的人讨回血债。我想，他去国会一定勇敢地做出一些事情来，回答无耻之徒向他射去的嘲弄目光，宣布他的阳刚之气灌满全身。除非夺走他的灵魂，不然，那阳刚之气是决不能连根除掉的。他要做出什么呢，我不得而知，也许他本人都不知道。不过，一定是个重大行动。几年前，一位墨西哥众议员，不是在开会时开枪自揭脑壳吗？在哈瓦那，反对党领袖不是在电台麦克风前开枪自杀了吗？当然啰，那是最后的手段，谁知道路加斯能否做出别的、别的也许能够改变事态进程的事来。在他向参议院走去时，他的敌人明白了一切，在恐怖的驱使下，把他杀死在台阶上，使他无法重演参孙[①] 的

① 力大无敌的勇士、以色列的第75代大师，玛挪亚的儿子，娶非利士女子为妻。他曾经路杀壮狮，用谜语难客，还把火炬绑在狐尾上烧掉庄稼，等等。后来，非利士人收买了他的情妇大利拉。她从参孙口中探出了他力大无穷的原因，并趁他沉睡时，剃去他的头发。于是，他被非利士人俘虏，遭到他们戏侮。他祈求神赐予他一次力量。随后，他伸出双手，各抱一根大柱子，倾覆神室，和敌人同归于尽。从而，传为佳话。

事迹，后者的英勇自杀行动，非但没有给自己脸上抹黑，而且光荣地记录在《圣经》上。

“亲爱的布拉谢德斯，这些事我以前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今天我把心中的一切讲给你听，我是把你看作亲姐姐的呀！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从其缘由和背景中分离出来，你看到了，那就无法评价，就毫无意义。谁敢谴责我丈夫的决定？那决定完全符合他的高尚品格，他是被迫的呀。可是，说到这里，我要自问，他弟弟路易斯这么做出于什么缘由？这个不幸的人却相反，他决定接受我的路加斯断然拒绝的那种生存方式，宁肯被人蔑视、卑鄙、可耻，这也是他本身性格决定的。他有他的背景，这些背景推着他走上那条路。也许他以为能够找到一种承诺，既能游泳，又能保护衣服不湿，我不知道。他退退缩缩的，使我感到怜悯，特别是时至今日，人们都看到他并不是一个卑鄙的人，人死之后也不能留下臭名呀。人各有各的天性，走自己的路。我在不幸之中感到骄傲的是，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刻没有犹豫过。他之所以如此，也许因为对我感到放心。那个晚上，他在我们熟睡的幼小儿女面前，从我眼睛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我的敬慕和赞许——我极为痛苦的赞许，——我对他行为的敬慕和赞许，而且知道，他死后我会用我们两个人的精力把孩子培养成人。我们的两个野孩子在那里，多么漂亮呀，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里走自己的路……

“那么，他弟弟的背景又是怎样的呢？路加斯为了他的原则死去了，路易斯也按照他的原则死去了。有时，耍心眼、玩手腕只能削弱自己的意志，走上歧路，左顾右盼之后还是走错了方向。我敢说，那个不幸的人由于软弱而犯了错误，即使不是这样，也是感情上的问题。是这样，请你不要对这种看法感到惊

讶，我看到了你的表情，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并没有疯癫，我知道在说什么。你应该知道，我认为在他的所有错误中，最为严重的是自杀，这是最不能原谅的，同时又是最令人怜悯的。如果他的哥哥路加斯企图回避自己的命运，不正视现实，过了那么多年遭受侮辱、抬不起头的生活之后也是要上吊自杀的。我多多少少地觉得路易西托将要发生那种事。他虽然有才华，但终究是个充满幻想的人。是个完美的充满幻想的人。从实质上讲，他很天真、很浪漫。他对自己做了那种错事，对孩子做了那种错事，但上帝原谅他！

"说到孩子，表姐，你说你要关照他的女儿。毫无疑问，那对她来说是最理想的了。我最为担心的是那个小男孩。我想，我也许鼓起勇气把他接来。我的孩子一定欢迎他，尽管那不是因为他爸爸死去。我的生活很拮据，但能维持下去。"

XXI

这位夫人在信结尾要求表姐、修道院女院长给她写去新消息。

首先，我要好好讲讲那些材料是怎样落到我手里的，同时也讲讲圣克斯梅发生的意外事件，即总统被害之后，从总统府引发的革命在这个地方产生的强烈震荡。

我根本没有想到那些材料会落到我手里，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想来都有些可笑。我是保存这些材料的最佳人选，好像命里注定似的。从这两点来看，可以说愿望具有一种神秘力量，通

过这种力量魔术般地唤来那被人称为可望不可即的东西。说句老实话，我为了撰写历史，必须尽量搜集各种文献，越完整越好，我为此做了种种努力，但最后获取这些材料没有费吹灰之力。但是，其它材料可让我几天几夜不眠，绞尽脑汁，精疲力竭，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比如说，西班牙使馆被久传不衰的谣言称为“反革命巢穴”，《商报》(新时代)也这样暗示过；它遭到骚乱人群袭击以后，我设法说服守卫使馆的军官允许我进入别墅，以便随意——不是破坏，而是恰恰相反——抢到被弄得七凌八乱的档案。相反，这些材料是从天而降。我之所以说从天而降，是因为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时候，一位上帝的使臣，即一位教士，对，一个草包，也就是堂安东尼奥，圣罗莎教区神父，同时也是圣罗莎修道院神父送了来。

不过，这个奇迹说起来也很简单，事情常常就是这样的。其实是一种巧合，太巧了。在圣罗莎修女中间，有一个名字叫马拉加里加，是我母亲这一侧的远房亲戚，我对她没有什么印象，但她好像记得我。她把我的名字告诉了这位神父。修道院女院长逃跑以后，神父安东尼奥用一辆小卡车把惊恐的修女们运往首都。

神父对我解释说，修道院女院长在骚乱中失去了踪影，犹如被大地吞食了一样，使我们所有人——这是他的原话——都感到极为沮丧，因为谁都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有的人甚至推测，即使不被劫走，也得被扣为人质。第二天，而不是在这之前，当他听到圣器室电话铃响，辨听出那是修道院女院长的声音时，一块石头才落地。那声音急促，他觉得是在呼喊。电话是从首都，从西班牙使馆打来的，她现在躲在那里。她急急忙忙跑到那里，是为了火速申请全修道院人员的避难权，而且得到了这种权利。

此刻，她正忙着安排住处——这可是个大问题，因为可不是两三个人呀——，需要尽快把人运去。可敬的修道院女院长指示说，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赶快把修女运到使馆，确保安全。

“但是，您想想看，”神父对我说，“可不是两三个人呀，什么都得现抓。在圣克斯梅开杂货店的西班牙人路纳先生同意把他的那辆又破又旧的小卡车借给我。我得找人开车。可怜的修女们像牛群似的涌来。我坐在司机身边，全身颤抖，害怕路上出事。当我们认为到了求生的港湾时，发现使馆大楼夜里也被袭击了，根本不安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感谢上帝，修道院女院长已经到了国界的另一侧。最后，我把包袱丢给了教区代理主教，他又是发火又是大骂——说穿了，他不配做代理主教——，不得不把修女们接过去，分成小组，安排在好几个地方。”

“大骂？”我问他。

对；很清楚，代理主教先生骂她们缺乏为上帝献身的精神，并且——当然啰，用一般的、气恼的语气——在怯懦的罪名之上又加了愚笨的罪名。但是，我的对话人懂得，在这种形势下所有人都感到紧张。他和我讲话时，脸上一副焦虑表情，一会儿看看天花板，一会儿看看窗户，同时用手帕不停地擦拭额头。

“这样，依我个人看，我认为您，亲爱的先生，您既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情，而且还做了不能做的事情。”我对他说。他用感激的表情察看我，半信半疑，但很镇定，几乎感到幸福。

于是，他把直到那时一直用双手抱在怀里的文件交给了我，庄重地让我保存。那些文件是他远征前从修道院女院长的办公桌抽屉里取出来的。我想也许很有用，放在他手里派不上用场。他没有扔在那里，他如果那样做，不知要落到何人手里。现在，他要马上返回圣克斯梅，司机在演兵场等着他呢。当然啰，他丝

毫不怕自己的名字被列入殉教者的行列中，那样太愚蠢了。但是，由于跟代理主教很难打交道，他便求我——他通过我的那位亲戚，已经知道我是谁——，求我保存那些也许毫无趣味的材料……

那些东西就这样从天而降，落到了皮内多，忠实的效劳者的手里。我高兴地抚摩着文件夹。我拉住这位客人，去一道吃饭，他感谢我的盛情。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一直饿着肚子呢，从……从什么时候？对，从二十三四个小时之前，他一直在奔波、操劳，一方面忍受讨厌的惊吓，另一方面要面对代理主教的不快，直到遇见我。他没有我的地址，只知道我的名字。还算有运气——他有些茫然——……总之，四处打听，我又是名人，便很快找到了我。

"袭击修道院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开始有什么迹象吗？……"我问他。他坐在我对面，不停地往嘴里塞面包、煎鸡蛋。

"没有，一点迹象也没有。自从博卡内格拉暴死的消息传到镇上，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不过，头三四天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一天早晨，一具男尸，一个名叫洛佩斯的镇民，像小鸡似的头朝下吊在据说以前对参议员路加斯·罗萨莱斯做那种残酷手术的同一个地方。您可能不知道，皮内多先生，"神父先生补充说。我没有说知道，也没有说不知道。"您可能不知道，人们都说这个人，也就是'中国人'洛佩斯干的那事，好像他自己还到处吹嘘呢。一定有人把仇恨记在心里，我对您实说了吧，我不知考虑了多久，始终不知道是谁，或者说是哪些人。依我看，任何人也说不出是谁。不过，全镇人都嗅出那是报复行动，与这个望族之家多少有些联系。现在，望族之家已经人去楼空。您记得，自从罗萨莱斯博士、部长先生在那里自杀以后，家里就空空如也了。房产归谁，要经过判决，到底如何处理，不得而知。但

是,女儿被送到国外之前,一直住在修道院里……一句话,我什么也不清楚。唯一确切的事实是,修道院女院长同他们是亲戚,有交情,同他们接触很多。不过,尽管如此,谁也没有预料到会袭击修道院,谁能想到呀。其次,我敢肯定,事情不是镇上人策划的。起码,进行袭击的人不是熟人,都是外地人。他们骑着马,不是乱哄哄的,而是十分整齐,高唱现在可以到处听见的那种讨厌的口头禅。他们涌到修道院小广场时,才开始动起手来,勒住缰绳,马匹直立,开枪射击,吓死人。最后,他们看到周围连个人影也没有,便歇斯底里地高喊着向大门冲去,轧开大门,闯进院子,直到最后一刻还骑在马上。这时,难以描述的事情发生了,花园变成了马厩,看见什么抢什么、拿什么。还好,没有做出亵渎神明的事来,修女们对自己的人格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只是偶尔被推搡一两下,但事后都感到很后悔。他们干尽了破坏勾当,干得很开心。干够了以后,骑上马……重新跑到田野里,高呼穷光蛋万岁。他们没有伤任何人。他们一共三十多人,草帽上画着黑色骷髅。直到现在谁也没弄清楚,"堂安东尼奥一边用面包抹盘子里的油,一边说,"修道院女院长是怎样在骚乱中逃脱的。我一直自问,她如何一下子逃到了首都。虽然很快有传闻说,是强盗带她走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亲眼看见她夹在他们中间。要知道,有那么多双眼睛从小门后面偷偷看着强盗走出去的呀!我想,说不定是从果园逃走的,也许公路有汽车驶过,把她拉到镇外。她肯定以为那些惨无人道的家伙要把修女斩尽杀绝。"

我一直盼望我的这位客人离去,想早些看看文件夹里都有什么。一定有我需要的东西,有让我又惊又喜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这个人很好奇。但我还想再向他提些问题,弄清楚与那

些人和事有关的细节。其中一个问题是，他是否知道已故部长罗萨莱斯博士两个孩子的下落，因为我好像听到他提到过女儿已经在国外。那位先生想了一会儿，轻轻叹口气，转弯抹角地对我说，女院长让她在修道院里住了些日子，后来便送她去了纽约，让她伯母、参议员遗孀照管。后者自从丈夫死后，一直住在那个城市里。但男孩，好可怜呀。他不能向我提供准确消息。我如果允许的话，他现在该返回圣克斯梅了，因为司机一定等得不耐烦了。为什么不这样呢？但是，我希望他在神父的岗位上不会遇到不便……此刻，他站在门口，安慰我说，直到那时，托上帝的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是直到那时镇上发生了“中国人”洛佩斯事件、袭击修道院事件，当然啰，还有些使人不快的小事。镇长（他一直占据这个位子）毫无道理的被撤了职，换了另外一个人，此人虽然不比前者坏，但更愚蠢。不过，由于市长还是同一个人，能有什么变动呀。除了一些小动作，一些蠢事，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实际上一切如故……

他停了一会儿，离开前又补充说：

“皮内多先生，您知道我还想对您说点什么吗？‘中国人’洛佩斯如果不被吊死，现在很可能当上镇长了。请您好好解开天意之谜吧……”

XXII

圣克斯梅的神父终于离去了。我急忙打开他留下的文件夹，取出里面的东西。除了发票、收据和一些兴味不大的材料

处，还有一捆信件——我上面抄录的两封信就在这里面——和天蓝色带子整整齐齐地扎着的学生笔记本，蓝色的横线上，书写着工工整整的字迹。这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把重要段落抄录下来。读者将会看到，那是路易西托·罗萨莱斯女儿马利娅·埃列娜在父亲自杀之后写的几页东西，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安和紧张。虽然每一页文字都浸透着痛苦、困惑和焦虑，某些字词带着遗传印记或从家教学来的，但我觉得反映了一颗高尚心灵的美好素质。词句有些很幼稚，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能够看到一点成熟，或者一下子成熟了的东西！

“我整整哭了一夜，但还是没有把心中的痛苦完全排解出来——这是一个笔记本中间部分开头的几句话，前面是篇写得好久的常规作文，描写热带日落情景，女学生写得过分细致、冗长，同这段文字的激荡感情形成鲜明对比——，我以为用眼泪可以洗去心中的悲伤，但情况并非如此——她继续说道——；我哭了一整夜，也没有感到轻松。现在夜去天明，我已经没有眼泪。我为了不使自己变成疯子，从抽屉里许多课本中间找出我那遗忘的笔记本，想自己说服自己，因为我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人向他诉说压在心头的苦楚。亲爱的笔记本，你为什么也让我苦不堪言呀？你在嘲弄保存着的昔日那些蠢话，你在嘲弄另一个我，永远逝去的我，帮我一把吧！你，帮我一下……但是，唉！我还是把事情理一下，不然，东拉西扯，不但使我厌烦，而且会显得空洞无物。

“事情是残酷的，对，但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来讲一讲。其中一件是，托上帝的福，人们终于摆脱了麻烦，把麻烦赶跑了。外面，楼下，马达轰鸣，我周围一张张悲伤面孔看着救护车把人拉走。堂安东尼奥履行了神父和精神指导者的职责，向我走过来，把手轻轻地放在我肩上，抚摩着。我急切地拉过他的手，我

想对他做忏悔。我突然感到必须立刻向他忏悔,于是这样对他说,我想马上忏悔。他瞪着一双惊愕的眼睛。他十分恐惧,想把事情推到明天。那时,我可能恢复了疲劳,也许镇静了些。对,我已经镇静了;喉咙很干,但很镇静。我坚持忏悔,一再坚持,督促他接受我的忏悔。我们坐在小客厅的长沙发上,我的上帝,同一张沙发上!我必须向他忏悔,老实说,我并不是要让可怜的神父感到惊愕。开始,他以为我是那样痛苦,可能精神失常了,要说出蠢话来。他觉得我说的十分荒诞可笑,吓呆了。我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我从小是他看着长大的。现在,我用准确的语言,没有丝毫准备,没有半点思考,就对他讲述那种残酷的事,怎能不使他恐惧、惊愕?事情是这样的:我爸爸刚刚死去,离他悲凉尸体只两步远的地方,在房门后面,我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看到的第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最坏的女人也不能做出这种事呀。那是我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希望那是在恶梦的魔爪中挣扎,一切都是假的,不可能的。最后,当上帝让我醒过来时——不幸的安慰哟——仍和以前一样是个处女,我那可怜的爸爸也没有对他自己做出那种可怕的事……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恶梦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我今天哭了一整夜,发生的事情是真真切切的,并不是恶梦,谁都没有办法把它抹去,化为乌有。堂安东尼奥那个大好人,怎能不感到惊恐?我希望从他的审判台发出强烈反响,对我的不光彩行为的反响。我期盼着,等待着,心中又焦急又充满希望。但是,不幸的神父没有那样做,而是用绵羊样的眼睛盯着我,时间是那样长,我都觉得一直要盯下去。当他从惊愕中摆脱出来时,便开始询问我,他表情茫然,犹豫不决,语言迟钝。可怜的老神父哟,他的神经比我还崩溃得厉害,好像是他在做忏悔……当他听到一些可憎的细节以后,才得以把令人难以置信的

东西同现实联系起来。‘祈祷，孩子，多做祈祷，’这是他说出的唯一几个字。他是那样措手不及，使我感到更加无依无靠。

“太可恶了，仿佛又逼着我做了一次那种事。本来，我做忏悔时说得比较简单，用尽可能少的语言，把最重要的东西说出来。现在，我鼓起勇气，咽下口水，一口气把所有事情都讲了出来。但是，他听完我的话，仍然是那副表情，仿佛看见从我嘴里爬出象征罪恶的毒蛇。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开始折磨我，逼我准确地讲出每一个可怕的细节。我现在冷静了，清醒了，不像那时那样慌乱、害怕，脑海漆黑一片，如同打了麻醉药一样，感到有个笨拙的外科医生在用手胡乱翻动我的内脏……他想知道那个卑鄙家伙是谁(他是那样愤怒，坐在神圣的法官座位上，并没有略去那个形容词)。我说了以后，说了塔德奥的名字以后，他的反应是那样的，我在那种痛苦时刻也抑制不住，微微笑了一下。‘可是，塔德奥并不是陌生人呀，’他反驳说，‘你刚才说不认识那个男人呀……’”

“我那样说，是为了更加有力地责备自己。但是，他不是陌生人。说真的，塔德奥不是陌生人，堂安东尼奥说得对。我甚至坦白地说，那一刻，我看见他突然走进我所在的客厅。我躲在角落里，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他走过来，没有丝毫迟疑，拉起我的手，坚定地把我拉了出去。那时，我感到，荒诞地感到——我承认这一点——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剩下的唯一‘东西’，唯一的、最后一棵救生稻草……我力图看到自己潜在的力量，但不是用虚假的谅解欺骗自己。原谅，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不能原谅自己。但是，我要面对我自己的法庭，至少要搞清楚我是谁，彻底憎恶自己。但实际上，不是他，而是我是陌生的，是一个奇怪的女人，我丝毫不怀疑这个女人的存在，这个女人的显现，她突然

令人难以理解的在我身上显现出来。堂安东尼奥一副怜悯表情,很难弄清楚。他苦苦地思索着我做的事,为什么毫不反抗就把自己献了出去,哪怕在心里反抗一下也好呀。我始终摆脱不了那种想法,即他只要提出要求,我随时都委身于他;而更为可怕的,就是他明天再来,还想做那事的话,我也会答应他的,甚至现在。怎么,他并不是陌生的呀?不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呀?我小时候总是厌倦地坐在阳台上,他走过来走过去,带领、统帅一群穷孩子,用男孩特有的表演艺术驱走我的寂寞和无聊。他们如果某个下午偶尔不来我家前面玩耍的话,我只好悲伤地读本书,照看安赫洛,而这时他比以往更为紧张,他羡慕他们自由自在。后来,我们搬到首都,爸爸不止一次把他带到家里,他那不合时宜的、过分的热情,我始终不能接受,更不能赞颂。说得确切些,我鄙夷,感到不舒服。这一切已都无关紧要了。难道就因为这些他就不是一个奇怪的人,不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追求虚荣的人?……我甚至憎恶塔德奥这个可笑的名字了,特别是讨厌从爸爸嘴里听到那么多夸奖他的话,什么非凡的天才呀,他把'非凡'这个形容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出来,还说应该保护、鼓励这样的人。我气得一声不吭。我知道,他想听到我说出不同的看法,反面意见,然后没完没了地说出一大堆理由,为自己辩护。我知道,他用他的理由会说服我的,这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我才缄默不语,把门给他关得严严的,拒绝他的好意,毫不让步。天真是残酷的,是可憎的。当一个天真女孩后悔自己做出残酷的事情,能说她晚了吗?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上帝哟,你为什么不允许修改图案,重新刺绣,抹去最严重的错误?已经没有办法了。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永远没有办法。我睁开眼睛——撕裂我的五脏六腑也就是使我睁开眼睛——,希望

大地把我吞食。我如果也不了解爸爸的话，怎能爱他呢？我的爱只不过是人们称为令人怜悯的那种误会，我对爸爸的爱包含着愤怒，包含着怨恨，隔着一层东西；也包含着尊敬，但隔着点什么，这对于一个经过痛苦磨难、喜欢沉思的人来说是一种嘲弄。他孤身吊影；我在他身边，但他孤身吊影。他常常背着手，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踱来踱去。对于我来说，仿佛安赫洛用他那多动症折磨我的神经还不够，还要看见他总是那个样子，真是一肚子气。对于他的那些偶然想法，我从不作答。我让他感到我在生气，直到厌倦了，不再在踱步，离开房间。

"他一个人，从来都是一个人。妈妈死后，在他和我之间留下一道封锁线。妈妈活着时，他们两个人争论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堵高墙。争论的问题，什么问题没有争论过？他只要做件事，企图或想做件事，她立刻出来，直接、断然，甚至有些粗野地阻拦，她性格就是这样直率。现在，我看得那样清晰！她最后否决的、谴责的和痛斥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孤立的行动，而是他本人。他在心里把他推得远远的，但那并不影响对他爱得那样深。他们像水火一样不相容。他应该除掉自己！他现在这样做了，除掉了自己。除掉自己，是个粗鄙的词；我现在发现这个词多么正确、又多么可怕。这难道不是她不知不觉想做的吗？她最终达到了目的，而且是通过我，我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她的工具。写到这里，我的手颤抖了。她死后，把所有与她明晰、磊落、高尚、质朴、坚定的观点格格不入的东西，都成了亵渎神明之物，而我——我没有意识到——背叛她，诋毁她的名誉；我本来不可能把爸爸的尖锐言词都看成美好的，那时我还不十分懂得，起码不像现在这样懂得他的举止、他的行为之缘由。推翻这些缘由如同一项神圣义务压在我身上，一直压在我身上；我推翻这些缘

由，既痛苦又快慰。难道妈妈不是永远判定博卡内格拉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吗？我完全支持这个观点，任何可以想像出来的理由都不能推翻它。博卡内格拉是个放荡不羁的人，但不因此而否认他出身于一个体面家庭。他对路加斯之死应该负责。事件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尽管进行了法律调查，并对我爸爸做了允诺……另外一点毋庸置疑的是，爸爸如果是采取了不调和态度，我们根本保不住房子，保不住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不知道我们的命运会怎样，不幸的安赫洛会怎样，我会怎样……现在，只有现在，在既成事实面前，我理解他在自己妻子的重大压力下所遭受的煎熬，可怜的爸爸哟，他多么困惑、茫然呀。不过，对她来说，事情并不那样尖锐、那么富有戏剧性，因为伯父路加斯不是她的哥哥，而只是大叔子，况且最为糟糕的是，她和伯父的遗孀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看见她一只手拉着一个孩子离开家乡，接受命运的安排并不那么伤心……最后，当然啰，爸爸让人弄来一辆汽车，保护他们到达边界，并且为伯母搞到一些钱，供他们维持生计。这一切都应该考虑到。但是，他的判定是坚决的，不可更改的：博卡内格拉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她死后，我有义务——虽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支持这个观点，并且承担由它产生的后果，概括起来说，面对爸爸必须周旋的极其复杂的世界，必须采取坚定不移的、甚至非人道的态度。博卡内格拉是彻头彻尾的放荡不羁的人。混血儿塔德奥，胆大妄为。我是否要听到她这话？我对她的这个看法坚信不疑，仿佛听到她无意地从那美丽、紧闭的双唇说出来的。她死了，但仍然发表对人们的看法，坚定的、不可更改的看法。我自己也常常为她提出看法。非——凡——的天才！爸爸宣布说，但我在心里反驳他的观点，我认为混血儿塔德奥胆大妄为。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妈妈从我心

底说的。她具有一种美丽的、坚定的、天真的信念。如果谁看见她如此自信，态度如此强烈，能说她的生命已经屈指可数，大限随时就到？今天，他们两个人都已长眠于地下。在这里，我一直一个人，直到最后去见他们。但愿上帝怜悯他们的灵魂！

“唉，我控制不住自己，说得太多太远了。我糊涂了。但我不想重新看一下都写了些什么；有什么？我的忏悔，或者说没有效果的哀怨，我依偎在扶手椅里，闭着眼睛——眼睛在燃烧，已经永远干枯——，我想，我愿意把跑得很远、扭曲、混乱的思绪收拢回来……

“‘可是孩子，你怎能……为什么做出那种事？’可怜的堂安东尼奥极其悲伤地问我，他的声音里困惑多于斥责。仿佛我有现成答案给他似的！而那正是我向自己提出的，惊愕而不倦地一次次自问的问题呀！我们被神秘莫测的东西包围着，这我知道。宇宙是难以探测的；我们只能听命于伟大的神。但是，当我们发现人心也是难以探测、陌生的，不知道谁是谁的时候，更加恐惧。我还记得，永远不能忘怀，当我还是童年的时候，第一滴热血突然探出头来，在体内高喊‘肮脏’——我，一个可怜的小姑娘，有什么责任呀？——时，恐惧完全占据了我。肉体，已经教给我鄙视它，不信任它，为它感到羞怯。肉体，尽管每天都受到凌辱，仍然是我们的主，基督附着的寓所，他的榜样向我们展示生活之路，教导我们在不损害精神的情况下与兽类共存。对，精神永在，为了拯救时局而永存。但是，如果精神也突然反叛，离‘家’逃走的话，该怎么办？如果精神也是一头野兽，不认识你，不理睬你的呼唤，用嘲弄的表情奇异地看着你，远离你的控制，该怎么办呀？……我问自己，为什么做了那种事？我答不上来。那么，我到底是谁？我醒着，我清楚地知道是怎么回事，特别是

他走过来以后，开始是热烈而轻柔的抚摩，最后对我无礼、施暴，这没有一点疑问，不会错。我知道，我同意了。不仅仅是同意，而且任其摆布，好像是一种乐事；一个人筋疲力尽了，最后被大水冲走，或者失去最后的藏身之处，听从死神安排，静静地等着老虎伸来利爪、吞食，大概会有这样的感觉。实际上，他那双眼睛不是傲慢的，而是无情的。他像一个用利爪狠狠抓住猎物的野兽那样可怕而冷漠地看着。我太下流，我恐惧、羞怯，有一种奇异的幸福感，一种明知道彻底毁灭自己的幸福感。”

“毁灭，我现在感到无脸见人。但是，正像我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一样，也找不到重新做人之路。我只对自己感到惊讶，对自己感到陌生，不知道我是谁。这是我所面临的处境。忏悔神父一副苦脸，可怜的老者，我都没有请求他为我祈祷，怜悯我，饶恕我。我不能对他说，我后悔了，当时没有后悔，现在也没有后悔。我痛苦，绝望，感到彻底完了，但不后悔。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不后悔？因为我虽然没有反抗，但面对发生的事，我确实无能为力。我失去贞操，爸爸自杀身亡，心乱如麻，两件事像一桩过错，一个从未想过的过错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应该对这人之常情不可避免的过错负责。”

XXIII

聪明、细心的读者可能立刻发现了，这个懂事的姑娘不知不觉地泄露了——尽管付出了代价，不幸的姑娘哟——那个可怕的心中秘密，那是原罪。前面几页文字是那样激荡，有的段落是

那样咬文嚼字(谁宣布过修辞学和坦诚不能兼容？情况恰恰相反，甚至可以促进、加强)，在一个学生旧笔记本上写下的这几页激荡文字，是吃了那颗有名的天国苹果尚未完全消化的产物。

不过，我承认她有些不安的想法，我读过之后禁不住思索起来。可爱的姑娘，你如果亵渎自己的肉体，对生理上的脏污感到羞辱，如果像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比如说，少女们对乳房隆起感到羞怯，那该怎样说呀？……好，我该怎样说呢？在关心——真是一件蠢事——耶稣真正肖像的人当中，有人说，我们的救世主实际上也是个残疾人或畸形人，但他是人，这不就足够了吗？

还是回到马利娅·埃列娜话题上来吧。她在圣罗莎修道院只住了几个星期。现在，我把修道院女院长的信抄录下来，它讲到了她后来一段时间的命运。总的说来，这位院长的书信原稿没有多少改动，甚至有一份原稿十分清楚，好像重新誊写过；也可能在誊写时，个别地方改动了一两下。但是，看上去像一口气写下来的，除了一两处小的修饰外，和原稿完全一样。

有一封信除外，那是她写给表妹——即住在纽约的参议员罗萨莱斯的遗孀——的第二封信，是想把马利娅·埃列娜塞给她。信写得恰到好处，使那个女人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这封信我翻来覆去地读了几十遍才看清原意，它是原稿，到处是删除、增补、移动和其它形式的修改，最后才定下稿来。信的大意是这样的：

“亲爱的表妹，我已经做出决定，我很痛苦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你，它肯定使你感到不快。你知道具体情况之后，会理解我也和你一样不快的。我现在就告诉你，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事情是这样的：你也许知道，你的侄女，那个表里不一的马利娅·埃列娜把我们都骗了，她原来是个不要脸的骚货，货真

价实的骚货。你一定不相信,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活生生的证据就摆在我面前,都不敢相信是真的。但事情确实如此。为了使你不产生怀疑,在讲其他事情之前,我要对你发誓,那些证据掌握在我手里,是确凿无疑的,如同她亲笔写下的坦白书一样。你很吃惊吧?那么,请你想一想,当我履行我的职责,没收她的一个笔记本,在上面看到如此令人憎恶的事情时,该是多么惊讶呀!所有修女睡着以后,她把自己关起来,装成写东西的样子,一写就是几个钟头。我因为每天晚上都要关照她们,得知此事后,立刻决定搜查她的东西,看看她到底写些什么。亲爱的表妹,你想像不出那是些怎样的脏东西。这个粗鄙姑娘写的除了诗句还是诗句,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在这些废话赘语中间,我突然发现一篇东西,好像一篇无耻的忏悔录。这姑娘用一些——我对你发誓——足以使骑兵班长脸红的东西消遣取乐。我看到这篇东西,都得捂住鼻子,因为散发着恶臭。大概说的是,我在前面对你讲过,她亲自坦白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女人,甚至把自己称为妓女,并以此为荣。我一直以怜悯的心情对待她,把她接来,同这些天真无邪的修女住在一起。这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纯洁无瑕人的住处。但愿上帝原谅我,我这是把她们推进罪恶的污泥浊水中呀。你知道,我是忠于职守的。我必须从心底承认,我太不审慎了,那个姑娘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象也不能作为饶恕自己的借口。我本应该——我为没有那样做而自责——好好想一想她的家庭历史,看看那个把自杀写在家史上的人的血液里有没有一点混浊的、污黑的、魔鬼所特有的东西。亲爱的表妹,你心地善良,尽管你能够原谅这一切……再说,她弟弟(上帝把他造就成一个先天傻子)发生的事,也应该为我敲起警钟,汲取教训。他那个样子,是个十足的废物。可是,正当人

们商量如何管教他时，他为了逃避束缚，竟然从镇上消失了。他姐姐能比他好到哪去呀？

“亲爱的表妹，我发现那段肮脏文字以后，简直气得不能自主，我也许有些夸张，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一点都不怀疑，那个倒霉姑娘不能再在修道院住下去了。我把堂安东尼奥(这个家伙也有他的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叫来盘问，把情况讲了，他耳根都感到发烧，因为他没有权力做那种事(我说他也有他的事，我找一天再给你讲)。随后，我叫他做好一切准备，让你侄女立刻去纽约。我了解你，你会同意我的决定的，我为及时做出这个决定而感到高兴。其实，我认为，我别无选择。不然，修道院乱成一片，不可收拾，必须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不这样做，会出事的。我断然决定把她送到你那里，哪怕用我们微薄资金为她支付旅费，因为你已经原则同意把安赫洛接到你家，以此帮助我们摆脱烦恼，不配做你侄女的那个姑娘给我们造成了这样大的麻烦。当然啰，我想你不会把她留在家里，特别是家里有男孩；但会很容易地给她找个工作的，她英语好，在那个国家，谁都知道伦理道德是怎样的。猫儿都是黑的，最好让她自己去谋生吧。

“所以，在你收到此信的时候，一切已经准备就绪。那个宝贝姑娘一旦启程前往纽约，我立刻给你发电报，好去接她。”

XXIV

我认为，认真编写我这部史书的文稿时，有许多东西要剔除，或者只简单提一下。实际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搜集这么多文

件、材料，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像罗萨莱斯博士自杀以后，女儿马利娅·埃列娜被送进圣罗莎修道院，后又转移到纽约的伯母家里，弟弟安赫洛从镇上消失这些事，用一两行文字一笔带过就够了。这样的资料并不值得重视，事过境迁，望族之家只能哀叹花落去，宣扬昔日辉煌的吹鼓手没有必要到处张扬他们的不光彩结局。

好吧，我们现在回到塔德奥·莱盖纳的回忆录——这是我们的主要材料来源——上来，看看他在关键时刻都讲了些什么。在回忆录中，他对公共教育部长的葬礼做了颇为严厉的评论之后，戛然而止。毫无疑问，作者那些日子里可能经历着我称为良心上的危机，如果我们说这位阴险人物有良心不过分的话。不管因为什么，反正有好几天没有写东西。从那时开始，我们在他的回忆录中星星点点地看到这位作家、秘书写进的插语、细节、小事；我这里抄录几段。不；现在，他并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风格，讲的话和事更像自然主义者。风格反应一个人的品质。他单刀直入，不像以前那样以追求细节为乐趣，而是抓住重要事件。或者，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而是日渐严重的事件本身削弱了他的似有似无的文学兴趣。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他的笔在纸上奔驰，犹如这个年轻人的脚后跟着一大群小狗。最后，我们能够看到，狗群追了上来。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他停笔之后撰写回忆录时都写了什么。塔德奥·莱盖纳写道："我中断记录好几天了。我不知道写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写下去是否有意义。我开始时是为了消遣，也许为了自我炫耀，而现在继续下去则几乎是为了忏悔，如同那些为了拯救灵魂的人所做的那样。我们写到什么地方了？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有时感到十分厌倦，不战而败，对什么都厌倦。实

际情况是，我看得不清楚，想像不出如何从这个迷宫中走出来。唯一肯定的——我痛苦地把这件事说出来，但是，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呢？——，唯一肯定的是，那个女人还在控制着我。我憎恶她，鄙夷她，我有意让她看到这一点。但是，她控制着我。我想，她把无动于衷强加于我，用蠢笨束缚着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得十分清楚，我必须提防她。但她一直拖着我往前走，我很失望，最终向我不喜欢、不感兴趣、不适宜的东西让了步。从第一刻开始就是这样……这是我一直不愿意明明白白说出来的，太不正派、太丢人、太让人抬不起头了。但是，我现在要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也许以后用得上。"

接着，莱盖纳讲述了他如何同共和国第一夫人开始秘密来往、发生肉体关系。我不想把那一页文字一五一十地抄录下来，尽管对我来说很有兴味，同时看到作者语调痛苦、气恼又是那样开心。那上面说，是堂娜孔齐娅主动接近她丈夫的年轻秘书的，并且是那样露骨，尽管在那之前有好几次尝试都失败了，或者说，多次暗示没有效果。这次，她走到他办公桌前，说想看看他在写什么。她把双手扶在桌角上，向前探着身子，把宽大衣领半遮半掩的部位袒露出来。"她甚至把那秘密东西都展示给了我。"塔德奥毫不掩饰地说。对他来说，看到那东西可能使他有了信心和勇气。他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对她说："喂，夫人，可不能闹着玩呀。我必须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决不是纯洁无瑕的约瑟[①]。"第一夫人既不感到羞怯，也没有半点迟疑，抓住他，

---

① 《圣经》称，约瑟被众兄长以20块银币的代价卖给一群以实玛利商人后，这些人把他带到埃及，又转卖给法老的内臣和侍卫长波提乏做奴仆。波提乏的妻子淫荡不贞，想与约瑟勾搭成奸，被约瑟坚决拒绝。主人妻子恼羞成怒；波提乏偏信妻子，将他关进王室监狱。

像他说的那样，只差把手伸进他的裤裆了，并且哈哈大笑起来：好样的！这么说，我们定下来啦？“小伙子说到做到。”塔德奥说。年轻人，对，但他并不因此而完全失去自控，正如他本人解释的，“当她逃脱我的利爪，踉踉跄跄地，但平静地离去时，我还是恢复了过来。她从门口向我送来挑逗的微笑时，发现我并没有像跟屁虫那样尾随着她。我要让这个泼妇看看我是何许人也。我已经下定决心侮辱她，尽管我深思熟虑之后，决心以史为‘鉴’。历史是生活的导师，我说的是‘圣经’，神圣历史。我不是，决不是纯洁无瑕的约瑟，不能遭受那位圣徒的命运。我基本上实现了以前制订的计划：我再没有去找她；每次看见她，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旁无别人，我对她很冷，但像个正派的秘书那样，彬彬有礼、敬而远之。不过，一天下午，她终于叫住我，说：‘过来一下，阁下！’同时向我伸出食指，弯成钩子形状。我立刻明白了，不需要任何解释。我们两个人心领神会。她从来没有驯服我，但如果我吹嘘已经控制了她，那也是谎言。实际上，我时时刻刻处于防守地位。我稍稍疏忽一下，她就赢我一分。”

“现在——他补充说——，我倒觉得脚下无根了。我们要走到什么地方呀？”他讲了许多肮脏的东西，即在他作为总统秘书、执行公务之余同总统夫人保持的那种关系，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了。比如，所谓的与幽灵聚会。“我有许许多多理由不相信那种愚蠢的聚会——他感叹地说——；但是，我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找到理由说服你，使你走向你不愿意走向的地方。当然啰，都是似是而非的理由，骗人的；什么去参加的人都是态度严肃的，消遣消遣吗，又不是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去那儿聚会呀；什么与某某、某某在桌子上握握手，不就交了朋友吗。话说回来，去那儿对我也没有什么坏处呀……我被这些

理由说服了，真不应该。开始那两三个星期，我还觉得那些理由有些道理。我入会那天——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没有发生任何引人注目的事情，没有任何特殊东西，再平常不过了。一句话，什么也没有发生，枯燥无味。蠢夫人洛雷托没完没了地唠叨——她养成了这种习惯，总是这样——什么星星显现呀，她欲拦住而不能。我拿她真没办法。她呼叫、祈祷、央求、哭泣，歇斯底里，令人讨嫌。其他人，有的对我微笑，有的对她露出嘲弄的目光。伟大的统帅夫人孔齐娅骂她，让她住嘴。这是那种聚会的一大瘟疫，所有人都得忍受着。我说过，我参加的头几次聚会，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在那儿呆着，我没有任何兴致，满肚子怨气，烦闷、厌倦。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是这样，尽管我总希望下一次会好些。突然，上个星期二发生一件意外事，把我卷了进去。巫婆一副鬼魂附体的样子，斜着眼睛，好像要昏厥过去。最后，她对我这个谦恭的效劳者大放厥词。我怒不可遏，不能忍受别人的戏弄。她想通过已故参议员罗萨莱斯的嘴讲话，而那语气又是对着我的——只对着我，可是他活着时，我都没有和他说过话呀——，对我提出警告，提出建议……可是，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呀？那是怎样的建议呀？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孔齐娅坐在我的左侧，全身颤抖。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感觉到她在颤抖。可是，参议员罗萨莱斯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关心过我这个可怜小猫的命运吗？对，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怕什么。事后，我们在洛雷托——她是我的保护人，女傧相，将军夫人，马拉加里加将军的遗孀——的卧室交换看法时，我对她就是这样说的。那些话呀，警告呀，不都是参议员路加斯·罗萨莱斯的无稽之谈吗？为什么解放者博利瓦尔不说我呀？解放者博利瓦尔完全可以指控我呀？还是说别人去吧。

“这时，我觉得伟大的统帅夫人的神色很不正常。我像习惯做的那样，到洛雷托的卧室等她，坐在梳妆台旁的苹果绿扶手椅里，脑海中回忆着那桩荒唐事，直到她们回来。洛雷托很会来事，留在前厅里——她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打开收音机为我解闷。我叫她进来，想告诉她们两个人——如果可能的话，告诉所有人——，一句话，我认为那一切都是蠢不堪言的。但是，伟大统帅的夫人仍然怕得要死，她也笑，也骂，但怕得要死，谁能想到这一点呀。她在颤抖，那不是开玩笑。真让人难以相信。开始，我以为她在对我演戏，不过，演技非常笨拙，犹如集市上的杂耍女艺人。我真想打她一巴掌，不让她干那种蠢事。但是，结果呢，那是真的，她怕得要死。我高声对她喊着说，参议员罗萨莱斯无缘无故地来叫我干什么；她惊愕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疯子似的。过了一会儿，她用最仁慈、最通情达理的轻柔语调，对我反驳、央求说：‘喂，塔德奥，听我的。你应该接受那些警告，不管是谁对你提出的。你怎能用这个世界的道理解释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劝告呢？参议员既然对你讲了话，一定是有缘由的。你不能蔑视他的劝告，别那么顽固，别那么鲁莽。’

“她讲话很镇静，甚至还有些悲伤。尽管洛雷托在面前，我还是用力摇着她的双臂：‘可是，听我说，你这个傻女人，怎么想……？’我一下子卡住，说不下去了。我本来想好了，结果不知说什么好。于是，我向另一个女人转过身去，寻求帮助：洛雷托，你看呢？

“洛雷托转了一下眼珠，不知在看什么地方，满面惧色，没有理睬我的问话。这时，孔齐娅对她要求说：‘洛雷托，让我们两个人单独呆一会儿吧，好吗，亲爱的？’她很希望洛雷托离开。她还没有走开半分钟，就从房门的另一侧传来收音机的嘟嘟声、呻吟

声、咕噜声，完全盖住了我们的声音。

“可是，这一次并不是那种事。她艰难地控制住自己，一边抚摩着我——我感到周身寒彻——，一边耐心地说服我。她看到用平时那种方法不容易说服我，便拿出她的保留节目，也就是搬出以前无法直截了当说的那些话来。现在，她和盘托出：不久前，事情还只不过是个预兆，她本不想给我敲警钟。但是，现在预兆已经变成严肃的现实（你应该知道，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女人从来不会搞错）。如果说以前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而现在参议员真的讲话了，他的灵魂要报仇，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妈的，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我对她喊着说。她说：博卡内格拉（你知道，他总干背信弃义的事）的脑子里，一直想置我们于死地。

“我愣住了，听了这话谁不惊愕呀！‘可是，为什么？’我傻里傻气地问。‘还问为什么？’她往床上扫了一眼，放声笑起来，让人受不了。‘你认为那可能吗？’我又向她问了一句，表情越来越茫然。‘可能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回事！你吃了他锅里的肉！’她这样作答之后，又立刻解释说，‘哎呀呀，亲爱的，总会有人传话、使坏的，这你还不知道？……’那个愚笨女人几乎以胜利者的表情对我说。接着，她又补充道：‘喂，我有件事讲给你听听，好吗？我对潘乔·克尔蒂纳那个傀儡怕得要死，他野心勃勃，请允许我这样提醒你。我再说一遍，迹象十分明显，并非痴人说梦。’

“如果说她那些事是想使我夜不瞑寐的话，应该说她达到了目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一整夜都没有合眼，脑海里时时闪过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博卡内格拉抛弃了最亲密的合作者，像她说的那样，用背信弃义的手法，正当他们对他坚信不疑的时候，把一个个除掉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特别是不能从脑海抹去

多米尼奇的形象，我对他的事是个特殊见证人。说得确切些，在我们元首的命令下，我亲自参与处理他的事。对，我和潘乔·克尔蒂纳一起，或者说是个从犯。‘整整一个盗窃犯，’吃早饭时，元首判决说；而暴发户、国家信贷与救济银行行长晚上就已在预审监狱就餐了。最后，多米尼奇保住了生命，但必须忍受被赶下台的耻辱，一贫如洗，在首都大街、酒吧、小饭馆游荡，最后逃到国界的另一侧。今天，他在一家荷兰工厂工作，无声无息。说到我，如果有关孔齐娅的传闻是实情的话，没有必要为未来工作担心，何必胡思乱想……多米尼奇被捕前一刻，还一无所知，我作为博卡内格拉的帮凶，至今还不知道他失宠的真正原因。如果真正轮到我的话，我起码知道该怎么办。不过，那个愚蠢女人如此担心、害怕，想必有什么缘由的吧？我彻夜不眠，后悔自己太笨了，没有让她说明她讲的那些迹象、具体事实就分手了，不然，我会衡量事情的严重性，思想上有点准备。

“这样，第二天我和她单独会面时，首先让她给我讲了那事。当时，以至于后来一连几天，直至今日，她详详细细地对我讲了她的看法、怀疑和猜测。她的话有一定道理，确实不能等闲视之，不能不放在心上，可怕的事情就在后头，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那个星期充满了恐怖。如果说平时和孔齐娅打交道还不那样棘手的话，而现在却很难了，她几乎变成了神经质。只要我在什么事情上不对她提出疑义，她回答我时就不谩骂、撒野、急躁；需要对事态达到共识时，我们没有不争吵的。另外一些时候，她则力图装出亲切——应该说，献殷勤——的样子，动手动脚，让人生厌……对于那种事，我们也没少吵过嘴，事情总是从亲热开始，以抓挠，或者说以拳头结束。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仍然拴在一起，必须向前走。

“博卡内格拉见到我时，总是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没有必要否认这一点。我仔细地观察他的表情、态度和眼色，分析他的简短讲话，反复琢磨，想发现点什么。但结果总是徒劳的，一无所获。不过，这个否定的结果并不能使我镇定下来。我对他太了解了，如果被表面现象欺骗的话，就未免太天真、幼稚了。另一方面，我被那么多疑虑包围着，很难在他面前装出自然表情来。那一个星期，我过的是地狱生活！我认为，我已经无可挽回地完蛋了，唯一得救的法子，就是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逃走，连夜失去踪影，让大地吞食，变成一缕青烟，而不能无缘无故地认为那一切只不过是想像出来的，认为那个女人如果不是无中生有，便是有意夸大自己的恐惧，有意使我更加惶惶然不可终日，更牢牢地控制我，强迫我去做她始终不忘的那种事。于是，我又开始怀疑起来，和参议员罗萨莱斯的对话不是真的，那是彻头彻尾编造出来的，因为堂路加斯任何时候都不会想到我这条可怜的小虫，利用我充当他报仇的工具，而作为交换条件，像她说明的那样，帮助我们保住生命？

“‘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她最后来找我说。她也许猜到了我已经走到了极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什么办法？’我冷冷地问她，几乎是挑衅性的口气。她静静地看了我一眼。随后，移开眼睛，咬着音节对我说：‘那可是你的问题了！’她这样回答后，又补充说，‘难道你那么没用？’

“那一瞬间，我恨不得掐死她。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们走到这种地步，没有人排除她一手制造的麻烦事；当我就要像小鸟被活捉，急需采取断然措施时，却说我的问题！我的眼睛里燃起怒火。她不傻，不会看不出来。‘我是说，’她装出平静的样

子，走过来，‘我单枪匹马，不能做我想做的事。你应该……你说，我们不是永远在一起吗，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痛痛快快说出来！’我打断她的话。我抱起双臂，等着她说话。那是一道严厉的命令，咄咄逼人，也有些可笑。

“那个该死的女人真会装腔作势，毫不慌乱！可以肯定，她确信我的心情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直截了当地把早已想好的办法提出来。当时，我的态度是那样严肃，不允许她把事情当作儿戏，她便把想法一五一十地说了。前天夜里，她一直想着那个问题，即我们的问题。她找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要在博卡内格拉除掉我们之前，先把他除掉，要干得干净利落。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做；要想不得狂犬病，必须杀掉狂犬。是不得已呀，完全是合法自卫。一句话，她把自己反反复复推敲而创作出来的小说，简化为一篇故事讲给我听。我如果不把门关死，断然拒绝，持相反态度的话，她肯定要和我一起表演那出戏的。她说那是除掉博卡内格拉的最为安全、最少危险的办法。她讲述那办法时，提出了一些疑惑，那是她事先准备好了的，她讲得很流畅，很容易看出来；她是想在同我谈话时，把那些疑惑透露出来，像苏格拉底对待他无知的对话者那样，目的是从我嘴里套出她在脑海里早已想好的方案。那么，是怎样一个妙不可言的方案呢？为了搬掉我们头上的危险，就是说，除掉博卡内格拉，她要给我弄些毒药来，由我放进酒里，这样药效加上酒劲，一定让博卡内格拉永远睡过去。

“我听到这个主意，恨死她了，但没有从脸上表现出来。她讲完后，一声不吭地看着我，装出焦虑的样子。我仍然抱着双臂，用以前那种语气，命令说：‘说下去！’‘什么？’她气鼓鼓地对我喊着说。我还是那样镇静，对她反驳说：‘以后怎么办？’

“她对答如流。她早想好了答案。她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想好了。总统暴死，对我们来说即使有一点危险，起码能够暂时驱走头上的霹雳。以后，我们将逃出虎穴。再后……谁知道？‘就我本人而言，关系倒不大。’她在撒谎。‘而你，亲爱的，你是男人，又年轻，还占据那样一个位子，从你的软位上可以对事态进程发挥一些影响，很大影响，使形势稳定下来，介入并影响对遗留问题的解决。你可以预先知道将发生什么，什么时候发生。总之，上帝知道！’

“上帝知道！我什么也不想说。我认为，那样做再荒诞不过了。她没有坚持，但她坚信已经把她的想法留在了我的身上。

“事情这样持续到昨天，星期二，我们演了一场阴曹地府式的闹剧。我本来想不去参加，以表示对那些骗人东西的蔑视。可是，到了时候，我想还是去为好，免得事后对我说三道四。再说，我想造成那样一种印象，即把参议员要求办的事看作是不屑一顾的（反正他的话模棱两可，遮遮掩掩的）。不管怎么说，我想看看，那个杰出的灵魂是否显现，想见一见。

“参议员没有来。或者确切地说，来了，但是通过另外一个人，我是说，派刚刚加入死人行列的弟弟堂路易西托，让他来提醒我他前次聚会上留下的话。这次，是另一个巫婆，一个新巫婆。博士通过她的嘴讲话，开门见山，威胁我说不能再犹豫了；至于是什么事，我一清二楚，赶快去做。别再瞻前顾后了，免得后悔莫及。

“我站起来，推倒椅子，像旋风一样跑出黑洞一般的房间。太过分了，我跑到洛雷托的房间，一屁股坐在扶手椅里，用手托着脑袋。没过几分钟，孔齐娅就赶了来；原来，聚会被迫解散了，那是我的罪过。她半似愤怒、半似警觉地来找我算账。‘你疯

了，听我说。'她说着向我走过来。我直起身子，狠狠推了她一下，转身回到我的房间里。"

XXV

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们不被卷入悲剧结局的话，那才怪呢。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评论那些事情，评论是毫无意义的。还是继续抄录塔德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录吧。"我趴在床上，心情是那么激动，"他继续写道，"特别是，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是被迫地在堂娜洛雷托，或者说拉皮条女人的卧室里同孔齐娅勾勾搭搭而感到气恼，无法忍受。我诅咒，为什么把我带到首都来，又卷入这种令人头痛的生活和阴谋中来。我厌了，疲惫不堪，精神紧张，不知过了多久才睡着。睡着了，但睡得不实，更为糟糕的是还做了恶梦。堂路易西托并不满足以前的口信，又在梦中来找我。实际上，他是来向我确认、证实巫婆是否说了他叮嘱的话——他这样对我说——，他要订正、强调、明确一下。现在在梦中，博士不像在聚会上说话那样简短、生硬，而是唠叨、啰嗦，和平时的风格、习惯一模一样。他说，完全理解我为什么犹豫不决，因为巫婆（你用你的观察方法，一定看到了她是个怎样的人）是那样一个人，我要称她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食粪动物，通过她的嘴不可能讲清楚我的原意。塔德奥，有教养的人使用希腊词语能够表达某些概念，而又避免街巷俚语，这些你都懂吧？食粪兽，由食粪和动物组成的词。巫婆是这样的人，是食粪动物。她讲话粗鄙，说得确切些，是平民语言，你从她

嘴里能听出我的优美词汇吗？听不出吧？肯定听不出。她根本不能表达我的意思。不过，我没有别的法子，没有更合适的法子让人听见我的声音，我又不能矫揉造作，因为我必须与你交流……博士脖子上系着一条丝巾，为了顺畅地讲话，他用手指把丝巾拉松些，又伸了伸脖子。我像往常那样，和他开了个玩笑：我问他，是不是有人想判处他绞刑。他眼睛闪烁着讥讽的光芒。我第一次发现他对玩笑感兴趣。不过，他佯装严肃，想争辩几句。这种玩笑很低级，不能随便和你尊敬的人开，懂吗？我原谅你。我知道，你没有恶意，心里还是喜欢我的。不过，看来你不十分关注我对你讲的那件事。他补充说：'喂，别再打断我。'我很关注，很关注，情况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我打断他的话并不是因为不关注那事，而是不那么急着听；我肯定，他无论如何还会对我讲一遍的。总之，他对我讲过，他是来确认讲的话的，等等，等等。是这样，他来讲多少次，我就打断多少次。最后他对我说，那就再见吧，同时向我伸出舌头，很长、很长，真可笑。我的梦到此结束。

"用语言释梦，像讲述发生的事似的，不可能准确地讲出它的含义。梦只能意会，不能言表。梦的关键是在那些无法表述的细节中，在头脑和四肢轻微变化的比率——我们暂且这样说吧——中；声音接近或远离，特别是低弱或不自然的停顿，更是关键的关键。为什么博士的造访给我留下可笑印象，以致醒过来时还在发笑，同时——这不免有些矛盾——把我推进令人焦虑，甚至可恶、不快的邪恶旋风里？我醒来时还在笑，但心情焦虑不安。头痛得很厉害。

"一个人某天早晨起来时头痛，起来后肯定心情不好，处处觉得不顺，一整天都过得不舒服。我今天就是这样。我几乎没

有出门，留在办公室里。喝咖啡时，我这样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我是说想的、谋取的、策划的、希望的和渴求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的存在，我是说存在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完全是荒唐行为。我呷着咖啡自问：我，塔德奥·莱盖纳，已故贝伦·莱盖纳、圣克斯梅镇有名女人的儿子，坐在总统府的办公室里，面对演兵场，负责处理总统日常事务，手下管着几个职员，随时为博卡内格拉起草报告；其次，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又多了个任务，偷偷地和总统夫人睡着，这都是为了什么呀？今天、明天，永远这样下去？为什么呀？……我清楚地知道，这些想法是恶梦的后遗症，还没有恢复过来；喝着侍从准备的半热咖啡感到恶心，也是这个原因。问题是，我对什么都感到恶心，对每个人都感到恶心，首先对自己。我忍受不下去了，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不想再被这苦差事锁住身子。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走下楼去，来到大街上。当然啰，毫无目的地瞎走，让脑袋清醒些。

“但是，我立刻发现，我不习惯这样在大街上走动，像人们做的那样，为散步而散步。我讨厌碰见那些蠢蛋，他们有时打招呼，有时不打招呼。再说，像傻瓜似的，不知往哪儿走，如果说这是一大乐趣的话，那我一定是遗忘了，或者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种乐趣。我遗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就是圣克斯梅，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从‘朝霞’前面走过，往里面瞟了一眼，这么早就有好几个闲人坐在窗户后面了。我犹豫了一会儿，进去不进去；可是，喝点什么呀？我一边犹豫着，一边走了过去。不回去了，不值得。另外，我发现，自己体内有个东西阻拦着我。什么东西？请您调查调查吧！阻拦着我，压在我身上，推动我，拉住我……一切都是那样奇怪……那些街道，那些商店，那些人，他们在注视着什么，可又像心不在焉的样子；一切。

“脑海里好像有只马蝇在东突西撞，我想起了第一次跨进京城的情景，坐在吉普车里，还有潘乔·克尔蒂纳。只有两次(不久前，罗萨莱斯博士自杀时，也是坐在汽车里，来去匆匆)穿城而过，像切水果那样，从市中心直到郊外。现在是另外一种情景：再次观察同一部电影，但镜头很慢，令人厌烦。我走呀走呀，像梦中一样，仿佛还在做梦。还在做梦？莫非是同一个恶梦的续集？我这样自问。我正有些心不在焉地走着时，突然感到被人抓住胳臂。我回过身去，这是谁呀？安赫洛，对，是安赫洛。他贴在我脸上，呼噜呼噜地说着什么，张着大嘴，一副傻相，眯缝着一双老鼠眼。我惊了一下。‘你可真吓了我一大跳呀，蠢蛋，’我骂了他一句。他拉我胳臂时，魂都被吓跑了，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我不知不觉已经置身一座菜市场里，身边是这个不速之客，荒唐可笑的安赫洛。从他肩膀上面望过去，可以看到一辆辆运菜卡车，有莴苣，有鲜菜，有圆葱，有香料。空气中充满鱼腥味、臭水味。我的目光始终不能离开那个安赫洛，他像逃难似的，破衣烂衫，满身油渍污垢，头发蓬乱，胡子老长。他像个乞丐，不是像，而是个真正乞丐。他总是抓住我的胳臂，不停地摇晃着。他张着大嘴，看样子很高兴。他的另一只手五指分开，做出索要东西的样子，不时地把指肚收拢起来，送到嘴边，意思是饿了。他始终不放开我。

“这不是梦，决不是梦。真倒霉，没事逛大街、菜市场干什么，又没有把东西丢在这里！我像苍蝇被蜘蛛网缠住一样难受，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把钱塞在安赫洛手里，作为换取自由的代价。随即，我指了指对面人行道上的一家饭馆，他跑着离开我。我赶快离开那里，向市中心走去，想重新躲进我的小洞穴里。但是，我走到街角时，回过头去，用目光寻找他。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确实回过头去了。他在那里，观看一个小伙子用自行车车轮做游戏。我走过去：'安赫洛！'他有些惊恐地打量了我一下。'安赫洛，过来！'我对他说。这次，是我抓住他的胳臂。他，一下子镇定了下来，很不自然地欢跳起来。我和他一边走着一边自问，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去，不知道带上这个傻子干什么。我们来到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广场，坐在石凳上，旁边有好几棵瘦高的棕榈树。'安赫洛，'我问他，'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过夜，在哪儿睡觉？'这个流浪汉懂得我的话。为什么不懂呀？不过，他总是张着嘴笑，那是想装出呆傻的样子。他艰难地发出声音来，仿佛在按他的方式回答我的问话。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了，他在嘲弄我；实际上，他不想做什么，只装出十分费力的样子，我从他那双老鼠眼睛的深处看得出来。他妈的，傻子也有一肚子坏水。我心中燃起怒火，使劲抓住他的手腕，狠狠地握压：'快告诉我，你住在哪个洞子里，他妈的。'可是，这个无赖呻吟起来，又哭又闹，那是告诉我弄伤了他；而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严重。他皱着眉头，看着我，不高兴地嘟哝着。

"'安赫洛，听我说！'这次，我把声音放得轻柔些。但是，生活的感伤突然传遍我的全身。他那双狡黠的小眼睛审视着我，我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坐在石凳上，紧紧靠在一起，呆了一会儿又一会儿。天气热极了，云朵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怎么好，没有心思做什么、想什么……头痛，回去以后，或者路上经过药店，买片阿斯匹林吃吧。

"一条小狗跑过来，在我们周围闻嗅着。安赫洛一下子抓住它，露出一副胜利者的表情，送过来让我看。小狗在他怀里挣扎，绝望地想逃走。我看见这情景，心里很不好受。'放开它，太恶心了！'我吓唬他说。他把小狗放了，看着它穿过尘土飞扬的

小广场，渐逃渐远，笑得死去活来。

"'安赫洛，咱们走吧。'最后，我这样对他说。我们重新走起来。在一家糖果店，我给他买了几块糕点，又给他点钱。'安赫洛，你总在菜市场那儿走动呀?'我和他分手时，这样问。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肯定神气回答我，是这样，是这样。谁知道。"

塔德奥的回忆录写到这里又中断了，他讲述的故事永远地中止了。这位年轻秘书直到博卡内格拉身亡的那个夜晚才重新拿起笔。但也就是那个夜晚，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与元首会面。不过，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找到一点时间写了几页文字，最后几页文字。

XXVI

在我和伯母洛雷托的谈话中——我已经讲过那次谈话的一些情况，——还有个侦探小说式的小小问题悬着呢。大家也许还记得，其关键材料我现在极为偶然地得到了。这个问题是：总统夫人堂娜孔齐娅告诉她的亲密女友、我的亲戚说，塔德奥杀死了博卡内格拉，但事后才听见使我们成为总统遗孤的枪声……是不是? 假如我想写一部神秘小说的话，将设置一连串奇妙的假说，让它们在我为猎奇读者道出真正的结案方法之前，作为选择答案提供给他们。不过，我这里写的并不是什么消遣小说，而是要分析史实。所以，我必须利用可靠材料，首先告诉读者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我说了，是极为偶然地知道那事的。如果凶手本人不留下

文字材料供后人评说——我现在就在评说——的话，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不能了解那出戏的细节。案发的那天夜里，在尾声一刻临近时，总统私人秘书、年轻的塔德奥——他勤奋耕耘的精神令人难以置信——独自关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在一张张的纸上急切地写着，字迹很潦草，这些材料后来凌乱地扔在他的桌子上。由于那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下面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些材料落在了我的罪恶双手里，同时落来的还有他的其余手稿，我为了这部作品而不知寻找了多久的手稿。

“就这么办！”塔德奥在他的最后几页文字之首感叹地说。随即，他解释说：“一切都已铸成，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盛大的招待会结束了。来宾们，军政要员、使团成员、作家、漂亮贵妇和衣着时髦的绅士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中。寂静立刻，可以说突然笼罩了总统府和全城。每个人的血液里都灌进了不少酒精，筋疲力尽地睡去，忘记了一天的痛苦、渴求和恐惧。

“所有人都睡去了，只有我除外。我在这里守夜、不眠，因为只有我知道明天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日子。记者把报道招待会的热情洋溢的文稿送到印刷厂以后，在安安静静地休息，不再去想第二天要忙碌什么工作，有什么可怕消息。但是，我知道这一切，我要守候。

“她也在守候。她装成睡着的样子，眯缝着眼睛，躺在他的身边，等候着，直到博卡内格拉的熟睡、肿胀身躯在死神的怀里挣扎，死神是他最钟爱的妻子亲手而仔细为他准备的，而由我，他的私人秘书、他的被保护人、他信赖的人放在他酒里的。

“对，她一定心满意足了，她如此渴望的事情完成了。真的，事情很容易，她说得对，太容易了。把毒液——最后用的是毒液，而不是粉剂——放在他的酒瓶里，便大功告成了。他有这样

的习惯,用眼色要我斟好一杯杯酒,他再一口口喝进去。他最后说,喝得过量了,眼皮发沉,舌头僵硬,手指僵直,这些迹象是收兵号角,客人必须退席。有些人走得那样快,都没有和主人告别。他们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履行常人礼节是无用的,甚至是不适宜的。昨天晚上,那些彬彬有礼的人可能没有想到永远失去了同博卡内格拉总统握手的机会。我呢,一直把他送到房间,像……

"哎哟哟,那个女人如果知道我在想什么,一定会嘲弄我的。难道她猜不到我的想法?我好像听见她在讲话,听见她的嘲弄语调:没用的东西!这个女人谁也对付不了。我这样问自己,那个母老虎真的躲在她的牺牲品旁边,等着看毒液发作,是否有百分之百的效力?……好了,我反正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在这里坐等结果。在她发出惊叫声——这是商量好的暗号,为了欺骗视听,上演一场滑稽剧——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一步。但是,时间变得这样漫长呀!每分钟过得这样慢呀!夜里的时钟这样懒惰呀!她也许被骗了,卖给她的不是毒液,而是白水。明天可要招来嘲弄的大笑了。我有些疑虑,是不是她上当了!不,不会。事情可能是,她也害怕去做那么多需要做的事情,现在要喘口气,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像自己想的那样顽强。此刻,她也许坐在尸体旁边,或者站在门口,还没敢按照仔细制订的计划去做。再说,博卡内格拉是不是已经或者将要从醉酒的沉睡转到死亡的沉睡。或者毒液尽管像人们说的那样有奇效,可死亡过程却是那样残酷呀……"

*　　　*　　　*

塔德奥写了多半页这样胡思乱想的东西,之后戛然而止。

省略号是我加的，手稿中本来没有；那页纸没有写完。但是，后来他用另外一页纸又继续做了解释。“在那种情况下，在那一刻，我都快得狂躁症了。”后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塔德奥听到的，把塔德奥从漫漫的遐想中唤醒过来的并不是事先商量好的、久久盼望的喊声——她一旦看到丈夫所谓的暴死，就要用这喊声大闹总统府，呼喊救命——，而是博卡内格拉的电铃，他床头柜上有电铃，可以随时从自己房间呼叫秘书。塔德奥本以为元首已经死去，现在却听到他的电铃声，该是多么惊恐呀。莫非是墓穴那边的电铃。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那是她，是孔齐娅，而不是博卡内格拉从那边按了电铃，他相信这一点，立刻赶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不，那不是癖好，也不是天真的文学兴趣。这一点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可想像的，而是年轻的塔德奥·莱盖纳怀疑自己落入了圈套，他曾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一点，虽然是徒劳的，但没法留下那几页文字，用手迹为决定性的事实作证。他的担心有道理的话，可以作为控告同谋者的证据，为自己报仇。到时候，那几页材料会像炸弹那样爆炸。但谁也没有想到它们落到了那个人手里，此人又胆怯地转给了我。他那基本上正确的想法是不会落空的。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它们会被法院用于起诉的。噢，什么东西都能派上用场！——，起码将为最崇高的历史审判提供证词。但历史不需要这些材料就报了仇。

“我火速赶到总统卧室，”塔德奥结束时这样说，“但没有看见孔齐娅，我根本没有想到会看不到她，我一直认为是她有什么事叫我。而是看见博卡内格拉，真是活见鬼，他在床上半直着身子。我觉得我的面部表情和他一样，像死人那样可怕。我站在

门口，呆立着。他缓慢地，低弱而疲倦地——但一直用眼睛盯着我——对我说：'她亲自，你知道吗？她亲自把什么都讲给了我听。她讲给我听，只是为了在我死去之前，知道吗？把你先送走。'他停下来喘口气，用嘶哑的声音补充说；'但是，我不杀死你，不杀。混蛋，继续活下去吧！'他把手伸到枕头下面，用乌黑的尖爪抓着床单，寻找着什么。最后急切地抓起手枪，厌恶地向我开火。我一把把手枪挡在空中，抓到手里。我看了看那支手枪，再次抬起眼睛，立刻瞄准(我不知道怎样产生了那个想法，也许为了摆脱他的目光)，向他开枪。他一头撞在墙壁上。我向过道走去，希望孔齐娅听到枪声以后走过来，可那个……女人躲到哪儿去了？

"但是，她没有露面。我也没有去找她。找她干什么？现在找她已经没有意义。我回到办公室，把发生的事写了下来，为了不使故事残缺不全。我那一枪只不过加速了博卡内格拉的死亡，因为死神早已深入到他的体内。也许少让他受些苦、受些罪。"

这是塔德奥·莱盖纳的最后几句话。"故事"——他把那称为"故事"，现实的故事总是不完整的——的其余部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补充起来，但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请读者注意，有些材料是我伯母洛雷托提供的。潘乔·克尔蒂纳不是还在嘛，他可以为缺少的众多材料提供最为详细的情节。比如，堂娜孔齐娅打电话给他，虽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事先是否有密谋；他把保镖留在下面，只身一人跑到楼上；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他看到塔德奥以后，在楼上做了些什么。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如果说了的话。但知道，那个人没有想到，也许没有时间自卫……

XXVII

可是，现在该透露一下是谁向我提供塔德奥·莱盖纳的那份手稿、本部作品主导素材了。是索布拉尔维，他在总统办公室做行政工作，塔德奥是他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索布拉尔维。我们马上会看到，在此事上没有什么神秘的。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种纯属家庭和个人的情况没有什么重要性——，索布拉尔维住在我不知多久以前就居住的公寓里，即马利吉塔[①]公寓（顺便说一下，这个名字很适于索布拉尔维）。从一般公寓上讲，它信誉好，相当不错。就我个人来说，住在这里不只有一个理由。首先，房间在一层，和餐厅只有一壁之隔，这对我这个因身体原因而以轮椅代步的人来说，不仅方便，而且是几乎不可缺少的。其次，它位于中心地区，离"朝霞"咖啡馆没有几步远。最后，看在我是老住户的面上，在租金上有照顾，有时拖欠，也不上门逼债……索布拉尔维由于某种原因（当然，和我的原因大不一样）还是个光棍，是那里的一位老住户。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平时点点头，问声早安、晚安，说几句不说不行的话，很少长时间交谈（说句公道话，也免不了互相问一下对方生活情况，有没有新鲜事儿）。但现在生活在这个多事的年代里，已经不讲究客套；人们缩小距离，互相接近就是有什么缘由，也是恶意多于善意。索布拉尔维就是这样，他得

---

① 它是"马利加"的小指词，意为"女人气的人"。

知我同那个在当代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隐形重要人物老家伙奥罗里斯保持经常接触(传言甚至说非常密切,我对此从不辟谣)以后,而不是在那之前和我谈起了那份手稿的问题。

我当然很高兴了,不过,并没有表露出惊喜表情。但是,对了,决不能做出蠢事来,我可不听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说到底,索布拉尔维是很天真的,我没有费多大劲儿就让他把肚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概括起来说是,他在上司的桌子上看到并读到了——当然要读了——塔德奥最后时刻写下的、凌乱丢弃的几页文字以后,觉得内容重要,和时局背景有关,便决定收存起来。此外,他把后来在抽屉里发现的材料也席卷一空。那天,他像以往早晨上班一样,兴奋,欢快,高兴。他穿过过道时,发现情况异常,但只是到了楼上,才从一个勤杂工嘴里知道发生的事,事情十分严重:凌晨,莱盖纳先生向躺在床上的陛下开了一枪,索布拉尔维用邪恶的目光暗示,时间和地点大有文章。听到枪声,克尔蒂纳上校是那样及时赶到,好像从天而降似的,恰好与凶手正面相遇,连开数枪,把他打发了(真的,那儿还能看到血迹呢)。这样,那时总统府里有两具尸体,还缺一具,不久就三具了,因为克尔蒂纳上校下楼时碰破了脑袋,昏了过去,被送去抢救。"您想想看,皮内多先生,总统府该是多么混乱呀……但是,请您听好,我说混乱,并不是指嘈杂、呼叫、手忙脚乱。不是指这个,而是指心理上的混乱,惊恐、慌乱、恐惧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说特别寂静、特别审慎、掩饰……总统夫人本人自然十分不幸、十分可怜了,看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像幼小牛犊咬着母亲奶头那样,抓起电话,把发生的事告诉两个女同事,并且建议说,如果不愿意就别来,因为事情对她们的脆弱神经来说有些难以承受。但她们还是来了,猎奇感胜利了。不过,我在

她们来到之前，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职责检查了我的刚刚死去的顶头上司的办公桌。皮内多先生，当我看到……我敢对您发誓，差一点吓得倒在地上……好了，太可怕了，我急忙把那几页材料藏起来，又去翻他办公桌的抽屉（没有必要撬锁，因为钥匙都挂在上面），最后找到这摞材料。他一直像个勤劳的蚂蚁那样不停地写，我从来没有找到机会看一眼。我觉得应该保存好……”“连同塔德奥的其他遗物一起保存起来，”我笑着说。

我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意外的收获，这是实话。索布拉尔维很不审慎，脸色通红，惊恐地看了我一眼，像个当场被捉住的扒手。他沉默不语，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他看见我邪恶地笑了笑，也强做笑颜，同谋者的假笑。但是，他别想逃脱我的利爪！他吞吞吐吐，但不管愿意不愿意，还是把肚子里的坏水全倒了出来。他说，莱盖纳的抽屉里除了一些小东西外，还有个精致金属盒，里面有钱，数额相当可观，可能是他的积蓄（他过着修士生活，总统府里又什么都有，工资几乎可以不动用，什么省不下来呀）。这个乡巴佬把钞票一张张摞起来，放在一起。索布拉尔维曾经正式宣布自己是这笔钱的全权继承人，唯一享用者，而现在他表示——多么慷慨呀——同手稿一起转交给我，因为他把那一切收起来，只是为了安全，不遗失。他听从我的建议，由我来处理。反正莱盖纳先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因为……

索布拉尔维坦白得很彻底，我赦免他无罪。对于他来说，手里拿着这些东西——我是说手稿——，也很危险。至于钱，很难确认它的性质；如果特别审慎处理的话，总可以找到适于具体情况和时间的解决办法。目前，重要的是这些材料。他很高兴把材料交给我，我想，我觉得他懂得该在哪些方面谨慎些，和那类人打交道从来没有安全可言。

XXVIII

意外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历史？这是值得学术界研究的大课题，让哲学与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去做博士论文吧。这个问题极可能同克列奥帕特拉[1]的鼻子的作用，同命运之神使人复活的作用，同在每个人生活中称为命运——好运或厄运，如果说有命运可言的话，谁知道是不是存在命运呀！——的那种神秘东西联系起来。

不过，这更应该是历史哲学家的事，而不是一般历史学家的事。历史学家只把散落的材料搜集起来，就完事大吉了。如果说有什么影响事态整个进程的话，他也没有必要去研究那是上帝还是魔鬼的功与过……不管命运、巧合或者下意识——今天，把一切都归咎于它们——是不是想戏弄人，但有一件事是确切的，即我们潇洒的上校结束塔德奥生命以后，在楼梯上摔倒一事。他滚了下去，这在我国历史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看到他头破血流，编年史家未来可以以此为据，对他的灭顶之灾写一篇哀悼文章，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因为这很可能唤起兴趣——，对不可预测的天意安排写点东西。无论怎么说，实际情况——我尊重事实——是，这一事件应该说是不幸的，令人悲痛的。不管潘乔·克尔蒂纳是否卷入第一夫人的阴谋活动，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爬到了那样的高位，谁能对他吭一声呀？很显然，不

[1] 古埃及七大美女中第七位的名字。她最为美丽。

管后面有没有人操纵，他是时局无可争议的裁判，并且肯定是博卡内格拉的继承人，国家元首。

我们的这位英雄，从天而降除掉了叛徒莱盖纳以后，急忙跑下楼梯，高高兴兴地去追赶考虑他的伸手可及、极为光明前程的人。他是那样急不可耐，一下子撞破了脑袋，他滑倒了，滚下楼梯……第二天，他从脑震荡中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军事监狱的医院里。说得确切些，躺在小医务室的病床上。当然啰，他享受着他那个级别的待遇和照顾。不过，他被逮捕了，被软禁了。这是上级的命令。

上级命令！这是什么意思？开始，他一点儿也弄不懂，怎能懂呢？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在地狱大门口游荡时，已经组成了一个保卫人民委员会，由部队军官代表组成。他也没有想到，一个三人委员会代表三军迅速掌握了最高权力。三人委员会里，有一个成员就是他本人的部属、骑兵警察第一大队军士长法罗·阿尔贝托，这使缠着药棉和绷带的潘乔·克尔蒂纳肯定想得很多很多……

这些事件十分令人震惊，但对我来说，无论其原因、表现形式，还是发展过程都是清晰可见的。历史学家拥有所有材料，待时机成熟时，组织起来，写一部前后一致、脉络清楚的作品，从博卡内格拉被害的消息传出，总统府自动召开的气氛紧张的内阁会议写起，直到此时此刻。那次紧急召开的部长会议上出现了分歧，内阁成员之间互相谩骂、耳光加拳头。这些现象的根源是长期存在于陆军和空军副司令之间的仇恨；难以形容的闹剧；公开、半公开的威胁和武装冲突；主教力图调解，把洪水引导到河床里，或者像邪恶传闻说的那样，引导到他的磨坊里；暴力事件不时发生；兵营暴乱；军官无能为力。最后，三人委员会——军

官们推拥这个委员会领导所谓的保卫人民委员会——宣布战争状态……

潘乔·克尔蒂纳醒来了:他被捕了,被软禁了,这是那个法罗·阿尔贝托和另外两个无名军官——“混子”塔桥和“野兽”——下达的命令。这样,我的上校只能耐心地养伤啦!特别是,我的这位年轻人,可不能随便活动呀。他在这种情况下,乱动是十分危险的……

XXIX

潘乔·克尔蒂纳并不是很有耐性的人,他不会安安静静地呆很长时间。在我们所处的形势下,凡是多多少少抱有点希望的人——在还有生命的时候,就有希望,——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许个别人除外。他很久以前,就想有所作为,或者说他是个危险人物、可怕人物。可是,难道有那么多余地供人们选择吗?好吧,我和洛雷托谈话过程中……

对那次谈话我只讲了一半,现在不想讲下去了,因为那是一篇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再说,我翻阅写下的东西时发现,简单说说吧,没有确切地反映她的口气。也许我做出天才的努力,也无法反映出来。那个老夫人有个特点,讲话断断续续,把有用的、无用的一古脑儿说出来;她讲了数不尽的事情,无疑我要根据自己的特殊兴趣只把有点用处的东西从中选择出来。由此,我的这位远亲好像——我是说好像,事实并非如此——还算锐敏,她的话中包含着无意透露的东西。所以,更应该说,如果不听她那

些模棱两可、拖泥带水的谈话，我这个历史学家很难从探索、调查和研究中获取成果。不过，我在这里做的事情只不过搜集材料，为以后修建计划中的历史大厦打个基础。

好了，闲话少说，我来讲讲与此目的有关的事，特别是与两个人物有联系的事吧。他们在我国的悲剧中，过去、现在，也许将来都起着重要作用。具体地说，我指的是潘乔·克尔蒂纳和奥罗里斯。

说到潘乔·克尔蒂纳，堂娜洛雷托的态度几乎完全是否定的，对他十分反感。为什么？我如果没有错的话，那是受了我伯父安特诺尔的影响。他——一个锋芒必露的人——活着时，对这个喜欢钻营的年轻人的飞腾黄达，一直表现出怀疑和愤怒情绪，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看来，女人，包括对别的事情一窍不通或毫不关心的女人，相反对这类事却很快能嗅到点什么，她们常常是坚定不移地，甚至过于盲目地全速投入战斗状态；她们在别的事情上与丈夫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然而现在却能建立起坚不可摧的联盟来。我不能说洛雷托同我伯父安特诺尔的情况完全属于此类。但是，她为什么如此憎恶克尔蒂纳呢？正如我说的，已故伯父的怀疑和恼怒是有道理的。不过，他决不是个机敏的人，当然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想像力，预测到可能遭受的戏弄；只是他死得还及时，才没有继续自讨没趣。实际上，正是其中一个不算小的戏弄导致了他的丧生。塔德奥的回忆录对这件事有过描述，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总统那样蔑视他，宣布任命心腹晋升都不和他这个仍然是国防部长的人打个招呼，这委实令他怒不可遏。安特诺尔肺都气炸了，如果不及时告别这种狗一样的生活，还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侮辱呢。事情确实是这样，马拉加里加将军刚刚死去，博卡内格拉没有任命新人接替，

而是把国防部分成三个独立的副部级机构,任命各军种中最可靠的上校为第一把手。他还搞了另外一个独立的副部级的单位,即公安部,这是专为潘乔·克尔蒂纳设立的……事情不是明摆着吗,谁看不出呀?我没有想到说点什么,让洛雷托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女人都有一种非常锐敏的嗅觉,能够嗅出个人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这样,她虽然不能确切知道是什么原因,但看到安特诺尔一副忧虑表情,就足以憎恶潘乔了。

"洛雷托伯母,我几乎可以肯定,堂娜孔齐娅也在某种程度上把他拉了过去,而您可能还不知道呢。那次打电话,说话吞吞吐吐,还不令人怀疑呀?其次,有件事非常奇怪,塔德奥的枪声是在她通报总统被害以后才响的……总之,我不想妄加评论,但也不是保证……那个不幸的女人也许被来自阴间的信息吓坏了,谁能说那不是她自己布下的陷阱,让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掉下去,甚至……我现在已经唤起了她的敌意,唤起了她的自尊心,很想让她说几句话。"

她没有正面拒绝我的暗示,但我说的她"可能还不知道"那句话,看得出刺伤了她;刺得那样重,她在承认……最后,她那脏污的嘴巴出现几条细小皱纹,对她知心女友勾勒出一副斥责的怪相。

"孔齐娅是一个可怕人物。"她承认说。但是我无法从她嘴里套出别的话来,这也许因为美好的事情从她脑海里逃掉了。

我使出最后一招,明白无误地向她指出:

"我看呀,我再说一遍,堂娜孔齐娅也许失去了理智。幽灵在她身上播种下了恐惧,她绝望了,想一下子结束丈夫博卡内格拉和情夫塔德奥的生命。为此,她同丧尽天良的潘乔·克尔蒂纳勾结起来,让他摘取桃子,而她留下一点残羹剩饭。洛雷托伯母,您看是不是这样。"

洛雷托瞪着惊愕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她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好了，现在还讲这种事干什么？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巧合而魔鬼缠住他的尾巴，或者说潘乔不从楼梯滚下去，碰破脑袋，他现在很可能当上了共和国第一丈夫。”

我瞟了她一眼，看看她有什么反应。但她面部没有任何异常变化。于是，我把想好要说的那个传闻(这个传闻连索布拉尔维都知道，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法罗·阿尔贝托给他的原上司、仍住在医院里的潘乔一个台阶下，两个人仍然秘密接触)放在一边，继续向下说去：

“那样，我们也许有个独裁者，而不是今天统治我们的三人委员会，”说到这里，我又补充道；“还是这样好，洛雷托伯母，您说呢？三人委员会成员能听取有头脑、有经验人的看法，比如我们的老先生奥罗里斯，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安全保证呀。”

她笑了笑。我们已经接触到了正题。我刚来时，就注意反复说明，是奥罗里斯为我提供了她的现地址，确切地说，是她的电话号码。此刻，我露出一副深思的样子，在心中琢磨着：生活常常发生多么奇异的变化呀！一个人年纪这么大了，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机遇；混了一辈子，而没有施展自己的天才，但当他失去一切希望，甚至都不能走动时，突然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样大的权力落在了他奥罗里斯手里！

我这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装出来的，只不过想给对话人的脑海里留下一个特殊印象。我是个坦率、直爽的人。实际情况是，什么都不可预测。人们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别人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任何人处在这种或那种关键时刻，都可能一夜之间做出奇迹来。谁能想到，这个形容污秽、体弱多

病的老人，这个受人尊敬的老人，奥罗里斯先生坐在病人扶手椅里，某一天能够拿别人的生命当儿戏？……说到命运这个话题，他的命运，其他人的命运，所有人的命运，很明显，如果潘乔·克尔蒂纳不从楼梯上摔下去的话，此刻的标准像框里，他那露着洁白牙齿的微笑已经代替了博卡内格拉的目光。博卡内格拉的标准像虽然几乎从市场、商店和酒吧全部消失了，但许多办公室的正面墙壁上还暂时挂着。而奥罗里斯将继续躲在家里搞他的肮脏勾当。我早就认识他，被称为猩猩的、如今组成三人委员会的人也都认识他。他高兴而邪恶地搓着双手，为自己掌握着特殊款项的地下金库而兴奋不已，他可以得到金钱，得到其他小小的满足。不过，这些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被许多人蔑视的人，充其量是个怪人，可笑的人，只此而已。而现在他成了令人恐惧的人，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取决于他那光秃无牙的嘴巴，松懈的双唇，抖动的舌尖，糊涂的脑袋！

我希望他的外甥女、我的伯母洛雷托——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博卡内格拉政权初期将其安插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子上——此刻为我这个猎奇的历史学家讲一点情况，一点背景材料，哪怕他过去的一点特征也好呀，帮助我搞清楚一个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即他为什么这样晚才显露出政治才能来。但是，她避而不谈，言不尽意。

“我认为他没有什么权力，皮内多，”她天真地回答我久久思索的问题。

她装傻？或者说，她还没有意识到她的这位远房亲戚的罪恶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我向他本人提出相似问题，也说不定会惊愕的：什么权力？说老实话，他确实帮助过新上台的统治者，给他们出过主意，但那主意并不很重要，不值得他们重视。

事情完全是偶然的，他们是他的老"主顾"，信任他，只因为他年纪大才推举为权威。博卡内格拉死后的头几天，在骚乱掩盖、保护、美化仇恨的波涛时，当暴力事件变得司空见惯时，奥罗里斯的办公室变成有组织暗杀活动的指挥部，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说功能能够创造器官，那么器官也能创造功能……可是，那位老人从来没有丢弃早已养成的守口如瓶的习惯，他从不下达命令，这正是他手腕之秘密所在。也许那些著名的主意只不过是模棱两可的可恶暗示，对这一点我不得而知。但对于公安方面的问题我却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像一个躲在山洞里的隐士，等着人们去找他，想从他嘴里听到一些人的名字，听到他的主意。只是在百般请求之后，他才冒险表示说，在目前这种复杂形势下，应该特别注意张三李四，不能让他们逃掉。他这么指点一下，第二天一大早，不管张三还是李四便永远不会成为人们担心的对象了……这是一种竞技运动，一场打猎活动，几乎是一种恶习……猎物颤抖，和猎手有什么关系？问题是，猎物供练习枪法，只此而已。最后，一天我看见瓶口打开了，他说出了两三年前死去的商贾的名字。当他看到面前的人一副惊愕表情时，才意识到他们在等候他的判决；同时也明白了自己没有守住嘴巴。这时，他声明说，他太老了，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脑袋糊涂，把名字张冠李戴了。对，请不要理会他讲的话，他说的那个人，很清楚，是某某，某某的姐夫；不，不对——他又纠正说——，是另一个某某，他的儿子。不要听我的话；唉，别再问我，我太老了……而他们是那样乖乖地听他的指点，跟着他的反复无常的指挥棒转！

在这种情况下，急迫是不尊重法律的，一个人找不到更好法子保护自己而设法躲在狗群里，避免某一天缺少可口猎物，这谁不清楚、谁不原谅呀？……

XXX

“我好可怜呀！我这个历史学家如何实现原订的计划，获取荣誉呀！不幸的皮内多哟！你本来怀有那么多幻想呀！拿什么做根基呀？整整是一座空中楼阁，现在坍塌了，一切都完了。快告辞吧，已经没有办法了。”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危险之中，威胁之中。“在一般岁月里，如果一个人知道死神在等候，说不定就在街角那里等候，也会保持平静安宁的。但是，现在情况大不一样，我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癌，有支什么手枪在瞄准我。奥罗里斯突然给我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两个人单独谈了好久，我觉得他特别亲切，当然啰，他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想知道我有什么消息。在我准备告辞时，他冷不防地——好像无意地——说道：

“喂，皮内多，请告诉我一件事，”他装作突然记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告诉我，你在寻找什么材料？听说你在到处寻找与你毫不相干的材料。你想卖给谁？告诉我。你的钱可不少了呀。”

我觉得地板在抖动，墙壁和屋顶在旋转。我只想到：是索布拉尔维！事情太突然了，都不知道做出机敏反应，不知道自然地回答他，不知道保持镇定。我想对他实说了，当然啰，我讲了实话，但事先我像个惊慌失措的蠢蛋给他描述了悲惨的场景。过了一会儿，老狐狸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解释，那双眼睛笑得露出了泪花。我决定把发生的一切对他和盘托出。我提醒他，我手头上十分拮据，在这关键时刻，经济状况十分尴尬。我告诉他，塔

德奥的钱，特别是留在我手里的那部分，数额可怜，没有多少。我答应把什么都给他送来，包括钱和手稿、表示忏悔，听候他处理。

“我？”他讥讽、邪恶地看着。“不，孩子，我不能。”

我回到家里，觉得死神重重地压在背上，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胡乱地写完这几行文字（我也和塔德奥·莱盖纳一个样子。我不会抽烟，只有不停地写才能使神经镇定下来）。对，我平静多了，我是说，要集中精力，好好思索一下，看看自己做了些什么，知道置身何地，想出办法来。

* * *

我突然闪过一个想法，必须立刻付诸实施。首先，我要躲藏起来，躲到伯母洛雷托那里，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刚回到家里，我发现这个想法虽然有些冒险，但不失为良策。

我一直等到——多么令人不安呀——凌晨两点半，才给奥罗里斯打去电话，用神秘语调，谨慎而委婉地对他暗示说，我要告诉他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此事与一位高级人物有关，他不是军队里的，但是位高级军官，您懂了吧？好，事情十万火急……奥罗里斯先生……

那个厚颜无耻的老家伙，没好气地回答我说，都这个时候了，还开什么玩笑呀；他和那一切没有任何关系……我打断他：

“奥罗里斯，请原谅我。您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您不能让我冒生命危险。我要说，事情和您关系重大。您看，是关系到，怎么说呢，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关系您的生与死的大问题。懂得我的意思了吧？”必须让他看到危险，不然……

我终于让他警觉起来，让他如坐针毡、慌恐不安。电话里不

便多讲，他在家门口焦急地等候我，我要悄悄地去那里。

他没有等多久，都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赶到了。

“是你，皮内多?”他低声说。

我轻轻地转动轮椅，靠过去。

“对，是我。可是，您看，奥罗里斯先生，我现在意识到，也许是件蠢事。使您受了惊。我说不清楚，请您自己考虑吧。”我凑到他的坐椅旁边，又补充说，“现在这种时候，无论怎样，都应该提高警惕，要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我随即改变语调，感叹地说，“千万注意，奥罗里斯先生，千万注意。要静坐，不要活动。请稍稍低一下身子，脖子上有只大马蜂。”

他，一个容易受骗的人，把脖子伸过来。那一切只一会儿工夫。只一会儿，没有声音，他的邪恶灵魂便被打发到地狱里去了。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实话，他为什么那样信任我。他是不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早就下了决心，豁出去了，这一招还顺手。我立刻转动轮椅的轮子，回到家里。大街上仍然漆黑，在沉睡着，我心情是那样高兴：早起床有益健康，奶奶总是这样对我说……现在，我安全了。

皮内多，你真伟大！奥罗里斯清晨在家门口窒息而死的消息，几个小时之内就会传开了，首都、全国将松一口气。虽然暂时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是谁敢于对他下手，不会想到谁伸出了善良的手，拯救的手，但国民一定会为这个人立尊雕像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惨死如狗
作者＝（西班牙）佛朗西斯科·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页数＝１６８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２２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第１版